尚書詳解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四)

夏僎撰

尚書詳解卷十六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三篇。蓋是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據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上篇為未渡孟津時所言。既誓遂渡河。次於河北。故作中篇。是上中二篇同日而作。一作於河南。一作於河北。故上篇序既言一月戊午。中篇又言戊午王次于河朔。所以見二篇同日而作也。至於下篇則作於戊午之明日。故篇首所言。以時厥明以別之。先儒乃以三篇皆渡河後所作。若果如此說。則不應於中篇言次於河朔也。此篇獨名篇以泰誓者。漢孔氏謂大會誓衆。顧氏謂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二說雖不同。皆以泰為大。惟王氏好立新說。乃以泰乃否泰之泰。謂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王。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豈經本意哉。要之。此名泰誓者。蓋出於史官一時之意。以篇內有大會孟津之言。遂以泰字為簡編之別。以見其為大會衆之辭。非有深意于其間。況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此三字皆通用。如孟子、左氏、國語、舉此名篇。或作否泰字。或作太甚字。或作大學字。以其通用也。豈可以妄生意義以為否泰之泰哉。說者既曲推其義。又以上篇受罪猶略。中篇又甚。下篇則紂罪尤甚。此

武王所以必伐無赦夫未濟而誓既次又誓明日又誓三篇之作僅兩日耳豈有罪惡之積僅越夕而三變者哉其說尤爲無據有誤後學故併論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先儒釋此篇之序有二可疑者其一說曰文王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之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卒武王服三年喪畢始伐殷學者信此言遂有受命稱王之說其一說曰武王十一年伐紂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諸侯僉同遂退而示弱至十有三年更與諸侯伐紂學者信此言遂有觀兵示弱之說據諸儒所以有受命稱王之說者徒以武成篇言惟九年大統未集而此序云十有一年遂取居喪三年以足其數故以伐紂之年爲武王受命之十一年所以有觀兵示弱之說者蓋以此序言十有一年而篇首言十有三年遂以此序言十一年武王伐殷者乃觀兵之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者乃十三年戊午伐殷之事二說雖依放經文疑若可行然揆之以理或有不通者按無逸言文王受命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年先儒遂謂文王卽位四十二年適有虞芮質成之事遂改元正始而更稱元年夫改元之事乃漢世事古者但以卽位年爲元年積累數之以見在位之久近非如後世之屢更豈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更稱元年而武王卽位乃不以卽位之年爲元年而上冒先君之年哉此受命稱王之說所以不可用也據此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卽繼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其文前後相屬則是一月戊午卽十有一年一月之戊午也而先儒疑篇首有十三年乃謂十一年爲觀兵之年一月戊午乃十三年

一月戊午。破碎序文。不相接續。此觀兵示弱之說所以不可用也。然則必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者。敍書者蓋謂泰誓三篇。乃武王卽位十一年。定伐殷之謀。遂以其年一月戊午。渡河于孟津。將渡。既誓衆。已渡。又誓之。渡之明日。又誓之。故泰誓三篇所由以作。按史記。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十一年。遂往伐紂。是此所謂十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非文王之十一年也。明矣。又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史記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是洪範之作。蓋在克商二年。以克商二年。足伐商十一年。爲十三年。是洪範之作誠在武王卽位之十三載。洪範之作既在十三載。則此篇言十有三年者。必是十一年。經文久遠。傳寫誤以一爲三。非十三年始伐紂也。伐紂既非十三年。則此序所謂一月戊午。實是十一年之戊午。非十三年之一月戊午也。唐孔氏謂。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是此所謂一月戊午者。乃商之建丑十二月。周建子之正月也。一月既爲正月。不云正月而云一月者。武王以紂正月四日滅紂。紂之正月。乃周之二月。武王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紂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紂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林少穎謂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泰誓。至孔安國定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而泰誓始出。然遭巫蠱事。未列學官。遂有張霸僞書泰誓三篇。與伏生書並傳。故篇內所載觀兵孟津。白魚入舟。有火復王屋。流爲烏等語。漢儒董仲舒猶用之。而太史公周本紀亦載之而不疑。至後漢馬融。始疑泰誓後得。按其文若淺露。謂吾見書傳多矣。所引

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蓋霸等雖知剽竊經傳所舉泰誓文以成僞書然諸儒所引霸亦有不能盡見者故余得以疑之然融雖疑之而古文泰誓猶未出至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左傳荀孟諸書皆合由是僞泰誓始廢由是觀之則先儒所謂觀政于商之說遂謂武王十一年率兵觀政冀紂畏而改過故退師既退而紂猶長惡不悛故十三年武王伐商此皆弗考之過此篇所謂觀政者正如宰我所謂以予觀于夫子之觀蓋自此觀彼之辭乃武王觀紂之政有可伐之理遂往伐之非觀兵也此皆蔽于僞書之過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十三年春卽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必傳寫之誤前辨之詳矣周建子一月戊午卽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以夏正言之則十一月也十一月而言春者蓋既改正朔則必以所建之月爲春故春秋書春正月亦以建子之月也武王以子月啓行丑月伐紂則改正朔乃在丑月子月未有正朔而卽以春言者史官追錄之也此蓋史官欲錄泰誓故推本其所作泰誓之年月謂武王以卽位之十一年建子之孟春大會同盟之諸侯于孟津欲共伐紂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與諸侯在河之南今既大會欲渡師孟津故誓師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卽武王誓師之言也蓋諸侯與武王共謀伐紂有同志之義故武王皆呼爲友邦冢君冢君大君也尊之之

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治事之臣及庶士之賤凡在會者皆明聽我誓而悉吾弔民伐罪之意也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化生萬物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然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或有生無知有知無義而各得其偏而無其全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而爲萬物之最靈則天地生萬物于人爲最厚故既予以善性又恐其汨于嗜欲迫于利害而浸失其性故又于人之中求其誠有聰明之德者使之居元后之位既居其位則輔相其宜裁成其道皆付之元后使安全天地莫全之功則父母斯民之任又在人君矣惟天之愛民也厚既使之靈于物又爲之擇君而司牧之則爲人君者教之安之養之使無負上天之意可也而紂乃荼毒斯民使不得其所而負上天之意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爲民立君作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惡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覬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上既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爲乃如彼故知其得罪于天也夫天之亶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

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沈湎于酒貪冒于色酒謂之沈湎者蓋被酒所困若沈于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嗜酒謂之沈湎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晝夜冒進不知廉恥也惟其沈湎冒色憒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于必行曾無忍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虞舜之法也大臣有功子孫世祿未嘗世官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已之喜怒一怒其人則不論重輕誅及其族一喜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恣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宮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者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掘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爲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既害民矣于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卽加以炮烙之刑也于有孕之婦則刳剔之刳剖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刳剔則是刳剔其腹以視其胎也皇甫謐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於是震動而怒其所爲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文考之功既未能有成則成其所未成者實武王責也故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邦之諸侯共觀舊政遲而至十有一年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于善也林少穎謂武王卽位十一年而後往伐蓋謂我與諸侯尚願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庶幾紂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于善奈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只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以觀政轉爲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

謂周師再舉。殊不知此說考于經而不合。揆于理而不通。惟程氏謂。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絕。則紂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若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君乎。此說大可規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且夷倨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無禮。故于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以爲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粢盛。爲凶盜所侵侮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掩耳自肆于上。以謂吾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曾不知所以懲戒。則其罔有悛心也可知矣。宜武王所以必伐無赦也。林少穎謂。紂之罔有悛心。其事衆矣。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忌。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則遣之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也。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與師伐之。今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矣。武王猶未忍伐。至於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故率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於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上既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上所言。暴虐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忍下民被害。于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此。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卽今日伐紂之事。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帝安四方。故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紂有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視上帝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言上天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爲君師。所爲乃如此。是謂得罪於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武王旣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是語。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衆。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烏可言哉。若

夫武王則異是矣雖有三千不若億萬之衆然一心一德與億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則德義又可知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皆不我敵而今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況紂之罪惡今已盈滿如繩之貫穿於物而繩已盈滿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伐乃天命我以誅惡弔民也我其敢赦哉我若赦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紂同武王言此所以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于天故遂言予小子夙夜祇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蚤夜祇敬恐懼不敢安居遂受命于文王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于文王文王九年大勳未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于文王既受命于文王于是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宜于冢土冢大也謂大地也則告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祭名類則以事類告之也宜則以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于是遂與爾有衆之諸侯致天罰于紂然則天之致罰于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于是因民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日之事非己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罰民欲使我奉行故爾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漢書歷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至戊午渡孟津。凡三十一日。蓋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周師凡三十一日始渡孟津也。朝歌在河北。武王在河南。故渡孟津乃至河北也。武王既以戊午日渡孟津。卽次舍于河北。故此篇首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戊午渡河。癸亥陳于商郊。首尾五日耳。則此所謂次者。纔一宿卽行。非如春秋左傳所謂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也。蓋商郊去河四百里。若以次爲三宿。則不能以癸亥陳商郊也。武王先諸侯而渡。既次河北。故諸侯亦皆渡師。于王既次之後。各以其師畢會于武王所次之處。故羣后以師畢會。羣后既會。武王乃巡六軍。出此誓言。安慰其渡河之勞。故告之曰。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蓋周都豐鎬。其地在西。當時武王從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言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也。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者。此蓋古人之語。而武王之所聞也。大抵人有好善之心者。其心急于爲善。故爲之而日憂其不足。不特爲善如此。爲不善之人。其急于爲不善。亦日憂其不足。如王溫舒好殺人。會春。則頓足嘆曰。今冬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則凶人爲不善。豈不日憂其不足乎。今紂于不善之事。正所謂爲之而日憂其不足也。故武王旣言爲善

爲不善者日憂其不足.于下遂繼以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者.正以紂于無法度之事皆力行而不怠.正所謂爲不善而日憂其不足也.自播棄黎老以下.至穢德彰聞.皆紂力行無度之事也.黎老、國之老成人也.孫炎謂面之黎色似浮垢.罪人、有罪逋逃之小人也.惟紂力行無度之事.于國之老人.則播而棄之.如播百穀之播.有散之之意.蓋散棄之也.于逋逃之罪人.則昵而比之.昵親比近之也.既遠賢近不肖.又淫于色.酗于酒.嗜酒嗜色而肆行暴虐之事.紂所爲者皆如此.故民皆習紂之惡.亦皆安然爲不善之事.分爲朋黨之家.互相告訐而結爲仇敵.既爲仇敵.故各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朋黨之家.既以權勢相滅.則淫刑濫罰必橫及于無辜之民.民既無辜而受害.故皆銜寃茹痛.呼天而告之.民既呼天告寃.故紂之穢惡之德所以顯聞于天而天絕之也.此蓋武王數紂可伐之罪.以見今日不可不往之意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武王上既數紂之罪.以見其不可不伐.故此遂言夏桀之惡未如紂甚.天且命湯伐之.則今日之事.實非私意也.欲言桀罪.而先言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蓋謂天有惠愛斯民之心.不能自遂.于是立之君.使代天以愛民.君既代天以愛民.則當奉天.而不至逆天之意.今夏桀乃不順天之意以愛民.方且肆爲刑戮.以流毒於下國.使民陷于無辜.于是天乃眷佑大命于成湯.使之降夏.黜棄有夏之天命.所謂降

者。昔升爲天子。今降之。所謂黜者。昔居中爲天子。今黜之也。桀罪如此。天既絕之。況紂之罪又過于桀。所謂過者。卽下文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等言是也。孔氏謂剝喪、傷害也。元善之長良、善也。其意蓋謂傷害善人也。然不如蘇氏謂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微子、紂之同母兄。成王稱曰殷王元子。則此之剝喪元良。蓋使微子逃亡而不追也。諫輔、謂比干也。比干諫之。紂則賊殺而虐害之。一無所惜也。不特如此。又自恃其受天之命爲天子。于恭敬之事皆不肯行。旣謂敬不足行。故于祭祀之事。皆以爲無益而不修。暴虐之事。皆以爲無傷而力行。惟其所以力行者。無忌如此。此其罪所以浮於桀也。林少穎謂。世謂桀殺關龍逢。此未必然。況武王以賊虐諫輔爲紂罪浮于桀。使桀果殺關龍逢。則是與紂同罪。況湯誥、湯誓、數桀之罪。不過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又不過云滅德作威。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而已。而武王亦云弗克若天。流毒下國而已。則是桀所以亡者。惟肆爲虐政。以殘斯民。不至如紂窮凶極惡。無所忌憚也。愚謂少穎以經文證紂罪浮桀。極然。但疑桀不殺關龍逢。亦拘之太過。蓋紂之賊虐諫輔。旣殺之。又剖視其心。而桀則殺之而已。況紂之炮烙等事。皆桀所未嘗爲者。則紂罪浮桀。又何疑哉。武王旣數紂浮桀之罪。故又言曰。紂今日爲惡。無忌憚如此。非無可以爲鑒誡也。夏王爲惡。而湯伐之。其事不遠。而紂乃忽而不以爲戒。方且肆行無道。可謂下愚之性。不可移矣。故曰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蓋夏之事實可鑒。而紂不鑒。且至于罪浮于桀。此所以不可不伐也。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武王既言紂不能鑒夏王而至于罪浮于桀。故此遂言紂罪如此。不可不伐。所以不可不伐者。以天將使我乂治斯民也。故曰天其以予乂民。然我所以知天將使我乂治斯民者。以我得吉夢與吉卜相合。而又休祥來襲于我。此襲如韓信襲齊之襲。蓋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如高祖所居。其氣襲成五色。高祖豈意如此。亦不意其來而彼自來也。惟武王考于己則有吉夢。考于神則有吉卜。而又有休祥之襲。此所以知戎商之必克也。戎、大也。言必先克大商也。如詩言燮伐大商。先儒訓戎爲兵。謂紂之必克。誤矣。然武王克紂。又豈特夢卜休祥之吉而已。雖人事亦有必克之理。蓋受爲逋逃主。雖有億兆之人。然與紂同惡相濟。視若等夷。故人雖多而皆若夷人也。然雖夷人。而皆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其實人各有心。皆離心離德而不足恃也。武王所與共事。特治亂之臣十人。雖不若紂之多。而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定禍亂。故雖寡而心足恃也。紂人雖衆。心不足恃。武王人雖寡。而心實足恃。是億兆夷人之中。雖有至親。心德苟離。必將叛之。不如我亂臣十人。皆仁人也。此正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十人漢儒泥孔子有婦人之說。遂附會之。謂婦人爲文母。其餘爲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然以九人爲周召之徒固可。但以婦人爲文母。恐無此理。蓋文王九十七終。是時文母必已百餘歲。必不能尚存。兼子亦無臣母之理。或又謂邑姜。然亦牽合不可信。所謂婦人想必有之。但經無明文。不可考信。闕之可也。周親、至親也。但假設之辭。謂億兆離心。雖有至親。不如十人

之仁。非有所指而言。至王氏乃指微子而言。意周未滅商。微子已歸周。如此。是微子爲名教罪人也。況微子乃伐商之後歸周者。武王既言紂之人心不和如此。我之人心和同如彼。是人心已歸周也。人歸則天必與。故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言天之視聽。視民好惡。今紂之離德如此。我乃同心同德如彼。則天必相我也。我既因人心往伐。則乃事或有過失。雖若出于百姓之心。妄從如此。其實我一人之罪也。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蓋武王以身任伐紂之責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爾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既以身任伐紂之責。故此遂繼言。今朕必往伐紂。以揚我之威武。往彼商郊。侵紂之疆。取彼凶殘之紂。以張大我伐功。則于湯之功有光顯矣。所謂光者。非謂功過于湯也。湯伐桀于前。武王伐紂于後。乃所以再光湯之基緒也。武王既言今日之事。欲再光湯業。故勉將士曰。勖哉夫子。勖。勉也。夫子。指將士也。言此事乃將士所當勉力者也。雖所當勉。又不可輕敵。故爾將士不可有無畏之心。爾執非我敢敵之志。則可以必克。所以然者。蓋以百姓兆民久苦紂惡。懍懍怖懼。皆若崩摧其頭角。無有容頭之處。故我不可不勉力以成必克之功也。武王既言伐紂之事如此。故又嗟嘆而總告之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其意蓋謂今日之事。固不可不勉力。然一人勉而一人不勉。豈能成功。惟是凡在師之衆。皆思勉力。一德一心。無一人不勉。則可以卽其成功。而傳永世無窮之名矣。世儒皆疑此言罔或

無畏。甯執非敵。是勉衆士之小心。欲其畏難而懼敵。而孟子舉此。則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乃是安慰商民之亂。使無畏我。而我將以安爾。此言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是言商民懼紂暴虐。皆崩厥角而不能仰視。而孟子舉此。則曰若崩厥角稽首。乃是言商民喜周師之征。皆若崩厥角而順服之。意旨不同。此林少穎則謂孟子舉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舉泰誓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其言乃與康誥泰誓文雖相類。而意旨大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之書。伏生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晁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僅以意屬續而已。孔壁中書皆科斗文字。孔氏得之。其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始以古隸定可知者。則其間必有不能曉者而以意增損潤色者。則今泰誓康誥其言與孟子不同。乃不無增損潤色于其間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篇蓋戊午之明日己未。將自河北而發誓師之言也。故篇首言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蓋

武王以戊午日渡孟津。次于河北。明日。則自河北而發。趨于商郊。將行之際。于是武王親巡行六軍。而明誓衆以今日伐紂弔民之意。三篇之書。其數紂罪。皆是悉數紂平日過惡。非有輕重詳略于其間。但致其三令五申之意而已。不可謂紂三越夕而三變也。按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武王是時尚爲諸侯。必未備六軍。此言大巡六師。但泛指諸侯之師。故言六師。以見其多也。史官既叙本始于上。故于是載王所以誓師之言于下。自嗚呼我西土君子。卽誓師之言也。嗚呼、嘆辭也。武王誓師。必舉西土君子而告之者。蓋當時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之在孟津者。皆西土之人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蓋武王欲數紂罪。故先標二句于前。以繩紂罪。武王之意。蓋謂天道顯明。吉凶禍福各以類至。厥理甚彰彰而著見。而紂乃不知察此。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道。皆輕狎而侮慢之。既輕狎而侮慢之。于是荒淫怠棄而不肯率行。以此之故。遂自絕于天。而結怨于民。此所以見天道甚顯。于吉凶禍福實不差也。周希聖謂。天非絕紂。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而紂自結怨于民。此蓋言其所以致天人之怒者。皆其自取也。自此以下。又論其自絕結怨之實。謂紂所以自絕結怨者。以其冬月見有朝涉水者。則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見比干忠諫。則謂其心有異于人。剖開而視之。惟其忍于爲此。故敢作爲刑威。以殺戮無辜。而其毒徧病于四海之人。非特如此。姦猾回邪之人。所當斥逐也。而紂則尊信之。師保之官。所當親密也。而紂則放棄而黜之。前世之典法。所當遵守也。而紂則屏去而棄之。忠正之士。所當顯擢也。而紂乃拘囚而奴辱之。郊所以禮天。社所以祀地。宗廟所以奉先王。當因時告祭也。而紂則郊社壞

而不修。宗廟廢而不享。其所以孜孜爲不善而惟日不足者。惟在於作奇異之技藝。凡巧於淫者。以悅婦人而已。列女傳曰。紂膏銅柱。留炭火於下。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紂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爲奇技淫巧乃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惟紂所以爲暴虐如此之極。故上帝實知其所爲不順。於是絕之而降之以是喪亡之兆也。天既絕紂而祝降時喪。祝。斷也。武王膺天人之歸。故武王於是數紂罪。遂勉之曰。爾衆士須當孜孜不怠。助我一人之敬行天罰。以致討于紂可也。故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上既欲衆士同心戮力伐紂。故此遂言所聞於古人之言。以證紂之不可不伐也。蓋民心叛服。初不可常。撫恤之。則戴上爲君。酷虐之。則視上爲仇讎。一爲后。一爲讎。在上之人撫之虐之。如何耳。今紂爲君。乃不能撫恤其民。而大作威虐以害之。是與汝世世爲讎敵者。斯民豈肯戴之爲后哉。故武王所以既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必繼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也。方是時。紂尚爲君。而武王言獨夫者。蓋得邱民而爲天子。所謂天子者。以其得民耳。今紂雖爲天子。而民心已離。民心既離。則巍巍在上。特一夫耳。誰與爲儔哉。此所以謂之獨夫也。武王既言紂作威虐民。與民作讎。不能撫民使戴爲后。故此又言植德去惡。乃見紂之不可不誅。而我之不可不附也。蓋有德之人。當植封之。故謂之樹德。

樹德則必灌溉而使之繁滋。罪惡之人。當剪除之。謂之除惡。除惡則必芟夷蘊崇。絕其根本。勿使再植。今紂所謂天下至惡之根本也。故我小子所以伐商者。乃大與衆士殄絕殲滅爾衆虐我之讎而務去惡本者也。我既欲與汝衆除惡去讎。爾衆士庶幾各導迪其果敢勇毅而期于必行。以成汝君之功可也。故曰以登乃辟。一說謂登、陟也。登乃辟。使汝君陟元后也。武王自未渡孟津。至既渡而次。既次而行。凡三出誓。所謂三令五申。反覆備至也。至是。將欲趨紂之郊。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其事迫矣。故不可無賞罰以懲勸之。故遂戒之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蓋謂爾衆士今日能用命卻敵。奏功而多。則我有厚賞。謂之厚賞。則不特一爵一級而已。若不用命而不能迪而果毅。遂至畏卻致敗者。則我有顯戮。顯戮者。則肆諸市朝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上既告以賞罰之必信。故此又嗟嘆而稱述文王之盛德。得天人之心如此。則我今日勝紂。非我之能。乃文王之德。如其不勝。則罪不在文王。乃我之不善也。蓋文王之德。顯顯在上。若日月之照臨。遠而四方。近而西土。無所不被。惟其德之光顯如此。故我有周所以能受多方之歸往而有天下也。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於紂。蓋必勝之理。但不知我小子之德如何耳。使此行也而我克紂。則非我小子之能用武以卒其伐功。乃我文考之德未嘗得罪於天。故我國家所以得膺上天之休命。而集其大勳。故

曰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使此行也受反勝我則非我文考有罪乃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我國家所以不能克終其令緒故曰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武王言此蓋謂文王之德如此實可得天下今我若勝則實賴文王之功如其不勝則乃我之罪非文王之德未至也此皆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之於言自然如此其非有一毫作僞於其間先儒乃以此爲武王假設以求衆心之辭豈理也哉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此武王至商郊之外誓師而作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揚子方言牧飤也註謂放飤牛馬又周禮牧師掌牧地春秋傳牧隰皐鄭風叔適野鄭箋郊外曰野則牧野乃凡郊外之統名而陸德明音義引說文作埊野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又似專屬商郊地名然亦是因畜牧取義玩大傳牧之野文義可見考竹書及逸周書亦皆作埊而石經諸本皆作牧篆文牧類土旁毋牧埊同一字也虎賁三百人孔註百夫長考司馬法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百夫長爲卒帥實領百人與每乘人數不配疏則以爲每一車七十二人自是元科兵之數至臨時配割其人分散不得仍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此說甚周至然孟子書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百字或是千字之訛泰誓所謂有臣三千惟一心者疑即指此虎賁之數蓋虎賁氏之官義取猛獸賁逐此虎賁

殆亦簡賦卒中之勇猛者。異其號以寵之。固不必定其爲百夫長耳。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甲子戊午後之甲子也。先儒以歷推之。是周二月四日。不言二月甲子。而直言時甲子昧爽者。以上泰誓言一月戊午。又言時厥明。故此遂連上文直言甲子。則知其必是戊午後之甲子也。昧者。暗也。爽者。明也。謂之昧爽。則將明未明之時也。蓋武王以甲子之日將明未明之時啓行。詰朝而至於商郊之牧野。於是誓衆。時周師於癸亥日已陳於牧野矣。故王於是甲子昧爽至於商郊也。牧野。紂之近郊也。王將誓衆。於是左手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舉於衆曰。逖矣。西土之人。逖。遠也。蓋慰勞其行役之遠也。漢孔氏謂黃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教。然此說近於穿鑿。不若蘇氏謂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手杖鉞。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此說盡之。武王既杖鉞秉旄指麾於軍中。而慰勞衆士。以行役之意。於是各呼其人而誓之。友邦冢君。指同志之諸侯也。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則指治事之三卿也。大國三卿。武王時尙爲諸侯。故只有三卿。亞次也。旅。衆也。謂衆大夫之次於卿者也。師氏。則周官所謂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則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則統百人之帥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此指西南八國之在會也。蓋

文王國于岐化行于江漢之域故此八國皆屬于周而預伐紂之役也武王既歷舉所誓之人于是使其稱其戈比其干立其矛以聽誓命蓋使之各執器械聽誓欲其嚴肅也戈戟也干楯也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謂戈短人執則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執則立之干地故言立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武王既使陳牧野之人稱戈比干立矛以聽誓言于是遂誓以伐紂之意而舉古人之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此篇數紂之惡惟論其用婦人之言以亂天下故舉古人之言以謂牝雞無鳴晨之理使牝雞而鳴晨則反常爲孽家必索而盡亦如婦人與政亦是反常故足喪國今商王受乃不悟牝雞鳴晨爲不祥而其爲國則惟婦人之言是用婦人蓋指妲己也按列女傳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賞之所憎者誅之妲己謂罰輕誅薄則爲炮烙之刑皆惟婦言是用也既用婦言則有所蠱惑聰明日昏故昏于事神則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皆不答祭所以報本故謂之答不答謂棄其祭祀而不答其先祖也昏于親親則棄其王父弟與同母之弟皆遇之不以其道故曰不迪王父父之考是祖也王父弟蓋同祖之弟也同母弟同母所生蓋親弟也凡此皆先王之遺允也故謂之厥父母弟鬼神當欽而不欽九族當親而不親方且聚四方之多罪凡以罪逋而逃亡者而紂以天子之尊爲之宗主不

特爲之宗主。又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爲大夫。或爲卿士。使得居高位。而恃寵恃權。剝削斯民。而暴虐于百姓。又爲姦于外。爲宄于內。而姦宄于商邑。紂所爲如此。是天之所必絕必棄者也。天既棄絕之。則武王之伐。乃敬行天罰也。故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既誓衆。謂我將敬行天罰。于是遂教之進退擊刺之節也。易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蓋深言出師不可無紀律也。蓋武之意。謂今日之事。乃敬行天罰。正不可爭利。以徼一時之幸。蓋當肅其紀律。使進退擊刺皆有常節。故言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者。蓋欲其于坐作進退之法。不過六步七步而止相濟。不欲其輕進也。既欲其不可輕進。故勉之曰。夫子勖哉。謂坐作進退之法如此。凡在師之衆不可不勉也。既告以坐作進退之法。于是又言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此又欲其于攻殺擊刺之際。少不過四五。多不過六七。卽止而相齊。不欲其貪殺也。既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故又勉之曰。勖哉夫子。謂攻殺擊刺之法如此。凡在師之衆不可不勉也。既告之使勉于進退擊刺之法。于是又言曰。進退擊刺既不可不勉如此。故爾衆士尙庶幾奮其桓桓威武之志。如虎貔熊羆四獸之猛。而在于商郊。雖曰猛摯如此。然紂之衆士。或有不敵我師。而能來奔于我。汝又不可迎擊之。惟使來者自來。但取其能役屬于我西土而已。蓋武王之伐。非敵百姓也。誅紂之惡。以弔斯民。民既克

奔。何殺之有。但使之率俾于我而已。故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一說又謂。來奔不可迎擊。擊則勞我西土。此說亦通。武王既欲衆士弗迓克奔。故又勉之曰。勖哉夫子。亦以此事甚大。凡在師者不可不勉也。三言勖哉。欲其勉之又勉也。前言夫子勖哉。後言勖哉夫子。反覆其文。以致其諄諄告戒之意。猶言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也。武王既欲衆士不可不勉。故又敬言之曰。如前數事爾苟不勉。則予爾身有戮矣。蓋臨陣誓師。其言不得不爾也。

尚書詳解卷十七

武成以下原闕兩頁

一月蓋權時之宜也泰誓言一月戊午蓋記其至孟津之日也此言一月壬辰翼日癸巳乃記始發鎬京時也漢書歷志謂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魄是月之輪郭月之一日則生明魄死故謂之死魄故二日壬辰爲旁死魄蓋以其日近于死魄也武王朝步自周往征伐商乃是癸巳日不直言癸巳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始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者蓋先言一月壬辰爲歷起也歷家推步尤難于日月合朔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此武成所以首言一月壬辰旁死魄也既記日月合朔于上于是繼以伐商之日蓋武王伐紂實以一月初三日癸巳與師故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日是明日也以今日爲主則明日爲輔故明日爲翼日也而武王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往伐商也至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則師至孟津渡孟津而次于河朔卽泰誓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下文所謂惟戊午師逾孟津者是也二月則辛酉朔四日甲子武王則以是日滅紂卽牧誓所謂甲子昧爽是也由是言之則武王之伐紂自始與周凡二十五日則至孟津三十一日則滅紂也此不載戊午甲子二日之事者蓋此特載往伐與歸周之始末故既載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卽載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也唐孔氏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此則言厥四月哉生明蓋謂四日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前言死魄此言生明其實一也特史官變文耳蓋武生既克商于是以四月三日始自商來歸至于豐豐蓋文王所都之地也武王旣勝商而歸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于是偃息其武功而修舉其文事凡負重致遠之牛馬無

所復用馬則歸于華山之南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今既偃武則不復服牛乘馬華山桃林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則不復羈絆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也此所謂偃武修文即禮記所謂武王勝商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此即所謂偃武修文之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又史官記武王歸周祀廟告天之事與夫告羣后之言也唐孔氏于上厥四月哉生明云是四月三日辛卯則此丁未蓋是四月十九日也武王歸周至十九日乃告祭于周家先祖之廟即后稷而下至文王也武王既告廟故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大奔走而執豆籩以助祭祀又三日庚戌是四月二十二日武王乃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天地以武功之成既告廟祭天矣于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四方諸侯與凡執事之臣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四方皆朝見新君俯首聽命所以正始也以歷考之月既望則魄生明死則所謂生魄者蓋月之十六日也武王于四月十九日祀廟二十二日柴望皆是生魄之後行事故知此言既生魄者非月之十六日乃是二十二日既柴望于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

與百工受命也。蓋此言既生魄與舜典言既月同。自十六日至三十日。皆爲生魄之日。故二十二日既柴望。卽盡此生魄之日而與百工受命也。史官既載諸侯百工受命于周之事。故因載武王所以播告之言。自王若曰以下。卽武王播告之言也。武王呼羣后而告之曰。我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于邰。故建立此邦之疆土。后稷非王。而稱先王。尊之之辭也。以其爲王者之始祖。故可以先王言之也。后稷故建立邦土。至公劉。乃后稷曾孫。復能修后稷之業而使之加厚。故曰克篤前烈。至太王。又后稷十二世孫。不忍以土地之故。驅民與狄人戰。去邠邑。岐民以爲仁人。而從之者如歸市。是太王始得民心。而王業實基于此。故詩言。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謂太王時雖未嘗有翦商之志。然自此始得民心。是周家所以終翦商有天下者。實基于此也。而說是書者曾不深考。乃謂建邦啓土。自于后稷。修后稷業。自于公劉。脩德翦商。自于太王。勤立王家。自于王季。受命爲王。自于文王。是說大害名教。夫武王伐紂。迫于天人之歸。不得已而舉之。豈有紂未立數十年之前。商無失德。密有翦商之志。如是。則是叛逆之臣。太王何異司馬懿。王季何異司馬師。文王何異司馬昭。此必不然也。王業既成于太王。王季又勤勞以守之。故曰其勤王家。積而至于文王。則積累之久。成就之大。功業于是大成。遂能大膺天之眷命而撫安方夏。于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陵。小小邦則懷其德而得自以立。雖自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黎國。又明年伐崇。專征九年。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故大勳亦未集于其身。文王之功既未能集。此武王所以自稱予小子。其承厥志。蓋謂今日

之事。所以成文王未成之功。非利紂之天下而敢妄取之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亦武王舉當時告神之辭以告羣后也。蓋此篇自王若曰以下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皆武王告羣后之言。上既言我小子承文王之志而往伐紂。故此遂言我欲往伐。于是致商紂所以獲罪于天祇地祇之惡。以上則告于皇天。卽泰誓所謂類于上帝。以下則告于后土。卽泰誓所謂宜冢土。以旁則告于所過名山大川。漢孔氏謂名山是華山。大川是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岳涉河。華與河在五岳四瀆之數。故知其爲名山大川也。武王告天地山川。必自言予有道曾孫周王發者。蓋謂我乃有道之人曾孫。本其父祖所言。且明今日之事。乃受命文考。非己敢專也。若夫周王二字。必是史官敍武成時所加。必非武王禱神時言本如此。蓋當是時。紂猶在上。武王未必稱王。如泰誓所謂文王。但言文考。未嘗言王。惟柴望告成之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後武成始稱太王王季文王。父祖尙不敢于未追王之前。先以王言之。況己未克商。乃敢遽稱周王乎。此必不然者也。武王告神之意。蓋謂我乃有道之人之曾孫。今將往伐商紂。而大正其罪。所以然者。以商紂無道。天生烝物。人君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而紂

乃以暴虐而殄絕之。使不得遂其生。天生烝民。而人君當懷之以仁恩也。而紂乃以刑法而虐害。惟其不仁。如此。故小人之不仁者皆歸焉。凡有逋罪而逃亡者。皆往依紂。而紂則爲之宗主。萃聚衆惡。如淵而魚聚。如藪而獸聚。卽牧誓所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也。紂所爲既如此。則立朝皆小人。所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是也。小人既在朝。則君子必不容。所謂仁人者。必相率而歸周。故武王于是言我小子既獲仁人。則此所謂仁人。蓋指商之仁人。但不知爲誰。亦不知其幾何人。孔氏乃謂爲太公周召之徒。夫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非武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而來也。至王氏則又謂爲微子之徒。夫微子歸周。乃武王克商之後。若未克商而微子歸之。則微子于宗國顚覆。略無不忍之意。豈所謂仁人哉。余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但不知其爲誰也。仁人既爲周之所得。則商皆小人。周皆君子。故武王于是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爲亂之謀略。武王既承上帝以伐商。故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爲己使。而恭敬天之成命也。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則華夏率俾可知。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則蠻貊率俾可知。惟夷夏同歸如此。故我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而安慰士女。則凡爲士女者。皆喜周師之來。盡盛其元黃之幣于篚筐之中。以逆我師。且昭明我有周當有天下。所以然者。以天道福善禍淫。常有休祥著見。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使之歸附我大邑周。此士女所以皆篚元黃而逆我師也。武王所以自侈大其言如此者。其意蓋謂今日之事。民心歸附如此。則爾天地山川之神祇。庶幾相于我。使我克商而拯救

斯民于塗炭。不可棄而不保。而自取敗衂。以爲爾神之羞也。故曰。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此亦武王告羣后之辭。蓋武王既舉告神之辭。故此遂言。我既告天地山川。于是以戊午日率兵以逾過孟津。次于河北。至癸亥。則至于商郊牧野。分布行陣。以待天之休命。所謂待天休命者。非是待天有休祥而後進兵也。蓋武王將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于商。周之勝負。不敢以勝負自必。故言我必待天之佑我國家。乃能勝之。故謂之俟天休命。而諸儒乃以陣而夜雨。會朝清明。爲天之休命。此過論也。武王既以癸亥日陳于商郊。故紂遂以明日甲子欲明未明之時。帥其多罪逋逃之人。以來拒周。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之徒衆。居前者。皆自倒其戈。而反以攻其在後之人。而奔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雖曰漂杵。乃紂衆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武王所以能一著戎衣。而天下遂至大定也。林少穎謂。血流漂杵。雖殺人之多。皆紂師徒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使之然哉。蓋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所以至此極也。然孟子必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深疑以至仁伐至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也。其意蓋恐學者傳之失眞。以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尙如是之多。後世嗜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爲口實。故爲此拔本塞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于武王也。要之。

血流漂杵。實是紂衆自相攻擊。故流血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此說有理。故存之。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又史官記武王勝商之後所行之政事也。乃者、繼事之辭。蓋上既記武王告羣臣之言。故下遂繼言其所行之政事也。蓋武王克商。既有天下。欲與天下更始。于是反商紂之虐政。用成湯之舊政。所以然者。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所傳之政。莫非良法美意。紂不能守之。遂至滅亡。此周武王所以必反商政而由舊者。卽下文所載是也。箕子、比干、商容、皆商之賢者。箕子、紂則囚而使之爲奴隸。武王則反其所爲而釋放之。比干忠諫。紂怒而殺其身。時旣已葬。故武王則反其所爲而增封之。商容爲紂所貶。退處于私室。武王則反其所爲。過容門閭。則馮式而敬之。式、車上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也。鹿臺、鉅橋、皆紂厚斂于民。所有錢財穀粟。皆積于此。故武王則反其所爲。于鹿臺所聚之財。則散布之于鉅橋所閉之粟。則開發之。所以發散者。初不爲己利。盡賚于四海之窮民。此百姓所以悅服者。非心革而面從也。蓋中心悅而誠服也。林少穎謂。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時若出塗炭而登春臺。安能不悅服哉。此說盡之。

凡此皆未歸周時所行政事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封諸侯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則任百官也。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則厚民生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厲風俗也。凡此又歸周之後所行之政也。史官序此篇。首既載伐商之終始。又載既卽政告羣臣之言。故于其終則備錄在商歸周所行之政事也。列爵惟五。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分土惟三。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也。此蓋周家封建之法。王制、孟子、皆本此。及周禮大司徒所載。乃謂公五百里。侯四百。伯三百。子二百。男一百。凡五等。與此不同者。鄭康成則附會其說。謂周禮並附庸而言。世豈有公地居一而附庸乃居其四者哉。故唐孔氏謂。此乃周室既衰。諸侯相併。自以國土寬大。並皆違禮。乃除去本經而妄爲說耳。此說極然。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者。蓋謂居是官莫不欲得賢而任之。然賢之於事。有能有不能。因賢者之有是能。則使之任是事。故謂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五常之教。與食喪祭之三者。皆民生之最重。故武王所以重五教與食喪祭也。然此必言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惟因上之辭。如禹貢言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武王所重。則五教與食喪祭也。惇信明義。則大明信義而揭示天下。所以美教化而移風俗也。崇德報功。謂有德者則崇以高位。使之致君澤民。至于有功之人。則特報以厚賞。未必使之居位也。自釋箕子囚至此。皆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惟其有不忍人之心。根本于未得天下之初。不忍人之政。著見于已得天下之後。則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此所以能垂衣拱手。不言不爲。而天下自治也。此史官所以終之曰垂拱而天下治也。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之名篇非出于一人之手蓋歷代史官各以其意標識其所傳之簡册以爲別異耳故典謨訓誥誓命之外又有征貢歌範之名者皆一時傳錄之際取其篇之大意以名之也然則此篇必謂之洪範者豈非箕子歷陳治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乎不特名篇之意如此以至序書之言亦是一時隨其旨意各自立言非有深義于其間而說者往往以書序盡出夫子之手而欲以春秋褒貶之義求之如此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初無深意也不過謂武王勝商之後紂既誅而立其子武庚奉殷祀所以待商者既極其至于是恭敬盡禮奉箕子以歸于周而訪以治天下之道此洪範之書所以作也故其序云爾初非有深義于其間也至蘇氏則謂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而孔子言之明箕子之德武王師而不臣也武王將立商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然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故爲箕子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序書之意也劉執中則又謂立武庚以奉湯祀明不奪其國而絕其祀也以箕子歸作洪範者誅其君而師其臣以先王之法賴以存耳王氏則又謂武王殺受而不爲立後以紹承先王是不下人無禮無義也箕子嘗爲商大臣尚可以言乎武王立武庚是遇商有禮有義此實箕子所以言也是皆已甚之論也未敢以爲然紂之誅以荀子考之則殺紂者殷人也以史記考之則紂自焚而死武王實未嘗殺之然此序言殺紂孟子亦

言武王殺紂者。蓋紂之死。雖非武王殺之。實因武王起兵而紂見殺。故殺紂亦可以武王言也。林少穎謂。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向。併攻于紂。武王至商。欲赦紂不誅。如湯放桀。已無及矣。于是立其子武庚代商後。亦所以致其不忍之意。如湯放桀也。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訪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武王以卽位十一年伐商。克商二年。然後訪箕子以治道。則洪範之作。正在武王之十三年也。商紀年曰祀。周紀年曰年。此周書不曰年而曰祀者。林少穎謂。傳紀引此篇。皆亦爲商書。則此篇之作。蓋箕子爲武王陳之。退而自錄其答問之辭以爲書。故以祀言。然今文不以爲商書而曰周書者。雖箕子所錄。周史啓而藏之故也。余謂此說雖通。然史官于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則此篇必是周史所錄。其言祀者。乃史官不欲違箕子之志。故以祀言見其不用周正。有不臣之意。如淵明于義熙以後。有所著述。但書甲子。不書其年號也。訪。蓋就而問之也。蓋武王奉箕子歸周。必爲之館舍。今欲問道。故不敢召。必從王所往。就箕子館舍問之。所以重道也。此二句蓋史官將敍洪範。故先言其年月與往問之迹。以見洪範之作。乃武王十三年往就箕子而問道。故箕子爲武王陳也。自王乃言曰以下。卽王問箕子之言也。此篇答問皆言乃言。屈孔氏引公羊傳云。乃、緩辭也。天道大。沈吟乃問。思慮乃對也。蘇氏謂。乃、言之難也。王虛心而致問。箕子辭遜而後對也。二說皆通。武王旣難其言。然且必先言嗚呼。又呼箕子而後問之者。嗟嘆。所以重其事。呼其人。所以致其

問之之意也。箕、殷封之國子爵也。箕子蓋以子爵而封于箕也。天下既爲周。武王猶以箕子呼之。亦從其舊。不敢違其不臣之志也。然武王之問。必言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敍者。蓋武王之意。以謂上天愛民甚深。雖天人之相去。上下異勢。邈絕不通。然降衷秉彝。與夫起居日用飲食之間。上天初不以其所居之在下而絕之。必于冥冥之中陰有以升之。使之相通。而輔相保合其生生之理。如五行之所養。五事之所賦。與八政五紀凡九疇之敍。皆天所以默升斯民。使上下相通而相協其居者。今武王實奉天子民。則所謂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盡法上天愛養斯民之道。以爲天下利者。實武王責也。武王實欲以是道訪箕子。使之一二剖析于是問之曰。是道也。天所以相協斯民者也。我當發揮之。而終始本末。先後常倫。我實未知其敍。果如何所以然者。蓋自託以不知。乃所以發箕子所能言之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欲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

武王既問箕子以天之所以相協之道。其常倫次敍如何。故箕子不敢以己意爲對。而乃遠取其所聞于古昔者告之。遂言在昔鯀所以斁彝倫。與禹所以敍彝倫者。所以見彝倫之道。雖天所以相協斯民。至于或敍或斁。則未嘗不在乎人也。彝倫、卽九疇是也。九疇。一曰五行。一曰水。則水者九疇之始也。水性潤下。而鯀之治水。則持互勝之說。謂土勝水。而以土湮塞之。使不通。不能行其所無事。此五行所以

皆亂。五行而言汨陳者。汨、亂也。言亂陳其五行而不以其序也。五行既亂。而又失其本矣。此九疇之常倫所以斁也。惟禹繼乃父而興。而能行其所無事。水由地中行。而五行皆得其性。五行得性。則其本立矣。此九疇之常倫所以敍也。由是言之。則九疇之斁。鯀斁之也。非天不畀也。九疇之敍。禹敍之也。非天獨錫之也。然箕子必謂鯀之斁。乃帝震怒而不畀九疇。故鯀斁之。禹之敍倫。天錫以九疇。故禹敍之。天豈諄諄然有物以予奪于其間哉。蓋九疇之道。實天所以相協斯民者也。其常倫次敍。實天所爲。如典禮者。實天之所秩。天之所敍。人君但勑我五典以惇之。自我五禮以庸之而已。故人君于典禮之行。能同寅協恭。盡至誠以循天理。則天之典禮。即吾之典禮。實若天理默有以相之。或徇人之欲。滅天之理。動與天理悖。亦若天棄之矣。由是言之。則帝不畀鯀。非帝果無物以畀與之也。鯀湮洪水。逆天之理。天理逆。則天道亦不行。故九疇日斁。若天奪其魄也。天獨錫禹。非天有物昭昭然與之也。禹行其所無事。循天理之自然。天理既順。則天道亦明。故九疇日叙。若天誘其衷也。然則此所謂帝不畀鯀者。正猶多方所謂惟帝不畀。非果有物見其不畀之迹也。所謂天乃錫禹者。正如仲虺所謂天乃錫王勇智。非果有物以見其錫之之迹也。奈何漢儒不明此理。乃以天錫禹以九疇者。蓋其文自洛而出。禹因而次第。遂謂天錫九疇。自初一曰五行以下。皆龜背所負之文。或以爲六十五字。或以爲二十七字。說雖不同。皆以爲龜背誠有五行等字。何怪誕如是哉。故如此等論。今皆不取。雖然。九疇之道。天所以相協斯民。蓋自有天地以來。即有是道。三皇五帝所不能廢。今箕子獨言禹者。豈前乎禹之時。此道未明耶。蓋是

道也。自有天地。卽有是道。三皇五帝所以治天下。未嘗廢此。不幸堯遭洪水。命鯀治之。鯀墮洪水。汨陳五行。故九疇以斁。禹平水土。行其無事。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故九疇旣敘而復敍。箕子承武王之問。謂我不知彝倫攸敍。故箕子取鯀之所以斁。與禹之所以敍者告之。以見九疇之或斁或敍。在人而已。此所以獨取鯀禹爲言。非九疇之道至禹而天始錫之者。知此。則又知洛書畀禹之說爲不足信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箕子上旣爲武王陳九疇廢興之所由。故此遂爲武王剖陳九疇之目也。說者多以此爲洛書本文。又以此爲大禹所次第。其說皆不然。夫洪範九疇。自有天地。卽有是道。其粗顯于斯民日用之間。其妙存于聖人心術之微。非至禹而後天始錫之。況天神語言。必不如是委曲繁悉。則以此爲洛書本文。不可也。禹所謂天錫九疇者。特以水土旣平。而六府修。三事和。九疇常道。布滿天下。若天實爲之者。亦何嘗諄諄告人以如是而爲五行。如是而爲五事哉。以此爲禹所以次第。亦不可也。然此所言。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特是箕子承武王問。以上天相協斯民常道之次叙如何。箕子將一二爲武王言之。故先列其目爾。如今人上封事。或有幾說。則必先列其目。而後一二言也。說者又以此所言先五行。次五事。又次八政五紀。又次皇極三德。與夫福極等。卽是前所謂彝倫。殊不知此特箕

子欲陳洪範。故先列其目爾。彝倫豈在是哉。所謂彝倫者。九疇之中。各有倫理。如水性潤下。此常理也。鯀則湮之。汩陳之。此彝倫所以斁也。禹則行其所無事。則得其常理。此彝倫所以攸叙也。則所謂常倫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五行、天地所以化生萬物。而人日用之間所不可缺也。故箕子首言之。所以謂之初一曰五行。然自五事而下。皆言用。獨五行不言用者。蓋自五事以下。無不自五行推而用之。故五行不言用。而其用愈大。亦猶乾不言所利。而所利愈大也。箕子既陳五行。即繼以五事。故五事謂之次二。然五事必言敬用者。蓋謂欲敬以修己。不可不用五事也。既陳五事。即繼以八政。故八政謂之次三。然八政必言農用者。農厚也。謂欲厚民之生者。不可不用八政也。既陳八政。即繼以五紀。故五紀謂之次四。然五紀必言協用者。協、合也。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謂欲考合時日。不可不用五紀也。既陳五紀。即繼之皇極。故皇極謂之次五。然皇極必謂之建用者。謂人君欲有所建立以示斯民。不可不用皇極也。既陳皇極。即繼以三德。故三德謂之次六。然三德必言乂用者。乂、交相治也。時有彊弗友、燮友、與正直不同。人君當因時致治。不可執一。或剛或柔。或正直交相致治。期于適時而已。故三德謂之乂用也。既陳三德。即繼以稽疑。故稽疑謂之次七。然稽疑必謂之明用者。卜筮所以稽考而明己之疑惑也。故欲明己之疑者。不可不用稽疑也。既陳稽疑。即繼以庶徵。故庶徵謂之次八。然庶徵必言念用者。蓋庶徵之來。有休有咎。人君于此。則因其徵之休咎。以念己之得失。故庶徵言念用也。既陳庶徵。即繼以福極。故福極謂之次九。然五福必言嚮用。六極必言威用者。蓋人君欲民知所慕而爲善。則以五福勸之。使

知爲善者必得福故五福所以言嚮用謂勸民當用五福也人君欲民知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則以六極威之使知爲不善者必得極故六極所以言威用謂威沮斯民常用六極也此蓋箕子列陳九疇之法故先敍其目于上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箕子于上文言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福極方是論說洪範有此九類至于九類之中各有其物而物各有名箕子則未之詳也故自此而下乃徧舉九疇之名而條列剖析其義使先王治天下之法昭然在目可舉而行也一五行者蓋箕子前總說初一曰五行至此將徧舉五行之名故申言曰一五行蓋謂前所謂初一曰五行者卽此也既言一五行於是列五者之名于下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卽五行之名也所謂一曰二曰以至五者特是箕子言五行之名其一爲水其二爲火其三爲木其四爲金其五爲土如今人以一二數物爾非有先後之序也而諸儒于此必欲求其先後之序而爲之說雖其間有可爲之說者然穿鑿附會固已多矣至于五行之說尤爲乖戾蓋箕子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者其數適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相合故諸儒附會遂謂箕子五行舉生數而言之殊不知五行之一二既可以數求則五事八政五紀三德又果有數耶要之五行

雖有數而箕子所陳則不主于數豈可以此一二三四五適與生數合便指爲數此既以數求則其他一二亦當以數求其他既不可以數求所此雖與數合亦不當以數求矣然則箕子此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者蓋列五行之名也下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者蓋言五行之性也又其下言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者蓋言五行之味也所以三重言之者蓋五行各有功用箕子將發明于五行之功用使武王知五行之有異性則有異味有異味則有異用因其宜而用之而用不失其宜是謂之彝倫攸斁此正箕子陳洪範之意也蓋水性濕濕故潤下其或搏之激之有時不潤下者非常性也故箕子即其常性言之曰水曰潤下火性燥燥故炎上其或抑之湮之有時不炎上者非常性也故箕子即其常性言之曰火曰炎上木之生也或曲或直則曲直者木之常性然有至天閼不得遂其曲直之宜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常性而言曰木曰曲直金之性就鍛則從人之所欲變革則從革者金之常性也然亦有頑鈍而不可用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常性而言曰金曰從革土性能發生萬物故可以稼穡者其常性也然有磽确而不利于種斂者則非常性矣故箕子即其常性而言曰土爰稼穡五行皆言曰而土之稼穡獨言爰者曾子固謂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金木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考曾氏此說蓋謂潤下炎上皆水火之性自然而然初無所待土雖可以稼穡苟非耕耨耘耔則其功莫成故以爰言之猶言于是乎可以稼穡也

茲蓋箕子論五行之性也由其性而作成之則有自然之味故鹹、苦、酸、辛、甘雖曰五行之味如此要之非五行有成體作有成味也作而成之然後有味也故箕子所以必言作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也蓋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然後鹹之味始成豈非潤下之所作乎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爍既久然後苦之味始成豈其炎上之所作乎木之初生未嘗酸也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花花而實既實然後酸之味始成豈非曲直之所作乎金之在鑛未嘗辛也既從革而器始新久而舊舊則生鏽于上而辛辣之味始成豈非從革之所作乎土之始稼穡也亦豈嘗甘哉及耕而耨耨而穫然後其實始甘則甘之味豈非稼穡之所作乎是五行之味皆自其性中作成之也此箕子所以既言其性然後言其味也大抵金木水火土五者在天地之間運行不息人皆資之以爲用故謂之五行其才可以爲人之用如水可灌溉火可烹飪木可矯揉金可利用土可耕耨而其才可以爲人之用也故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味可以爲人之養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即其味可以爲之養也故周禮曰爲五味五藥養其病是也惟五行之才之味皆可以爲人之養爲人之用此箕子所以既列其目又明其性復別其味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前總敍九疇五事正居次二今將敷陳五事之目故舉言二五事五事之用接人以貌言察人以

視聽而詳人以心思是五者皆出于人事相接而有是五者之用故謂之五事也然箕子所以言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者非必有先後之序也特謂五事之目其一爲貌其二爲言其三爲視其四爲聽其五爲思所謂五事凡此五者而已至諸儒之論則皆配以五行唐孔氏謂木有華葉之容故貌爲木言有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物成故思屬土王氏蘇氏皆類此此皆附會文致之辭非箕子意也若五行果可以配五事則八政以下亦各有所配豈但五事與五行可條而入之而其餘不然者故林少穎謂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以至八政五紀以下各自爲疇不可附會此實切近人情之論也彼蘇氏謂人之生也自始孩而貌知恭見父母則匍匐而就故貌恭先之稍長知以言達意故言從次之于是而知有識別故目知物之美惡耳知事之然否于是而致思無所不至故視明聽聰思睿又次之陳少南謂人之接人先示以容貌次發以聲容次詳以視聽次隱以心思此以人事爲叙是二說解五事先後之序雖稍可通然九疇之中亦有不可以先後爲說者則箕子所言一曰二曰特謂五事五行有此名色而已非有先後之敍也故此說雖通亦未敢遽從然則箕子先言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者蓋備舉五事之目也次言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者蓋言五事敬用當如此也終言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蓋言五事敬用能如上所言則足以成如是之德也蓋貌所以接人不可以不恭不恭則慢人故貌貴乎恭言所以明理不可以不順從于理不從理則必悖故言貴乎從視

欲其及遠。故貴乎明。聽欲其在德。故貴乎聰。思欲其能通。故貴乎睿。睿者、通也。此蓋言人君欲敬用五事當如此也。人君能敬用五事則足以成五德。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德也。是五者皆是貌言視聽思中作成之也。故箕子皆言作。蓋貌而能恭。則不敢惰于禮容。故作而成之。則可以成敬。肅之德。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雖欲不肅不可得也。言而能從。則不敢違于禮義。故作而成之。則可以成乂治之德。出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欲不治不可得也。視而明。則洞達而無蔽。故作而成之。則可以成智哲之德。以哲則無所不知也。聽而聰。則能審諦而無惑。故作而成之。則可以成善謀之德。以能謀。則事至不能惑也。思而能睿。則無所不通。故作而成之。則能成聖人之德。蓋聖則通天下之理也。此蓋言五事所成之德也。然則箕子于五事所成之德必言作者。豈非謂肅乂哲謀聖五者之德皆自五事中作而成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箕子前總敍曰。八政當次三。今將敷陳八政之目。故舉言三八政。此八者。先王所以厚民。爲教化之地。皆治術之先務。缺一不可。其勢敵。其體均。皆在所厚。不可以先後緩急爲論。故箕子總曰農用。見其無所不致其厚也。而諸儒論此。皆以食貨爲生民之最急。故以爲先。至于賓師而居末。莫不有說。惟林少穎謂不必如此。此皆是先王厚民之政。不出此八者。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政而已。二曰貨。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以至大夫公卿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

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婚喪祭鄉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于農以修武備之政也如鄉遂教閱之法而已此八者皆國家之急務爲治所不可忽非有先後緩急之殊也不必如諸家之論以食貨爲生民最急故在所先雖有此理然司空度地居民民無所居則雖有食貨何自而施故唐虞時洪水未平禹作司空平水土然後懋遷有無必曰食貨爲先司空爲後泥矣故知此八政不可以先後緩急論也然此八者之中如食貨祀賓師則稱其事司空司徒司寇則稱其官者言以達意而已必取其理之明白易曉者司空司徒司寇之政多矣若舉事而槩以一言則未必盡也故以其官該之至于食貨等則可以其事該也或舉其事或舉其官而八者之政曉然可見人君治天下之大政無復餘蘊于此矣此實箕子所以爲善于開導人主之聽而辭不費也此說極善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箕子前總敍五紀正當次四今將敷陳其五紀之目此所以言四五紀此五者乃人事之經紀人之舉事不能協合于此五者則不失之先時之躁必失之後時之縮如是則凡有所爲皆紛亂無有統紀故此五者所以謂之五紀也然先儒論此五者皆爲先後相次之說謂歲以總月月以總日日以總星辰至歷數則又載歲月日星辰之盈縮進退故先歲而月次之先月而日次之先日而星辰次之先星辰而歷數次之爲此說者雖可以强通五紀之序然前已論箕子所謂彝倫之敍者正不如是要之箕子

之意。特謂人事之經紀。自此五者而已。故順文而言。先歲、次月。而日星辰歷數又居其次。彝倫本不在是也。少穎謂。五者所以謂之紀者。蓋陰陽寒暑之氣。運于冥冥。其消息盈虛。迭相推移。不可得知。故以天象數可紀者而推之。有象與數之可紀。然後陰陽二氣可得而定。故謂之五紀。此說亦通。一曰歲謂歲星所次者是也。歲星每歲歷一辰。十二歲一周天。二曰月者。卽昱乎夜者是也。月行于天。日十三度有奇。一月一周天。三曰日者。卽昱乎晝者是也。星卽二十八宿。東方角亢。南方井鬼之類。其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辰卽十二辰。正月陬訾二月元枵之類。五曰歷數者。謂歲日月星辰。其行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于數。故以歷而紀其數。因以是數而推考其行度。以驗其當之與否。故次五謂之歷數。此五者皆人事之經紀。人之欲考合天之時者。必于此考之。故曰協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箕子前總序九疇。皇極居其五。今將詳陳皇極之道。故舉言曰五皇極。皇極字有二訓。漢孔氏謂。皇、大也。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漢五行志謂。皇、君也。極、中也。謂人君所建之中也。二說皆可通。然箕子前總序言建用皇極。則是箕子之意。謂人君欲建以示民。當用大中之道。則以皇訓大者。其理尤長。箕子陳九疇。其八皆詳言其目。然後言其用爲如何。獨皇極一疇。不言其目而直言皇建其有極者。蓋皇極之中。不過曰中。舉中一言。已無餘說。故不必廣立條目。所以直言其用也。皇極之道。蓋聖人與天下之民

同得于有生之初凡有血氣皆有是性非聖人獨有而天下之民必待聖人建以示之而後能有者聖人生而知之民則愚而不能以自知故必待建以示之然後感發其所自知耳聖人能不失是大中之道故動舉福會天下之民不能保是大中之道而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故動與福違是行中道則福自在中不行中道則自與福違非于極之外復有所謂福者聖人之治天下故欲舉天下之民皆歸乎極而享其福也然不能人人爲之謀家家爲之慮則何以使之皆至于富壽皆至于康甯攸好德考終命哉故聖人于是揭吾性分中所謂極者大建以示之使天下之民因我之極感發其性之所自有者莫不皆歸于中道則無動而不與中會無爲而不與中合而天之五福自然以類而至是聖人之建極雖無斂福之迹然建極于此則福集于彼若聖人實有以斂之故可謂聖人建極以斂福也聖人既建極而集福于己還以是中示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又將惟中是趍則所謂福者又將集于天下之民是聖人之于民雖無錫福之迹而因君以趍中因中以得福雖謂之錫可也故箕子所以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其意謂君能大建中道使五福備于吾身然後還以中昭示天下使民皆由之而用中得福則若聖人實有以錫之也人君既以中錫天下則天下之民因君之中感發其自有之中莫不知善之可爲而惡之不可就于是過者則俯而就君以取中不及者則跂而及君以取中且將與君共保中道而終身不敢失矣故曰于汝極錫汝保極謂之于汝極錫汝保極則猶言往就汝之中而與汝共保中也蓋于之義有往而就之之意也民既能往就君中與君以保中則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舉天下莫匪賢人君子。故下之爲民者。無有淫過朋黨。上之爲公卿大夫者。無阿比之德。皆大作于中道矣。謂之作。則若詩與子偕行、與子偕作同。蓋作行意。然民必言淫朋人必言比德者。蓋謂之淫朋則若羣而不逞之類。謂之比德。則若漢之南北部。唐之牛李然。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箕子前既言君建極。則民保極。無朋比之失。則皆賢人君子矣。人君當念而用之。故遂繼言。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猷有二訓。一訓道。一訓謀。此皇極之中。所主在道。故當從道。有猷、蓋謂民之能有道者。有爲、蓋謂民之能有爲者。卽立政立事之類。有守、蓋謂民之能有操守者。此三者。蓋謂民無朋比之失。而能于是三條有所長者。則已合于中道。汝當念而用之。然則三者特謂民于此各有所長。非謂一人兼有是三條也。然民之合于中道者。汝念而用之。其有責之以善。則未全合于中道。歸之于惡。則又未麗于罪咎者。是又在乎可上可下之間。汝未可遽絕之。曾子固謂。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謂狂也肆矜也廉忿也直之類。蓋論其狂與矜與忿。則若不協于極。然且肆而不蕩。廉而不忿戾。直而不詐。則又未罹于咎。此說極然。箕子之意。蓋謂此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人。亦可以抑其過。引其不及。使歸于中道。故皇則受之。皇、大也。言當大以受之也。蓋此等非人君大其度量以容之。則督責之嚴。彼又將畏其忿戾。顧而之他矣。故必在大以受之。又康安和悅汝之顏色以誘掖之。使樂其和易。漸漬于善。而

不自知若詩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者卽而康而色是也此書箕子所以告武王故凡言汝與而者皆指武王而言武王君也箕子汝之者蓋所陳者道道所在分所不當論也人君于此等不協極不罹咎之人既能大以受之又和顏以誘掖之彼苟有改過遷善之心而告于我曰予所好在德若是者雖未見好惡之實亦當有以激發而成之使之果于爲善故雖卽錫以福未害也先儒多以此福爲爵祿之福與三德威福之福同惟孫元忠謂爲不然其說謂箕子序皇極言錫福三始言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中言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二也末言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三也則此福當爲五福之福明矣然此福乃富壽康甯之類人君安得而錫之蓋此五者人皆可享惟行不由中且與福違苟能惟中是行則福不期而至前者人君既建極集福昭示斯民使民因極得福若君有以錫之其不協極而不罹于咎者于此之時未嚮君化雖若君有以錫之而未趍于中福亦未集若未受君之賜今既能因君再三誨誘而發好德之言則始知中之可就而福之可慕矣故君于是可以趍極得福之說開示之則此所謂錫福者亦非有物以與之乃以趍中得福之說開示之彼果趍中而得福則又若人君有以與之也故雖謂之錫福亦可也人君既能因其可以錫福之時而以福誘之則彼信君言始知福之決可得故人于是始大歸于極矣謂之斯其則猶俗所謂于是乎大之于極也此之字亦當是歸往之意前之一聞建極之說卽歸有極之中若所謂有猷有爲有守之類者君既念之矣則此再三開示始歸于極之人君亦當有以進而用之故箕子又以謂果能好德則雖惸單無兄弟獨孤無子息者君亦

當用之而不可虐果可好德雖勢位高大顯赫之人不當畏其勢位而復用之故既言無虐惸獨而畏高明遂繼之以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蓋謂人君不當畏强抑弱惟當取其有材能有作爲者使進其所行以升于朝廷之上如是則舉天下皆賢人君子矣世豈有舉天下皆賢人君子而邦家不至于昌盛者乎一教而卽從者旣已用之而其未悟者又不遽絕且再三教之至其從化則又升之于朝則皇極之道其樂人爲善而不忍置人于不可教之域也甚矣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箕子前旣言易化之人教之卽從其難化者至再教之又知教之爲可好教之如此猶不化焉則是下愚不移不可教訓皇極之所無可奈何者也故甯棄而絕之不可强以教之也故先言凡厥正人旣富方穀者謂大凡正人之道必先富之使有常產足以養其常心然後方入于善穀善也箕子言此蓋謂前之錫福于民旣錫汝保極其有不協極不罹咎者今又誘掖之候其有好德之言而又錫之以福則是旣富者無有不善矣如是富之而猶有不善者則絕之亦宜也故繼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其意蓋謂正人之道先富之則必善今旣錫之以福則富之者至矣而汝猶不能使之有好于汝之國家謂在汝國家爲汝之民乃不能好善也如是之人于是乎所爲無非辜罪自此以往永無好德之心雖以趁極獲福之說錫而與之而爲惡之極頑不可教過福之說不足以聳動至其動作自底罪咎方且謂汝所錫之福爲用咎惡以誤之矣若是者朱子之

蘄蘄不謂天賦人以至善之質作民父母以
羣堯舜不能化也況餘人哉林少穎謂人之生也同稟于天命之性初未嘗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然其所稟受則有氣質之性存焉故謂天命之性則凡受中于天者均一性也而論其氣質之性則有上知焉有下愚焉而于上智下愚之間乃有中人之性焉上焉雖無文王而興上之人雖不設皇極以導之而能自入于善下焉自暴自棄上之人雖設皇極以教之有所不從是皇極之所教者惟中人而已中人者可以上亦可以下者也故皇極之教修則世之中人皆可以進而爲上智皇極之教不修則世之中人皆流而爲下愚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此則豪傑之士無所待于教而自得于皇極者也故但念之不忘而已至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則下愚不移雖教之不率皇極之所無可奈何者也故甯絕而不教惟自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則教中人之道少穎此說雖與余前解微不同而大意亦不失所以爲皇極之道故特附于此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箕子前既言建極之君于民之可教以中者既錫以福于民之頑不可教者又絕之則所以待民者至矣故此遂言人君所以建極之道當如此偏者不平之謂陂者不正之謂人君之建極必在我者無不平不正之私常遵王之所謂義者而行之可也不特所以處心積慮者不可有不正不平之患雖發而見于行事有所謂好惡者亦不可以私意妄作故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者蓋謂人君不可以私意

自作好。如好所不當好。皆作好也。當遵王者所謂道而行之。可也。又言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蓋謂人君不可以私意妄自作惡。如惡所不當惡者。皆作惡也。當遵王者所謂路而行之。可也。此一節蓋言人君建極之初。不可狥私。常切切焉務遵其所謂義。所謂道。所謂路者而行之。所謂義與道路。皆中之謂。特異其辭。以再三明其中之不可不遵耳。然謂之遵。則未能與中爲一。猶必待乎求其所謂義與道路而遵之。未能無心而自與中會。至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以下。則無事于遵矣。林少穎謂。此上皆言遵遵也者。自外入之辭也。有所遵。則將有所從違出入于其間。而未可以爲常也。由此而繼之。則無所事于遵。而自合于王道。此說極然。偏。謂偏于己。黨。謂黨于人。無偏于己。無黨于人。則王道蕩蕩而廣大。無有狹隘之患。無黨于人。無偏于己。則王道平平而夷易。無有險阻之失。或先言偏而後言黨。或先言黨而後言偏。亦是互相發明。深言其不可偏不可黨也。能如此。則王道自然廣大。自然夷易。非謂無偏無黨。然後能蕩蕩。無黨無偏。然後能平平也。非特不可無偏黨而反側亦不可以有。反。謂如手掌當抑今覆而向下。謂之反。側。謂如身本正行。今乃邪行。謂之側。要之。大意蓋謂當賞而反罰。當罪而反賞者。反也。宜置高位而錯之卑。宜降卑位而揭之高者。側也。無反無側。則王道自然正直矣。謂之蕩蕩。謂之平平。謂之正直。皆所以形容中道。亦猶前言遵義。遵道。遵路。皆互相發明耳。大抵此二節皆意在一句。遂順文而有言。如上一節則意在偏陂好惡句上。遂順文而有遵義。遵道。遵路之說。下一節則意在蕩蕩平平正直。遂順文而有偏黨反側之說。蓋上一節乃建中之始。建中之始在上一句。下一節乃建中之

效。建中至于有效。則無動非中。故知其意在下句。人君建中始也。既能掃去私欲而務遵中道。終也。又能無所事遵而自與中合。則建中之道無餘蘊矣。是故往而會之。無非中也。來而歸之。無非中也。故終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如人之行役。其出有所聚。則謂之會。如春秋書公會于某是也。其入而有所反。則謂之歸。如春秋書公至自某是也。會有極。歸有極。則出入往返。其間無非中道。而顛沛造次未嘗違焉。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箕子前既言人君建極示民之說。與夫人君所以建極之道。其言既反覆詳明至此。則總結前說也。語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則此一段二曰字。皆箕子之言也。箕子之意。蓋謂人君建極。敷而爲言以教民者。非人君之私言也。乃以是彝而爲訓也。蓋人之初生。皆受秉彝。今皇極之君所垂之訓者。乃以是彝而爲訓也。能以是彝爲訓。則是訓也。非人君之訓。乃于帝之訓也。蓋人君之是彝。乃得之于天故也。人君既能以極敷言而教民。則民將感發其自有之極。亦以是極而敷以爲言。遞相告戒。而期于必行大中之道。是庶民以極敷言者。亦非民之妄言也。蓋將以是爲訓而期于必行也。若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使之皆行大中之道。卽是訓是行也。民既能惟中是行。則去聖人雖千萬之遠。而能因聖人之言以見于躬行。則其所行皆聖人所言者。殆若朝夕親近穆穆之光而密承叮嚀之訓矣。謂之近天子之光。

豈不宜哉。箕子既總言人君建極。皆法天以爲訓。則天下之民。亦將法君而見于躬行。然又恐人君信之未必篤。而行之未必力。故又告之曰。天子者。于建極之道。誠不可不勉。蓋天將使天子爲民父母。而爲天下之所共歸往者也。不勉于建中。則天心之付託者何在。而民心之屬望者何待哉。故以此而深切以告之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箕子前總序九疇。三德適當次六。至此將敷陳三德之目。皆申言六三德。所謂三德者。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卽三德之目也。謂之正直。則不剛不柔。正直而行之。卽謂中德也。所謂剛克者。卽剛勝于柔也。所謂柔克者。卽柔勝于剛也。如經所謂威克厥愛。愛克厥威。正剛克柔克也。箕子既列三德之目。于是遂言三德之用。所謂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卽三德之用也。蓋平康者。乃天下安平無事之際。不必用剛。不必用柔。故以正直之德待之。乃以中德待天下也。若夫所謂彊弗友者。彊梁弗友順之世。則用剛克以待之。蓋以剛德待天下也。所謂爕友者。乃爕和而友順之世。則用柔克以待之。蓋以柔德待天下也。若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卽此三德之用也。然三德之用。惟正直則不剛不柔。不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常合于中道。故箕子于平康正直。則一言而

止不復再言所以抑揚之道惟一于剛克則多失之亢一于柔克則多失之懦亢則爲過懦則爲不及過與不及則失中遠矣故箕子于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之下必再言沈潛高明者蓋抑其所過而引其所不及也蓋剛克以馭彊弗友其失也常過而至于亢故必沈伏潛藏其威使不發露必待其可誅者時出而用之則非惟其威不暴而威發不測故威行而人亦畏之柔克以馭燮友其失也常不及而至于懦故必抗之以高明使其柔道顯顯然振奮于天下而不至委靡而不能自立凡此皆所以抑其剛抗其柔使不亢不懦而合于中道矣然人君必欲用是三者宰制天下苟非賞罰名器能操之掌握之間則用之而天下亦未必服故曰用三德也蓋福所以賞爵于人必出于人君之褒崇而不假于它人則福一用而天下以爲勸威所以刑戮于人必出于人君之裁制而不假于它人則威一用而天下以爲畏玉食之珍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凡服食器用乘輿服御之物皆是也此亦不可以假人若假人則必有季氏八佾三家雍徹之事故亦必惟辟而後可也林少穎謂此三者苟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可以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威假于臣下則權勢下移綱紀紊亂其何以操縱三德而爲皇極之用哉此說極當威福玉食苟人臣僭執其柄則內之必害于汝之室家外之則凶于汝之邦國若六卿專晉遂以分晉三家專魯卒逐昭公所謂家與國豈不害且凶哉先儒乃以爲害于臣之家凶于國之君然皆言而家而國則是謂汝之家汝之國非臣之家明矣臣既僭竊如此則天下皆化之在上而爲人者則側而不正頗而不平僻而不中在下而爲民亦僭越差忒不復名分之守矣

此蓋箕子深言其弊以警武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前總序九疇稽疑適當次七至此將詳布其稽疑之事故舉而言之曰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者以龜占曰卜以筮占曰筮皆所以決疑微明不可使未嘗居是職者占之故必擇其昔所建立掌卜筮之人而命之以卜筮之事蘇氏謂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之此說是也如周禮太卜掌三兆三龜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皆是所建立之卜筮人然後始可以命之以卜筮之事若未嘗建立者而驟使占之則參驗不精其吉凶從違之言豈可信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此則卜筮之目也林少穎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皆每疇之名自有定數故于每疇之下必以一曰二曰言之者明其數之如此也至于稽疑庶徵則列卜筮與休咎之目非其疇之本數故但以曰言之而不加以一二三四于其上者立言之體也此說亦有理曰雨者蓋鑽龜而卜視其龜兆之形其形有霏霏似雨而下者故謂之雨曰霽者龜兆舒豁似雨止也曰蒙者龜兆蒙暗也曰驛者龜兆希疏不連屬如絡驛然也曰克者龜兆交錯交侵入自然相勝也此五者皆以龜爲卜其龜之兆有此五體也至于貞悔者乃揲蓍以筮其始揲所成爲下體是爲內卦則謂之貞其再揲所成爲上體是爲外卦則謂之悔按春秋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蠱。

其貞、風也。其悔、山也。是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王氏謂。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以悔生乎動故也。此說亦有理。此二者蓋以筮而筮成卦爲二體也。故筮子既陳此雨、霽、蒙、驛、克、與夫貞、悔七者之目。遂總而言曰凡七。謂卜筮之目凡七條也。夫卜五者。謂以龜而卜。則用雨、霽、蒙、驛、克五者之兆也。占用二者。謂以筮而筮。則用貞、悔二體也。說者乃疑占爲卜筮總名。不得專指占用二爲筮用。悔貞二體。其曰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者。乃用雨霽蒙驛克貞悔凡七條。卜則用雨霽蒙驛克五者。卜既用此五者。則筮之用貞悔二者可知。故筮二有所不必言。至于占用二。則謂占乃總卜筮而言之。謂龜之卜筮之筮。其占也。則用衍忒二者。謂衍爲吉。謂忒爲凶。詳考此言。于經文大不順。況易言以卜筮者。尙其占。則以占爲筮。于義亦通。故當從前說。謂凡七卜。則用雨霽等五者筮之。占則貞悔二者。皆所以推衍其義。以知差忒。然後凶禍得以預防。悔吝可以先備。此說最簡易明白。劉執中、林少穎、皆同此義。故特存之。筮子既言稽疑七事。卜用五。占用二。皆所以推衍其差忒。于是遂言。凡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于三人之占。則必從二人之言。蓋從衆故也。然必言三人者。蓋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則卜筮俱有三法。故卜筮必並建三人。使各以其法占之。視其吉凶之多少。以爲從違也。至劉執中乃謂。九疇夏商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所謂三人。乃君也。卿士也。庶民也。殊不考杜子春注周禮。玉兆、頌頂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虞之兆。連山、伏羲易。歸藏、黃帝易。周易、神農易。自有卜筮。卽有此三法。故卜必立此三人各

掌之。不可以强爲之說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吉。

箕子前既言稽疑之目有七。人君用之。當從衆言。故此遂詳言所以用卜筮之道。謂汝武王或有大事疑而未決。如周官所謂卜大封。卜立君。皆大疑也。有如事之大疑。則必先謀之于心。又謀之于卿士。又謀之于庶人。人情既盡。又謀之于卜筮。以盡鬼神之情。若汝心以爲然。龜筮亦以爲然。庶民卿士亦以爲然。則是人謀鬼謀無有不順。若舜禪于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也。豈不謂之大同哉。如此。則以之舉事。必膺自天之祐。故在其身則有康彊之喜。在其子孫必逢福慶之吉矣。是無它。所同者衆。則慶澤之流必不止乎一日而已也。若成王定鼎郟鄏而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卒如所期者。蓋以舉事能允合乎幽明之意故也。其或不能盡同。或君從而民臣逆。或臣從而君民逆。或民從而君臣逆。在人者雖有從違之不同。而見于龜筮乃幸而協從。則是人謀雖未盡善。而已默契天地鬼神之意。故以之舉事。雖未能如大同者之身康彊而子孫之逢吉。亦可以保其吉而不凶。蓋稽疑而卜筮爲主。卜筮苟從。則無有不吉故也。若夫考之君雖從。考之龜又從。至于筮與臣民乃逆而不相協。則所主

之龜筮已不能無所從違豈可以保其如前三者之吉哉所幸猶有龜從而未至龜筮之共違故猶可作內事如祭祀冠婚之類則必可以吉若夫大興師以作外事則必凶也至于人謀雖從而龜筮乃皆與人相違則是所主者無一之可據豈可妄以舉事哉故用靜則吉若見于動作則必凶矣要之箕子之意謂稽疑以龜筮爲主若龜筮從則無不吉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箕子前總敍九疇庶徵在乎次八至此將詳陳庶徵之事故舉言八庶徵者徵驗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蓋人君欲念己之得失則驗之于天觀其五物之或時或常則知己之或得或失故其總敍亦謂之念用庶徵庶徵之目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此五者陰陽往來之氣也曰時者卽此五者往來之時箕子既言庶徵之目有雨暘燠寒風之五者故遂言此五者若其來也備其時則無一事之或缺故謂之備既備矣而又能以敍而至謂當雨而雨當暘而暘卽得其序也五者之來既備而無缺又不失多寡先後之序則庶草必蕃滋而豐廡言庶草則其他之蕃廡也可知矣此蓋先總言五者之大意也既總言五者之大意于是分五者之休咎以詳陳別白于下謂一極備凶者謂五者之中苟一事極于備則必凶極于備謂多雨多暘是也謂之一極無凶者謂五者之中苟有一事極于無則亦凶極于

無。謂若無雨無暘是也。五者既不可過多。亦不可不及。故惟得其時者則足以謂之休徵。若偏而至于恆。則不免爲咎徵矣。故箕子遂陳二者之驗于下。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者。謂休美之驗有五。蓋有此驗。則君之休也。若君之貌恭而至于作肅。則恭之德成矣。故時雨應之。謂之時雨。則雨之以時至者。非淫雨也。君之言從而至于作乂。則從之德成矣。故時暘應之。謂之時暘。則日之以時出者。非亢暘也。君之視明而至于作哲。則明之德成矣。故時燠應之。謂之時燠。則煖之以時至者。非過于暖也。君之聽聰而至于作謀。則聰之德成矣。故時寒應之。謂之時寒。則寒之至者。非過于寒也。君之思睿而至于作聖。則睿之德成矣。故時風應之。謂之時風。則風之以時至者。非烈風也。此蓋休美之驗有五也。人君欲知己德之修。則觀此五者之時若。可見矣。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謂咎惡之驗有五。蓋有此驗。則君之咎也。貌之不恭。其甚則爲狂。狂者、肅之反也。故恆雨順之言之不從。其甚則爲僭。僭者、乂之反也。故恆暘順之視之不明。其甚則爲豫。豫者、哲之反也。故恆燠順之聽之不聰。其甚則爲急。急者、謀之反也。故恆寒順之思之不睿。其甚則爲蒙。蒙者、聖之反也。故恆風順之。此蓋咎惡之驗有此五者也。人君欲知己之咎惡。則觀此五者之常若。可以見矣。王氏謂。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而思無所不通。以濟四者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若恆雨。僭則亢。故若恆暘。豫則解緩。故若恆燠。急則綜乘。故若恆寒。冥其心。思無

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者蒙也故若恆風此論五氣五物各有其類則誠有此理但以若訓似殊失庶徵本意夫謂之庶徵者謂人君以一己之德驗之于天苟以若訓似謂雨暘燠寒風皆人君所象以正五事則是箕子設此一疇但爲五事箋注耳其何以爲庶徵乎竊謂五事之與五氣各以類相感當從王氏若字則當從先儒訓順蓋事之得失動于此而氣順于彼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則此若字當與樂記應字同義此其所以爲徵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子前既言庶徵之休咎各有五條故此遂言王與卿士師尹所當念用之意而諸儒之論乃謂王者所省職大而略如歲之總日月卿士師尹之職小而詳如日月運行以成歲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則百穀不成乂用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其說如此君臣之間取象于歲月日時之繁簡以爲圖治之道與上文休咎之徵全爲間異惟曾子固之說深得之其說曰此章所言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與王共事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所當省其所以致之之由也故言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者蓋謂王則計一歲之內庶徵之休咎以省之卿士則計一月之內庶徵之休咎以省之師尹則計一日之

內庶徵之休咎以省之所省多則其責重所省少則其責輕蓋其所處之分然故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其雨暘燠寒風之來各以時至而無差易則百穀如何而不成治道如何而不明俊民如何而不章顯家道如何而不平康蓋太平之世年穀豐登紀綱修舉賢才彙進國家安強故自然有上數者之效也若夫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其雨暘燠寒風之來不以時至而有差易則百穀自然不成治道自然不明俊民自然側微家道自然不甯蓋衰亂之世水旱相仍紀綱揉亂賢才放棄患難日爭宜其有上數者之變也王與卿士師尹其所爲皆關盛衰故所省者大或計一歲或計一月或計一日至于庶民則一身之計耳動靜不能爲休咎于天所職者特在乎服田力穡而服田力穡則以風雨爲急所省特在星耳然所以必省星者蓋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說者謂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蓋民之省星但觀日月之行或經于箕則必多風多風則必爲乾旱之災或離于畢則必多雨多雨則必爲水溢之患省此則可以預爲水旱之備故箕子既言民之所以省星者以星有好風好雨之分于是遂言所以省之之道但觀日月之行若行必循軌無盈縮之差則一歲之內風雨以時無有多風多雨之失故冬夏之功可成若月之行不循其軌或經于箕或離于畢則一歲之內必多風多雨矣此蓋庶民之省者常如此也上言日月之行至下特言月之從星不言日者鄭康成謂日之從星者不可得而見故略而不言亦有此理所以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者蓋夏則陽用事日當進而北晝則進而長陽勝則爲溫暑冬則陰用事日當退而南晝則退而短陰勝則爲風寒此皆行必循軌故所

以有冬夏也所以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月行立春東從青道立秋西從白道立冬北從黑道立夏南從赤道箕東北宿畢西南宿月若失道妄行東入箕爲旱風西入畢則陰雨此所以知月從星則以風雨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箕子前總敍九疇福極疇居第九今將條陳福極之目故舉而言曰九五福不言六極以此一疇有福極二事若總言九五福六極則文理不順故先題曰九五福既條五福之目然後方疏六極于下亦文勢不得不然耳五福之目一曰壽先儒以百二十歲爲壽要知不必皆年登此而後爲壽也但享年之永者皆可爲壽二曰富謂資財豐足也三曰康甯謂身心安靖無事也四曰攸好德謂所好者在德也五曰考終命考成也終命謂命之終乃死也謂終命之際成全而無虧若曾子將死啓手啓足曰吾知免夫即考終命也蓋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也此五者皆人情之大欲也得者人皆以爲福故謂之五福六極之目一曰凶短折謂因凶而至于短折若好勇鬬狠以至夭死不以正命而死者皆是也先儒以短爲未六十折未三十鄭氏則以短折爲枉夭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此皆强爲之說要之短折只是枉夭不必分析也二曰疾有惡疾也三曰憂多憂患也不得樂其生四曰貧謂困于財也五曰惡謂爲人凶惡也六曰弱謂爲人無依怙不能自立也先儒乃以惡爲醜陋弱爲尪劣

張悔之以爲不然謂人有醜陋有好德庇劣而立事則醜陋庇劣豈得爲極此大有理夫五福六極皆天所爲而箕子前言嚮用威用則若其事實係乎人君之用舍故林少穎引唐孔氏言謂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于天而君實制之若禮樂修明教化大行則民俗淳厚咸歸于五福則福雖天之所爲若君有以致之也是以董仲舒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夫仁壽鄙夭蓋非人力之所能爲然堯舜之世則仁壽者非其生皆仁壽堯舜治天下彝倫攸敘則不期仁壽而自然仁壽桀紂之世則鄙夭非其生皆鄙夭桀紂治天下彝倫攸斁則不期鄙夭而自鄙夭此亦嚮用威用之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此乃亡書之敍也次于洪範故孔安國以附于此唐孔氏順其文以釋之謂武王既以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之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于時有言誥以戒勑史敍其事故作分器之篇謂之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左傳昭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杜預注云謂明德之分器是諸侯之分器也

尚書詳解卷十八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西旅者。西方之旅國也。獒者。倭犬之名。先儒謂犬高四尺曰獒。此書之作。蓋武王克商之後。西方之旅國慕武王之威德。于是獻獒以表其誠。而太保召公乃謂。遠方効貢。當獻服食器用物。不當貢物無用者。今獒之獻。非可以爲服飲器用。乃物之無用者也。以武王受之。雖未必有損。而子孫聞之。必謂無用之物。武王且受之。我受之何傷。是開後世貴異物之門。故太保之戒諄諄不能自已者。非特爲武王戒。爲後世防微杜漸之慮也。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前乃敍書者敍作旅獒之大意。此乃當時史官錄太保此書。故先言其所以作此書之意也。此旅獒二字。乃當時竹簡寫書題此二字於表。以記卷軸。孔氏因而存之。故每篇皆有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者。林少穎謂。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凡在九州之外。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惟恐其後。此所以言通道于九夷八蠻也。其曰通道者。蓋蠻夷來王。則其道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如有意于通道。則是秦皇漢武而已。何以爲武王哉。此說甚善。九夷八蠻既以通道

中國故西方之夷有旅國者於是而貢其獒焉林少穎謂漢孔氏以犬高四尺爲獒以大爲異此說不然夫西旅獻之武王受之太保諄諄告之必有珍異可玩者不特以大爲異按許愼謂犬知人心高而可使者曰獒春秋公羊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盾循階而走靈公有狗曰獒呼獒而屬之獒亦循階從之盾車右力士祈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頸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棄人用狗雖猛何爲則獒之爲犬蓋猛而善搏人進退指揮能如人意異夫常犬也故太保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蓋以爲苟受西旅之獒以爲玩則其心必狎侮于人狎亂也禍亂之所由起此太保所以諄諄作書用訓于王也林少穎謂九夷八蠻蓋總言蠻夷之國曰八九者言其非一也明堂位言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職方言四夷八蠻五戎六狄爾雅言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或曰九夷或曰四夷或曰八蠻或曰六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所以爲九四八六者不得而知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自此以下太保訓王之辭也嗚呼嗟歎之辭太保將陳告先哲王待夷狄之道故重其事嗟歎而言之也蓋古之明王初無心于得遠人惟知謹其在我之德而已及其德謹于此四夷聞之于彼自然相與皆來賓服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惇德允元而蠻夷率服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與詩之式固爾猷而淮夷率服皆帝王御狄之上策也四夷旣聞德而皆來賓服則無遠無近盡獻其方土所有之物雖獻所

有之物。然皆可以爲服食器用者。又非奢侈可供耳目之玩而已。是明王之時。下之所獻者。無非當獻之物。上之所受者。無非當受之物也。然明王之時。雖曰獻所當獻。受所當受。然不以供一己之私欲。方且昭明其德之致者而頒賜於異姓諸侯之邦。所謂德之致者。卽遠方所貢之物。蓋慕德而來貢。故其物謂之德所致者也。其所以昭德所致于異姓之邦者。蓋將使之知吾之德遠及于夷狄。則必愛慕而不敢廢其事上之誠也。故曰無替厥服。既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于是又以所寶之玉分之于同姓伯叔之國。用以展其親親之道。故曰時庸展親。唐孔氏謂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若分陳以肅愼氏之矢。分寶玉于伯叔之國。若分魯以夏后氏之璜。是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道甯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太保前既言明王得遠方物。不以爲私利。而頒於諸侯。遂言人之所貴。惟在乎德。而不在乎物。故繼以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所謂人不易物者。蓋謂人未嘗改易其物。惟有德則其物爲足貴。苟無德。則何以物爲。亦猶俗言。只是一物。未嘗改易。有德者則物隨德貴耳。太保言此。蓋爲明王以所得遠方之物頒賜諸侯。苟無其德。則物亦何足貴哉。故唐孔氏謂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如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則此物爲足敬。若無德者。則此物不足敬矣。

言此者恐人主以物賜人不自修德故也此說極然而王氏諸儒乃謂明王既以德所致者分異姓以寶玉分同姓則人不敢輕易其物方且以我所賜之物爲德其意則以此德字如賈誼謂慮有德色之德此說雖可與上文連屬而與下文德盛不狎侮德字非一意故不可從上既言物以德而後貴遂因言無德所以不足貴之意謂盛德之人無所狎易侮慢于人惟無德則有狎侮之失故狎侮君子則君子不肯爲之竭其謀慮何以盡人之心狎侮小人則小人不肯爲之致其筋力何以盡人之力蓋君子勞心以治人故侮君子則無以盡其心小人勞力以治于人故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若獒能如人之意爲人攫噬君受之以爲玩弄則于臣民必有狎侮之心矣故太保所以言及之惟不役耳于聲不役目于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百爲之法度自然皆歸于至正矣苟役耳目于玩好之末如受獒而用之以攫噬于人則以人爲玩弄矣以人爲玩弄則人必以爲薄德之人故必喪德如獒以其能如人意而受之以爲玩弄之具則是玩弄于物矣玩弄于物則溺志于此不自知覺豈不喪志乎夫獒之爲物施之于人則爲玩人受之不已則爲玩物則武王于此其失亦大矣故太保必欲武王于在己之志則以道而甯之使聲色貨利不能惑於他人之言則以道而接之使辭受取舍得其當蓋西旅之獻獒必有甘言以遜王志而求納故太保遂言及此也太保既言人君于處心接言皆當以道遂言無益之不可作異物之不可貴蓋作無益之事則必害有益之事功如何而能成如宋平公築臺妨于農收是築無益之臺妨有益之農農功如何而成乎惟孝文惜百金十家之產遂罷露臺之作

乃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不貴遠方奇異之物而賤日用有用之物則民自不以異物爲貴財用自然給足如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詔令還之而身衣弋綈足履革舄示敦樸爲天下先故海內殷富興于禮義豈非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民足乎今旅獒之獻以事而言是無益之事以物而言是無益之物也武王其可受乎此太保所以諄諄不能自已也太保既泛說無益不可作異物不可用故又詳言先王之時于犬之能守禦馬之能致遠者皆有可用之例苟非其土性所宜則亦不敢畜養故珍異之禽奇怪之獸亦不敢育之于國言此蓋深說獒之不可受也林少穎謂今以西旅之獒畜之于國則是非土性而畜之矣以其如人心可使而受之則亦是以奇獸育于國矣此說極然太保既深說獒之不可妄受遂言人君不寶物而寶賢之效以勉武王使決意不受謂人君若不以遠方之物難得而寶之則不取于蠻夷而蠻夷見其不貪必悅而來服既不寶遠物則所寶者必惟在于賢才如是則賢才在位善政善教有以福于斯民不特遠人服而已雖近而中國亦得自安也蓋人君不甘心于遠略則不勞吾民而邇人自然獲安也林少穎亦謂人君既以遠物爲寶則遠人弗格如此則征伐之師長驅于沙漠而邇人受其禍矣意亦同此少穎又謂賢者之與遠物其所寶者若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以遠物爲寶則必有輕賢之心以賢爲寶則于遠物亦必不貴故虞公以垂棘之璧爲寶則視宮之奇若路人齊王以四賢爲寶則視徑寸之珠如糞土此說當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太保前告戒之意已盡。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謂武王自今以往。惟當早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有不勤之失。苟怠惰不勤。不能矜持細行。謂細行小節無益于德。而弗愼之念日積一日。必爲大德之累矣。譬如爲山。高至九仞。八尺曰仞。九仞則山將成矣。而所虧者一簣之功耳。則不足以爲山。蓋山高九仞。譬如爲德。功虧一簣。則譬如細行之不矜。山既高而以一簣之微而虧之。則不足以爲山。德既大而以細行之微而不矜。則爲大德之累。言此。蓋謂武王今開創大業。德威遠著。是德之已大而山之已九仞者也。苟以一簣之受爲無傷而不能自謹。則必虧損盛德。是德之累而一簣之虧也。其關于利害成敗豈不大。故太保既反覆言之。又勉之曰。允迪茲。謂武王信能蹈行此言。則君無玩好。而民遂得以安其居。而我周之子孫。亦可以世世王天下而無窮矣。蓋人君果能如太保所言。則必無喪國亡家之患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此亡書之序也。其次在旅獒之下。書既亡。序無所屬。孔安國附之于此。其書之大義不可得而知。唐孔氏順文而釋。謂巢國伯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食邑于芮而封爵爲伯。陳王威德以命巢君。旅陳也。史敍其事。故謂之旅巢命。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法度未盡得其條理。商民之附周者猶未固也。而武王遽有疾焉。周公恐其不救而成王以幼沖嗣位。已以冢宰聽政。則天下必危。故作册書以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既告之後。史官乃以其書藏于金縢匱中。至武王沒後。周公當國。三監流言。周公居東。天有風雷之變。王以天變之故。啓金縢之匱。以觀休咎之書。蓋國家有大册命。與凡卜筮之書。皆藏其中。每遇大事則啓而視之。今有風雷大變。故王啓匱觀書。因見所禱之册。有代武王之說。王始信周公有大功于王室。而二叔之言不足信。故此書始出于時史官以其出于金縢之匱。故其書謂之金縢。縢是緘也。蓋藏書于匱。其外以金縢之。若金鎖鑰之類。故謂之金縢。林少穎謂此篇皆載周公築壇卜代武王之死。末又載武王既崩。羣叔流言。與周公居東。及天變見于上。成王迎周公之事。則其書皆出于史官之手。而其序乃曰周公作金縢。與周公作立政無異者。蓋書序之體。亦有其篇雖非其人所作而亦謂之作者。如太甲三篇。首言太甲不惠阿衡。次言放於桐宮。終言悔過。伊尹奉以復辟。亦多是史官所言。其序亦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正與此同。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此金縢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武王以伐紂之明年。有疾而弗和樂。太公召公之意。以武王之安否。係天下之安危。將爲王敬卜于鬼神。以觀吉凶。故曰穆卜。穆者。敬也。是時周公已有請命代死之意。未欲使二公知己之欲代。故託辭而阻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漢孔氏以戚爲近。則戚有親近之義。故以訓近其意則謂武王若死。則與先王相近。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矣。其說迂回。鄭氏以戚爲憂。以謂周公內知文王有九齡之命。及文王有吾與爾三之期。武王必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戚我先王。信如此言。則是周公自知武王必不死。己之請禱。必不至于代死。今日之言。幾于挾詐而爲之矣。故不如澥博士謂。孔子答武伯問孝。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子有疾。必貽父母之憂。故周公謂二公若穆卜。則是以武王之疾憂我先王也。周公既以此言。却二公使勿卜。故自以請命之功爲己任。必謂之自以爲功者。功、事也。謂自爲己之事也。蓋三壇同墠。壇、封土爲之。墠、除也。蓋將告太王王季文王。故爲三壇。而三壇則同墠一地而爲之。蓋所除一地。共築三壇也。林少穎謂。天子立七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周公禱武王之疾于壇墠。禮也。然不禱去祧之壇墠。而設三壇同墠者。此禮之變也。蓋此書言公乃自以爲功。則是周公不爲武王禱爲身禱也。爲身而禱。則

于國之壇墠無所與禮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壇位向國而哭是古者有事于祖考則入于廟當無廟與不可以入廟則爲壇以祭周公以壇墠告先王亦若是也此說有理周公既爲三壇以禮三王乃于三壇之南更設一壇而壇面則向北以三壇坐北面南三王在上故周公自作此壇北面向之而立將告己意于三王也于是植璧秉珪以禮三王蓋圭璧皆所以禮神雲漢之詩曰圭璧既卒周禮典瑞曰四圭以祀天兩圭以祀地祼圭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則古者禮神兼用圭璧矣故曰植璧秉圭蓋璧則植之于壇圭則秉之于手必如孔氏謂璧則置于三王之坐而公自執桓圭也蓋此圭乃禮神之圭如四圭兩圭之類非桓圭故也既植璧秉珪于是遂告周公欲代之意于三王所謂告者卽史以册所祝之辭是也自此以上史官載周公禱三王之所自也然則謂之史乃册祝者蓋古者祝史之官將告于神必書其告之之辭于柬册然後讀之蓋謂史乃執册書而祝之也所祝者卽下文是也元孫謂武王也某亦謂武王也蓋周公禱于三王必稱武王名今史載其書故諱而代以某字蓋諱名自周始周之前則不諱如武丁盤庚之類皆名之而不諱也周公作册之辭首言惟爾三王之長孫某遇危厲暴虐之重疾將淪于死苟爾三王有不子之責于天丕大也謂武王以長子繼世有天下故謂之丕子周公之意蓋謂爾三王有責于上天必須長子死以償其責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也前言元孫此言丕子蓋自太王王季而言之則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則曰丕子其實一也周公既言己代武王之死于是遂言武王所以不當死與己之可死之意謂我之仁德如我考文王又多才力又多技藝可以事鬼

神故可以死而事先王若武王則不如我之多才力多技藝不能事鬼神故不可以死而事先王惟其不可以事鬼神故受命于天帝之庭以有天下使敷佑四方敷如敷納之敷謂敷布而納之則納之者非一人也敷布而佑之則佑之者非一方也蓋敷佑四方猶徧助四方之民也天既使之布以佑助四方之民故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地或爲天子或爲諸侯而四方之民莫不敬而畏之是武王不可以死而可以爲天子定四方也周公言此蓋深言己能事鬼神決可以死武王不能事鬼神而能爲天子故不可以死雖三王有責于天而己決當代之也然武王實非短于才藝不能事鬼神但周公方爲武王禱欲以身代其死故其辭不得不爾也林少穎謂周公代武王之死豈挾詐僞欲要天下之譽哉蓋深思遠慮懼夫武王既喪則周之社稷蓋岌岌矣雖己苟生無所措其身故甯己死而庶幾社稷之不危是以出于誠心而爲此禱也周公既言武王不可死而可以爲天子故又嗟歎而言之曰無墜天之降寶命蓋武王之有天下實天以寶命畀之若果以克商之明年而死則紀綱未立民心未固周之爲周必未可知天之寶命必不能保其不墜隕故嗟歎重言之者深知利害所係之大也武王果不死寶命果不墜則社稷宗廟有主而三王之神靈可以永遠有所依託有所歸宿周公言之及此則其情之迫也可見矣三王雖死得不爲之動心乎故周公遂言今我卽命于元龜元龜大龜卽就也就龜聽命也蓋三王既死不可以言語接故周公于是就龜以聽命謂爾三王若許我以代武王之死則我當以此璧與珪而歸俟爾三王之命謂得三王有令代死之命卽死而以此事鬼神也爾三王苟不許我

代武王之死。則屏去其璧珪。自後不復事三王矣。此蓋周公激切之辭。非謂武王苟死則周公果不事三王也。祝史既告周公之辭畢。于是乃以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之兆皆吉。故曰一習吉。與習坎之習同。坎、險也。因險設險。謂之習坎。則習之訓因也。謂三龜皆相因而吉也。三龜既相因而吉。于是啓其鎖鑰。觀其所藏卜筮之書。而卜筮之書亦皆是吉兆。故曰乃幷是吉。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周禮所謂三兆。卽此所謂三龜。蓋每兆自有一龜也。周禮所謂頌。卽此所謂書。春秋所謂繇。亦此書也。卜之既吉。視其卜書。又吉。故周公于是言曰。體王其罔害。蓋謂視此兆體。王必無害。不至于死。我小子新受命于三王。謂卽龜受三王之命。已許武王不死。使之爲永遠終久是謀。蓋謂不死而能爲周家長遠之計也。我今于此當有所待。故曰茲攸俟。蓋謂周公初禱于三王時。謂爾三王若許我以死。而武王得生。我則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今卜既吉。而武王必可瘳。則周公請代之說。三王已從之矣。故欲于此俟其代死之命也。然王卒瘳而周公卒不死者。蓋請代王死。周公之本心。王瘳而周公不死。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周公既欲于此待死命。則又曰我必死矣。三王必念我一人武王。假之以年矣。故曰念予一人。公于是自壇墠之所而歸。祝史乃納其禱死之册於黃金所縢之匱中。蓋祝文依故事。凡大卜之後。所祝之策。必納于此。非周公私意也。林少穎謂。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心忠矣。然必縢而藏此書者。非欲藏之爲異日之觀也。蓋古者卜龜既畢。必納其書于匱。從而縢之。異日將有大卜。則復啓焉。不然則否。此故事也。周公卜于三王。啓

綸見書則是既啓金縢之匱矣故既歸祝史則以故事納其册于匱中復緘之爾非周公私意王翼日乃瘳蓋謂納册之明日而王之疾乃瘳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册藏之金縢之匱雖同僚如太公召公且不及知一時祝史與執事于壇墠之下知其說而公又命史勿言則其事甚密矣苟非武王既死三叔流言誣周公周公居東天大雷風王以故事啓匱觀休咎之書則其事亦無自顯于天下後世故作書者前既敘周公請禱之由與所祝之册及卜吉王瘳之事故此遂言此書所以發露之意蓋武王自周公請禱之後其疾則瘳既瘳之四年乃死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嗣王則亮陰不預事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武王大封同姓管蔡霍皆就封于外惟周公以德留相朝廷故武王既死周公乃冢宰攝政當國管叔以其爲兄不得位冢宰而周公乃以弟居己上故與羣弟蔡霍二叔使羣

不逞之人宣播其言于國中謂周公將因武王之死成王尚幼己攝大政遂奪其位爲不利于成王謂之流言蓋謂自彼播其言而流入于國中若流水然故曰流言所謂國卽鎬京也成王此時尚幼故稱孺子孺稚也猶言稚子卽幼少也林少穎推廣二孔之意謂周公以冢宰攝政而有流言之變者蓋商人尊親兄死則弟立及武王崩成王幼冲周公以聖德聞於天下自商禮言之則周公當立今立成王而周公相之商人固不能無疑況管叔于周公爲兄周公昔爲相於朝管叔已有不平之氣今又攝政宜其唱羣弟以流言挾武庚以叛周而周人殷人靡然從之此亦有理周公旣居可疑之勢而羣叔流言適又如此則成王實不能無疑于周公故周公于是不顧兄弟之親而欲以法治此叛黨故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蓋管叔爲此流言陷害周公將使成王疑周公而去之而彼遂得以潛結成王之知而陰竊其國柄如此則周之爲周未可知矣周之爲周旣未可知則先王所以望周公者周公將何以報稱故周公不顧兄弟而法誅之者蓋以存周也周存則可以告我先王周亡則周公異日何以見先王于地下故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者亦猶宋穆公所謂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也周公旣以此言告之二公于是遂率兵東征其居東至于二年然後武庚三叔咸伏其辜故曰罪人斯得而鄭氏乃以前辟爲避謂周公遭流言出避居東都及王遭天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然後攝政方始東征信如此說則此篇自歲則大熟以上其事皆在大誥之前矣況周公旣出避則至于罪人斯得其說不行乃又爲之說謂周公出避于東都其黨屬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

所得而誅之。故謂之罪人斯得。而又以公爲詩以貽王者。乃救其屬臣使勿奪其官邑。夫周公之黨豈可謂之罪人。則其說之陋。自可不待攻而破矣。林少穎謂。周公以殷人叛。恐其禍蔓延于天下。遽起而征。而其得罪人乃至二年之久。則其東征也。雖曰爲社稷而重傷天倫。則誠有不得已之意。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其事一也。蓋紂、君也。武王以臣而伐之。管叔、兄也。周公以弟而誅之。雖其終也不得不伐。而皆有傍徨不忍之心。此聖人忠厚之至也。此意極當。周公居東二年。雖以兵誅管蔡。而罪人斯得。而成王疑公之心則猶未釋。故遂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以明己勤勞王室之意。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此意謂鳥有巢。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取我子矣。不可毀我之居室。我于子非不愛也。甯亡子而不可亡室者。惜巢之甚也。其意謂己之東征。惟思王室之不安。亦如鳥之惜巢也。其下章皆言作室之艱難。以喻周家積累之勤。故不得避小嫌以自全。則周公之憂王室也可謂至。而欲成王明己意也亦切矣。奈何成王暗昧。猶未能明周公之志。而其心亦漸知周公之決非不利己者。故雖前日欲有誚責周公之意。至此亦未發。故曰王亦未敢誚公。夫周公居可疑之勢。而管叔播不根之言。成王于此實不能不疑。而公乃不待成王覺悟。遽居東而征之。雖遭流言之變。而益以身任天下之重。曾不自沮而爲身謀。直待罪人斯得。然後方爲詩貽王。以明己意者。蓋機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成王自公貽詩之後。雖未能盡明周公之意。然已漸悟公決非不利孺子。故未敢誚公。而是歲之秋。百穀大熟。未曾穫刈。天忽雷電大作。又繼以風。其禾盡爲風所偃仆于田畝之中。雖大

木亦皆拔焉。周邦之人。覩其天變。皆大恐懼。王不勝其憂。于是大夫盡服皮弁之服。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承天變。故質其服也。以啓金縢之書。蓋將啓緘取卜筮之書。將命龜以卜吉凶。乃國家遭變之常。然是時啓緘之際。則猶未卜。乃得周公往者所自以爲己任欲代武王之死之說于金縢之匱中。蓋因欲卜而偶得其書。非有意取而觀之也。此周公之忠誠上動于天。而王乃不知。故天之動威。乃欲王因變啓匱。遂以顯其代死之事。以破成王之疑也。太公召公時亦與王同在啓匱之所。故當時周公之請禱所用諸祝史之官。與百執事于壇墠之下之人。蓋國家有卜筮。此諸人必預執事。周公昔卜于三王。此諸人既在。今日將卜天變。故此諸人亦隨王在啓匱之所。王與二公乃因而問之。此諸人乃同辭而應之曰。信有是事。又繼之曰噫。不平之聲也。蓋流言之變。舉朝雖不知。此諸人實知周公此事。決非負國家者。但周公有命。使不得妄言。故不敢言耳。然其心常不平其事。故因王問而發爲不平之歎。且言公有命。故不敢妄言耳。唐孔氏謂二公與王若同問。則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嘗廣其意。蓋二公雖不知周公請死之事。亦知周公決非不利孺子者。但衆言殽亂。未可遽以言語下。至此偶見此書。益知周公之忠誠。且可以爲辭。故喜于其心。首發其問。而王乃繼二公而問。故言二公及王也。王既見此書。乃始知周公之忠于國家。雖死且欲以身代之。既請之後。又祕其書。不容人見。雖一時執事者。又戒使勿言。則心決非沽譽要名。乃實切切于國家者。故于是大悟。執其書以泣曰。我始啓匱。將以卜天之大變。今不須敬卜也。啓匱而得此書。乃天動其威。怒使發此緘。因其書以彰周公之德

也。故言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室如此之至。但我幼冲人不及知此事耳。今日風雷之變。乃將以此變使我啓緘而卜。因得此書。以彰周公之德也。惟我小子今當改過自新。迎公以歸。況我國家于褒崇賢者之禮亦宜如此。于是出郊者。將以郊迎周公也。先儒以爲郊而謝天。誤矣。王既出郊。于是天乃降雨反風。反風、謂若先東風今則西風之類。至向者所偃之禾。皆爲反風所飄。盡起而不復偃。是天以王能明周公之心。故以反風顯之也。先儒謂天人之際甚可畏。信乎其可畏哉。二公于是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之禾。皆盡扶起而築之使殖。是歲乃果大熟。先儒以此起而築之爲起木而築。然觀上文言禾盡偃。下文言歲則大熟。則此大木所偃乃謂禾盡偃。今反風既盡起之矣。其爲大木所偃而不能起者。則命邦人扶起而築之。故歲乃大熟。故知此當是起偃禾。非起木也。況大木既拔。則難以起而築。亦未必生。故當爲禾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漢孔氏以三監爲管、蔡、商。其意管叔、蔡叔、武庚、共監商民。唐孔氏遂按地理志。謂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然按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則監者乃監武庚治殷民。蓋以武庚紂之元子。恐其痛社稷隕滅。時伺國家之便以逞其志。故以管叔監之。故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是武庚爲諸侯。天子

別有三大夫爲監故謂之三監不當以武庚預其數也然則所謂三監者當依鄭康成謂管蔡霍是也夫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以此觀之則康成說信矣此書之作蓋武王既崩周公以冢宰居攝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如古亮陰之禮而管叔居外不平其事乃與蔡霍二叔唱爲流言謂將不利于孺子乃挾武庚以叛王室武庚既反而淮夷亦繼以反周公于是以成王之相自往東征將以黜絕有商之命先以其將伐之意大誥于天下故其書謂之大誥則此名篇之意但篇內大告爾多方之句以標之耳非有他意正如大會孟津以誓師故其書爲泰誓意同此也漢孔氏乃謂陳大道以告天下故名書爲大誥且謂其首言猷猷者道也是皆求之太過者也此書之作乃周公欲東伐時所作卽金縢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時所作也所謂相成王黜殷者非謂周公相成王同往東征如伊尹相湯伐桀也特三監反時周公時爲成王相奉命而往非相成王以往也林少穎謂武王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是有疑之之心也疑之而遂封之者武王之不得已也湯之伐桀桀舍其社稷竄于南巢湯于是置而不問而夏之都邑無復夏之子孫故于湯誥之序卽曰湯旣黜夏命武王之伐紂也其心無以異于湯之于桀非有殺之之意不幸而紂之前徒倒戈自相屠滅幷及于紂不得已而封其子于故都及武庚之叛自絕于周于是始有黜殷命之志故此篇之序所以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此說大有理此序言淮夷而逸書之序又言成王踐奄淮夷是總一國奄其屬也蓋徐奄之地與淮夷相接故也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玆不忘大功

此大誥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當管蔡挾武庚以叛之時周公實以冢宰攝政天下之事皆決于周公則夫合邦君御事于朝而告之以黜殷之意者周公之任也然政雖總於周公而周公上有天子號令雖由己出必稱王命以告之此大誥雖周公之言所以必言王若曰也所謂王若曰猶言王之意如此言也此篇言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徵子之命言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士言猷告爾多士多方言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孔氏以猷訓道謂以道告之徐須江則謂商墟之民染紂之惡淪肌浹髓又重以三監之變去道遠矣故四篇皆稱猷此皆曲爲之說惟林少穎謂猷者發語之辭也堯典曰咨汝羲暨和舜典曰咨十有二牧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汝衆曰咨曰嗟皆發語之辭也蓋咨之字至夏變爲嗟猷字正與咨嗟同竊意至周或變爲猷矣按爾雅猷訓最不一或曰謀或曰言或曰已或曰可或曰圖豈但訓道而已此所以知其爲發語之辭也但不敢指爲何訓耳此說甚然蓋周公將告多邦于是先發語言猷我大誥爾多邦之君及爾衆治事之臣弗弔當作相弔之弔其訓爲恤先儒于此篇與多士君奭言弗弔乃作的字其訓爲至謂周道不至要之訓恤者其義爲長按春秋左氏成七年吳伐鄫季文子曰夷狄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王子朝告諸侯曰天不弔周則弔之爲恤明矣周

公之告。蓋謂我不爲天之所弔恤。今天降下凶害于我周家。謂武王遽喪。不少延其命也。先儒以不少爲絕句。以延洪屬下自爲一句。其曰不少也者。謂三監及淮夷並作。故謂降災不少。延洪、則謂其害甚延洪大。然據此意。乃是方說武王之死。成王以幼冲繼立。恐弗能濟。未及三監淮夷作難之事。故知此不少延。當是說武王定天下之後。未能久享遽然而死。不得少延其命。故謂之不少延。武王遽死而不少延。于是大自思惟。我以幼冲之資。繼嗣無疆之大歷大服。幼、謂年幼小也。沖、童也。謂體尙未充也。嗣大歷。謂自后稷至今日。歷年之久。而已乃嗣之。是嗣大歷也。嗣大服。謂自后稷至今日。其事非小。而已嗣之。是嗣大服也。既繼大歷服。則當有明哲之德。以盡爲君之道。今乃知識未達。而尙不能造于知人之哲。分別邪正。以迪人于安康。則人事且不能知。況曰其能至于知天之命乎。成王既自言人事尙不能盡。況能知天。故遂言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已者、語辭。如語所謂已矣乎。言已我惟小子。今日以沖人居尊位。以涉度淵水。心實危懼。惟日夜求我所以難濟之道。敷布其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于此。不忘其莫大之功而已。蓋武王受天之命有天下。其功甚大。在成王繼之。實不可忘之。故也。所謂賁飾之事。卽制禮作樂。頒度量等事故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成王上既言天降威而武王死。已以幼冲嗣位。日夜恐懼。求其所以濟而未得。于是言我不敢閉藏上

天所降之威。蓋武王之死。乃上天之降威于我國家也。今既遭此天威。乃不敢閉藏隱匿其事。恐禍難之來猶或未已。乃用甯王所遺與後世所寶藏之靈龜。卜以觀吉凶。以龜能紹天之明。故己乃卽龜以受命也。蓋天之吉凶。示人雖明。而其道遠。非紹介以傳意。則人莫曉。惟寶龜之神與天相通。觀龜吉凶。則知天意之向背。是龜乃能紹介天之明命也。惟其能紹介天命。故成王所以卽而受命焉。此篇所謂甯人、甯王、甯考。皆謂武王。以成王于武王爲考。故當爲武王。若謂文王。則誤矣。蓋此篇雖出于周公之口。而實以成王爲辭。故知甯考當是成王指武王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卽寶龜所告之辭也。蓋古者卜筮有此一兆。則必有一兆之辭。如孝文占其兆之辭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其辭亦此類也。蓋成王旣用甯王所遺寶龜以占休咎。而兆乃謂將有大艱難之事及于西土。西土之人亦因此擾擾而不安。則三監武庚之叛雖未形。而其兆已預于龜卜之間矣。成王旣言龜卜之辭謂我周家當有大變。于此果然蠢蠢而動。謂三監武庚等之變果作。而龜之兆果可信也。殷小腆。謂祿父方小富厚也。誕敢紀其敍者。謂不自度。乃敢紀其旣亡之敍。謂將復興商業也。然其所以敢妄如此者。亦見天降威于我周家而武王死。國有此疵病。民將不康安。故敢妄言謂我將紹復湯業而反以周家鄙也。蓋昔商爲王。周爲諸侯。是商爲都。周爲鄙。今周旣爲王。則周爲都矣。而祿父乃欲復商而更以周爲諸侯。故言予復反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

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成王既言武庚有反鄙之意遂言我周家得天人之助不可以不伐謂今武庚蠢動于商郊今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輔翼以往敉甯武事所圖之功敉撫也甯安也謂撫安之也武事所圖之功謂天下也蓋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今武庚實蠢動故成王東征之者將以撫安之也先儒以十人不從叛逆來爲我佐其意則以此十夫自武庚叛所而來攻如高祖伐陳豨得趙四人侯以千戶蓋欲因此以收人心雖有此理然又言民獻十夫予翼不明言自彼而來亦不必如此說只是得人之助自足以破敵不必拘在此與在彼也成王欲伐武庚而得十賢之助則舉戎兵大事可謂美矣況朕之卜于三龜而三龜又且幷吉則又得其天心矣既得人心又得天心則周必勝而商必亡矣三龜卽周官太卜之三兆各有一龜也然既言用甯王遺我大寶龜此又言朕卜幷吉者蓋前言用寶龜乃武王崩後成王乍罹大變恐以沖人嗣立弗克負荷故卜于龜以觀吉凶而龜辭有大艱于西土之說已而武庚果叛今又將往征之故成王又以卜龜決以勝負而三龜又幷吉故成王決意東征是前之用寶龜乃卜于武王既崩之後此云朕卜幷吉乃吉于將征武庚之初也先儒合以爲一誤也成王謂我之東征十夫予翼既得人助朕卜幷吉又得天心故我于是告我所親友之邦君及尹氏謂庶官之正也以及庶士御事謂以上中下士爲王治事之臣也曰我已得吉卜謂朕卜幷吉也我今欲以爾之庶邦伐義與兵以

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武庚也。而爾庶邦之君長。及于庶士御事之臣。無不以言復于我曰。興師伐殷。其事至難至大。不可輕動。今日西土之人所以不靜者。雖由武庚之叛。而其源則在于王之宮與邦君之室。不可以不自反。其意蓋武庚所以敢叛者。由三叔以骨肉之親離間王室。是其釁端實兆于王宮邦君之室也。且謂于我小子之身。惟當成其敬道以修己而已。不可以征伐。王何不違卜而勿休。故曰王害不違卜。此害如詩害澣害否之害同。先儒乃謂成王之意。謂汝邦君言民之不安者。亦惟在我天子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然。然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謂今決不可違卜。據此意。則不可征王害爲一句。不違卜爲一句。是其言乃成王自言己意。非成王叙邦君之言以告之意。既迂迴又與上文不相貫。故不敢從。王氏雖以此爲成王叙邦君之言以告之。然又以王害不違卜爲邦君之意。謂王之害在于不違卜耳。欲王違卜而不征。夫卜所以決吉凶。豈可謂從卜則爲害。非立言之體。但言王何故不違卜。則有味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成王又謂。我以衆人謂其事艱大。不可輕動。故予沖人長思其所以爲艱難之說。遂發嘆而言曰。嗚呼。武庚之叛。而我征之。信蠢動其鰥寡之民。可哀也哉。蓋興師之際。鰥寡之民實被其害。故也。然我繼世有天下。爲天子。則天吏也。故爲天之所役使。造爲也。今日之事。天實以其事之甚大者遺我身。事之甚

艱者投于我身。故仗義往征者。于我沖人非自恤也。實天之以是遺我也。今日既已如此。然自義言之。汝邦君及爾多士尹氏治事之臣。當有安慰我曰。無大畏慎于所憂恤之事。謂東征乃朝廷憂恤之事。不可過慎退縮而不敢進。慫慎也。惟當張皇六師。仗義以伐。不可不成此安甯天下之考武王所圖之功。蓋武王滅商。定天下。其功已有次第。今武庚自尊大。有反鄙我周之意。苟縱而不誅。則武功豈不岌岌乎殆哉。故成王謂我東征雖不能不蠢動鰥寡。而實所以成武王之功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甯王。與我小邦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成王以義責邦君衆臣不能安相我心。協謀共大事。故自嘆曰已乎者。謂汝衆臣既不與我同心。我亦已乎。無可奈何也。汝衆臣雖不與我同心。然我小子既行卜吉。則上帝之意已許我削平僭叛。我實不敢廢上帝之命。必往東征。況我國家肇造之初。天休美于文王之德。使之自諸侯之小國而興。甯考武王。尚且惟卜是用。不敢替廢。謂若泰誓言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即甯王惟卜用也。我甯王肇造大業。尚惟卜是用。今日武庚之叛。朕卜幷吉。是天已明相助我民。況我亦惟卜是用。則決意往征。又何疑哉。蓋深言卜之決不可違。于是又嘆而言曰。天道甚明。而可畏。今卜幷吉。是已弼我大大之基業矣。我其可違哉。又所以申言其卜之不可違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甯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肆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

此言王曰。又是一節告戒之辭。非與上文相聯爲一時之言。蓋周公當時此言。非如今日制誥。作一篇文于殿庭間歷歷告之。乃如今人以是語相告。說一節了。又說一節。故凡一篇之中有王曰。皆又是一節之言。非相屬如今人之爲文也。周公上一節乃深言卜之不可違。此一節乃力言東征將以成武王之功。終武王之業耳。林少穎謂管叔挾武庚淮夷以叛。其志不細也。縱而不誅。則猶養疽囊焉。不知其將潰而發。御事邦君不肯從周公以征。而苟一時之安。使周公驅之以勢。脅之以威。夫誰敢有異議。然周公則不忍劫其不服之心而強使之從事。其所以告諭者。反覆宛轉。欲曉其不服之情。使之釋然以醒。然後與之東討。故曰弼我丕丕基。以王陳述東征之不可以已。卜之不可違。命之不可替。與武王之功不可以不成者。其言詳而明。嚴而盡。而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于更端其語以告諭之者。蓋曉譬未喻。不得不然。乃古人忠厚之至也。其言然哉。周公之意。蓋謂爾庶君及爾御事。皆舊有位之人。親見我武王勤勞定天下。故言爾爲舊有位之人。大能遠遠思省。知我武王當時建立若之何其勤哉。今日武庚之亂。乃天之閟毖我成功之所也。上閟訓閉。有祕密之義。下毖訓慎。蓋武庚之亂。天將使成王削平。雖曰僭叛。實成王成功之所也。此成功之所。天實密有以毖慎之。猶言陰相也。天既密有以慎我成功之所。而非輕易。我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極、盡也。卒、終也。謂盡終武王所圖之事。謂武庚之叛。是武

王謀事猶有未終者。今日決意往征。是盡終其事也。惟成王之意在于盡終武王所謀之事。故邦君御事不肯從命。成王所以大化誘之。使必從化。如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之化同。誘如論語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之誘同。皆漸以教飭之。非迫之使從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者。此成王又言天之輔我至誠之人。其冥冥之中已有一定之辭。今考我民。如十夫之予翼。則天之辭可見矣。天之所以輔我至誠者如此。我何敢不于前甯人而圖其功所之終乎。所謂圖功之所終者。亦謂誅武王則前人之功可以保其善終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其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者。此成王又謂今日武庚之亂。乃天用此勤勞毖慎我民。使之因此可畏之事而復知所以憂懼。如有疾之人。因有疾之故。而節飲食。慎起居。不敢自恣。天意既如此。我何敢不于甯人所受之休美而畢之乎。所謂畢者。亦圖終之意也。成王之言凡三節。一節謂天密有毖慎。故我不敢不盡終前人之事。一節謂天之輔我至誠。不徒輔之。且有可見之辭。考民言可見。故我不敢不圖前人功之所終。一節謂天不特輔我而勤勞毖慎我民。故我不得不畢前人所受之休美。辭雖三節。其意實不大相遠。但周公叮嚀之意有加無已。故詳復如此。唐孔氏謂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當終前人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叮嚀以勸民耳。此說是也。此一段。先儒釋之皆相類。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說者不同。孔氏連上大化誘我友邦君。謂此忱辭即化誘之辭。言我化誘之辭。皆誠實之辭。天實輔之。所以成我民。審如此說。則天之相成王東征。乃在邦君不從命。成王既化誘之後。前此天未嘗輔也。其說有害經意。故不敢

從一說又謂我有誠辭天實輔之天之輔人當自乎心不在區區言語之末故此說亦無意義不如天之輔至誠已有辭矣其說頗安雖天不能諄諄然命之然詩言帝謂文王蓋謂若有言然此成王所以繼以其考我民者蓋謂天之輔至誠之人若有辭于冥冥之中考之民之向背可知其言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甯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成王又更端以告之也若昔朕其逝者孔氏謂順古道我其東往征矣然成王東征本意只是謂天下叶贊不可不往初無順道之事故不當以若昔爲順古道蘇氏謂若昔朕其逝者謂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日者以言艱日思也此說極然但以若爲如我本意至若字則屬下句昔者朕其逝其語言杌隉不安不如謂若昔朕其逝者謂如我昔者之本意則我已逝矣所謂昔者猶言前者即謂初欲東征之時也成王之意謂如我昔者初欲東征之時其仗義決往我已逝之久矣所以遲遲未行者朕以言艱之故日思之于心故至今耳我今思之于心今日之事正如作室菑田之事父欲作室家既以底定其高下向背之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構結其屋乎又如耕田父以反土而菑菑謂去草也一歲爲菑二歲爲畬其子乃不肯爲之播播布也謂布而種之也況肯俟其成熟而刈穫之乎父之作室既定其法父之治田既去其草則父可謂敬其事矣而子乃不肯堂不肯播則是不能繼父之志述父之事矣其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業乎必自謂不幸而無後也故繼之曰厥考翼其肯

曰予有後弗棄基成王言此蓋謂武王定天下大業立綱陳紀如作室之定法如治田之已菑今三監武庚之亂我不能討平以安社稷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肯延延緜緜傳基業于不朽乎如是是武王已敬其事矣而我不能繼之使武王之靈見之其肯自謂其有後不棄基業乎必自歎其無後矣惟其如此故成王所以自謂我何敢不以我身撫安武王之大命謂伐武庚安周室也成王既以身任東征之責故又設譬責邦君衆士之不從謂譬如爲人父兄乃有朋友伐擊其子凡民之見之者雖有勸止之方且涵養其勸之之心坐視其伐而不肯救父兄譬王朋友譬三監武庚子譬東西土之民其民養其勸弗救之者民猶言凡人也譬如邦君等謂今成王在上而四國乃敢肆叛擊伐其民所謂邦君者固當有以救之而乃重于興師是猶見人擊子雖欲勸使勿擊今乃憚勞遂涵養其勸心而不肯救也其可哉此蓋責邦君不肯東征救民之災也蘇氏之意亦不異此但以民養謂如斷養之養謂朋友伐父兄之子爲斷養者方且勸其擊伐而不救其意亦通姑存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成王又更端以告邦君也肆陳也欲其陳力共往故先歎而言肆哉謂陳力決行也哉爾衆邦之君及爾治事之臣爽明邦國使無疑謀者由于哲人蓋朝廷有大議論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彼以爲可此以爲否紛紛交錯不能決定苟非有大過人之哲足以決定大計則安能致邦之爽明無疑謀哉成王

言此。蓋謂今日武庚之亂。天人共怒。雖邦君御事。且不能無疑。惟彼十人。獨能啓迪。以知天命所在。毅然而至。輔我以往。以決在廷之疑。可謂爽邦之哲人矣。故成王言爽邦由哲。所以繼以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既言此十人能知天命。輔我東征。遂欲責邦君不能相從。謂若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謂武王之初。以至誠爲天所輔。自諸侯而起。克商以有天下。爾于彼天輔至誠之時。尙不敢改易武王所頒之法度。謂進退皆聽武王之命。不敢少違。矧今日天降罪戾于周邦。謂武王在位不久而死。而彼造作大艱難之人。謂三監武庚之徒。大鄰近相胥殺伐于其居室。謂作亂于其國。爾豈不知天之命我周家亦不敢改變乎。是十人之不若也。蓋言武庚雖一時肆虐。蠢動王室。而天命蓋在周而不在彼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也。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甯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成王既責邦君不知天命。不能從我。故又言。我之責汝。非妄言輕發。我庸長永思念于心曰。天之喪殷。若稼穡之人。其治田也。必欲盡去稂莠。芟夷蘊崇。勿使再生。前者武王伐紂。是猶穡夫已去草于其始矣。若其遺根餘孽猶有存者。實不無望于我後人終其畝而盡去之。蓋武王既誅紂。其餘孽武庚。更生凶惡。若終以去之者。實成王之責也。故言予曷敢不終朕畝。成王既言天命屬周。身當滅武庚。故又言今日滅武庚。所以得吉兆。可以必誅者。亦天以此休美于我前甯人武王。故雖處禍亂。而可以必勝。我何以至此。故曰予曷其極。謂至也。今日既是天以此休美于前人。非我後人所能至。故卜之吉也。敢不

往以從之。既言卜敢不于從。又言率前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者。蓋謂今日東征之舉。將以率循武王有指意之疆土。蓋先王建立疆土。皆有指意。今武庚作亂。是不能守前人之指意。至于叛逆。我今將率循之。雖不卜。亦當決往。況今卜之于龜而三龜又皆幷吉乎。惟其幷吉。故我所以大與爾衆邦。決往東征也。成王既告庶邦。使又往東征。又恐其猶有狐疑。故又戒之曰。天命弗僭。卜陳惟若茲。謂今日天命已一定。決不僭差。卜之所陳。惟如此而已。汝不可不從也。先儒以予曷其極卜爲一句。以敢弗予從爲一句。謂前人膺天休命。惟卜是用。我何敢極窮其卜而不從乎。此說迂回。故不敢從。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林少穎謂。孔子言微子去之。則微子當紂之時。蓋居可疑之地。不可以諫。已去商矣。雖去商。然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商。痛社稷之無主。乃始抱祭器歸周。左氏載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蔡世家。亦謂武王克商。微子啓乃持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右牽羊。左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位。此二說皆謂微子去商歸周。在武王克商之後也。然雖歸周。武王猶未封之。但復其舊職。使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前所謂復其所。復其位者。是也。蓋微子在商。以子爵食邑于微。故謂微子。至武庚作亂。成王殺之。然後始封微子于宋。以續殷後。而樂記

乃謂武王克商既下車立殷之後于宋誤矣蓋湯之伐桀既勝之後桀走于南巢湯放之使之保有南巢卽其地爲侯子孫相繼以守祭祀故桀之故都不復更立其子孫是以湯自勝夏而歸已謂之黜夏命今武王之伐紂其志亦欲如湯之放桀苟其能自竄于遐荒則亦卽其地而侯之不幸而殷人倒戈自屠幷及于紂武王之本志無以自明故使其子武庚因其故都奉其祭祀以致其不忍之意因使三叔監之故武王克商之後惟言武王勝商殷殺受立武庚未言黜殷命也迨武王死後三監挾武庚以叛王室是其縱惡自絕然後周公興兵滅之而朝歌之地不復以立商之子孫而殷命至是始黜故大誥言將黜殷而此序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蓋殷命既黜武庚既殺而成湯之祀則不可以絕故封微子于宋所以存湯祀也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微子之命四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王若曰謂成王之言若曰乃史氏之記也諸篇皆然此言雖出于周公然成王爲君不得不言王若曰也猷者發語之辭也殷王元子者謂微子乃殷王帝乙之首子也其母未立爲后生微子既立爲后生紂故紂爲嫡而立微子乃其庶兄也蓋成王將封微子于宋故發語曰猷以殷王元子呼之自此以下則言其所封之意也惟稽古崇德象賢者謂王者立先聖王之後爲侯以奉祭祀乃古之道也今成王稽考于古有崇德象賢之法所謂崇德者謂先聖有德不幸絕祀故立其後爲侯以奉祭祀所以尊崇其德也所謂象賢者謂立此人爲先聖之後以奉祭祀者以其

賢能象于先王也。象、似也。猶易象之象。成王言此。謂我稽于古。有崇德象賢之法。今湯德如此。義所當崇。而微子之賢。又能象其先世。此所以封于宋。而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也。林子和謂。立微子以爲殷後。以周室而言。則爲稽古。本湯而言。則是爲崇德。自微子而言。則爲象賢。此言是也。林少穎謂。自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此則言所以稽古者當如此也。自嗚呼乃祖成湯至德垂後裔。此則言湯之德不可不崇也。自爾惟踐修厥猷至尹茲東夏。此則言微子之賢不可不立也。其說亦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謂王者必有一代之制作。後王既革命。則必更而新之。不復相因襲。然亦不使其湮沒廢絕。故因其統緒之傳。而立其子孫之賢者。使承其禮物而不廢失。以存前代之制作。今成王命微子。正將使之統承成湯。修治其禮物。故告之以此也。禮物即一代之制作。所爲禮樂服色等也。成王之立微子。既欲存先代之制作。故亦以客禮待之。有不臣之義。故曰作賓于王家。左傳謂。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或膰或拜。皆賓之意也。然其賓之。亦豈一再傳而已也。蓋將使之與國皆休。永世無有窮已。言將與周同其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成王上既言命微子侯于宋。以奉湯祀。于是遂言湯之功德如此之盛。而微子能繼其德。實當爲商後而奉湯祀也。前所謂崇德象賢者。此也。嗚呼者。成王將稱湯德。先歎而後言。重其事也。謂汝祖成湯有

齊聖廣淵之四德。齊裴氏訓速。杜預訓中。蘇氏訓肅。然記言。齊也者。齊也。則齊有齊肅之義。故當訓肅。齊則無所不敬。聖則無所不通。廣則無所不容。淵則無所不測。惟湯有此四德。故上天眷顧佑助。而湯大受其命。以有天下。湯既有天下。又能撫安其民。以寬仁之政。而盡除夏桀邪而不正。虐而不仁之惡政。故在當時實有功加被于天下。言無一人不蒙其功。而其盛德之餘慶。則又垂及于後世之苗裔。蓋言湯之功德。源深流長。宜其所以緜緜延延至今不絕也。湯之功德如此。微子又能踐履修舉其道。自舊有善譽。言非一日也。此正前所謂象賢之意也。而又儼恪戒愼。盡其孝道。以齊肅敬恭于神人。言幽不敢忽神明。不敢忽人也。此蓋指其抱祭器以歸周之爲也。惟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謂我實嘉美汝德。曰汝之德實篤厚而不可忘。上帝亦于是而歆享。下民亦如是而敬和。則其德誠不可忘也。我用是建汝爲上公。以正此東夏之民。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成王既告微子我所以立爾之意。故此遂以所當爲者告之。然所當爲者。以敬爲先。故曰敬哉。謂下文所言諸事也。往敷乃訓者。謂往就宋國。當敷布汝所以訓迪斯民之道也。愼乃服命者。謂所受上公之命也。蓋宋以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用天子禮樂。其他則否。成王恐其以得用天子禮樂。遂有僭竊之意。至妄施。如魯本以天子禮樂享周公。其終遂以如諸公之廟皆用之。故成王告微子。謂汝宋雖得用

天子禮樂于湯廟而自身當愼所服上公之命不可有一毫僭擬之失率循常法可也故繼以率由典章成王既戒微子使敷訓訓民又欲其愼所服之命而恪守常法故遂勉之曰能如此上可以蕃屏王室以維持其社稷遠可以光大其烈祖而發揮其道德下亦可以整齊所有之民使不越教令微子則可以永安在上公之位以毗輔我一人而後嗣則可以長有國家皆享汝之盛德謂因汝遂世其國故享汝德也如此則萬邦皆以汝爲法是自使我周家與汝相親密無有厭斁之時也卽有客所謂在此無斁者是也夫成王告之之辭旣畢故又歎而遣之曰往卽乃封惟當思所以休美其職無廢我所命之言可也微子命之辭止此下乃亡書之序附見于此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此亡書之序也其次在此故附此篇之末唐叔成王母弟也後封于晉唐孔氏謂得禾之時未封蓋得禾獻諸天子天子卽命以此禾歸周公故知其未封使其已封則守土之君不當爲王將命以歸周公也其曰唐叔者蓋敍書之人從後稱之耳此書旣亡其義不可得而知但二孔順序文而釋之謂唐叔于岐內食邑得禾于異畝壟上而同穎穗以其有異故拔而貢于天子成王以爲周公德之所感致天下有和合之象也時周公東征未反王遂命唐叔以其禾迎周公自東而歸史敍其事故作歸禾之篇謂以禾歸周公也周公旣得成王所命己歸之禾乃陳天子使以命己之意而作嘉禾之書謂是禾之生本乎君有嘉德也此二篇皆周公猶在東時所作而次于微子之命者蓋周公旣殺武庚卽于東方

用王命立微子。當是既命之後。王乃以禾而歸公也。不然。何以次于微子之命下哉。

尚書詳解卷十九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既克商、封弟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相紂子武庚、治殷餘民、封叔旦于魯、爲周公、封叔振鐸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處于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國、至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東征、誅管叔、黜絕殷命、然後以其餘民封康叔爲衞侯、是康叔者、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周公封之之日、告戒之辭、至于再三、史官錄之、以其辭多、古者竹簡編書、言多、非一簡所能載、于是分爲三篇、首則以其書主于告康叔、故謂之康誥、次以其書皆說紂淫酒而民化之、今日當有以禁之、故謂之酒誥、終則以其書有若作梓材之言、故取二字以名篇、謂之梓材、此三篇皆告康叔、故共一序也、林少穎謂、書序之體不同、有每篇自爲一序、有三篇而一序者、蓋古者史之記載、皆以簡册、所載不可以繁、故有一簡不能載、則或析而爲二、或析而爲三、愈多則愈分、雖其篇帙之分、而所作之由則一、此所以異篇而共序也、然其所以分之、則或因所作之時、或因所陳之事、如泰誓三篇、上篇是將會孟津時所作、中篇則入河朔時所作、下篇則大巡六師時所作、故此三篇則因所作之時而分也、今康叔之命、乃一時所作、非如泰誓作于三日之間、可以時分、故因其言之不同而分之、前篇泛告以德刑之說、又

是始告康叔之言故主名爲康誥至酒誥則以戒其無湎于酒故名之爲酒誥梓材則戒以匿瑕含垢且其中有若作梓材之句故以名之此則以事分之也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按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征遂誅管叔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于衞七年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則是康叔之封蓋在于營洛之前數年也是故此篇之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則是周公既誅管蔡卽封康叔明矣然此乃首言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遂言五服諸侯咸在周公乃大誥康叔以治道以此觀之則又自營洛邑而後誥康叔也學者多求其說不得如蘇氏諸儒皆以爲洛誥脫簡愒在此唐孔氏則又謂周公三月滅三監康叔之封實在七年營洛之後其間未封康叔之前又別使人鎭守則封康叔實非營洛之前與史記所載及序文實相牴牾惟王博士謂四國既誅商地既定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宅洛邑乃其事序也此書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然後繼以告康叔之事者蓋封康叔之事在卜洛之前而告康叔乃在作洛之際當其營洛則四方之民與夫五服之君莫不咸在王者將敷大命于諸侯必于臣民所會而告之則所警者衆此康叔之誥所以在營洛之時林少穎廣其意謂康叔之封固在卜洛之前而告之也乃在營洛之祭享之言蓋雜本而言之耳使其始封之初而卽以此告之則其書當謂之命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

惟其丁甯告之。不在始封之初。而在營洛之際。此所以不謂之命而謂之誥也。蓋周公營洛。將以遷殷之頑民而自尹正之。其餘尙留于衞者。則以委康叔。既有以委之。則不可以無告戒之語。故于此遂以是誥康叔也。此說極然。惟其誥于營洛之際。故梓材之後。卽繼以召誥洛誥之書。此可以無疑矣。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哉生魄。謂明死魄生。卽三月十六日也。此史官敍此康誥所作之由。謂是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始造基而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以洛在王室之東故也。是年四方之民皆大和悅而來會。謂喜而願効其力也。侯甸男采衞五服之君。與所屬之百官。皆播率其民徒而咸在。悉皆和悅以見士于周。謂見而服其役事于周邦也。唐孔氏謂。五服獨男居中。故言邦。則五服皆爲邦可知。此亦古史立言之體如此。惟一時之民皆喜于用力。故周公于是皆以勤勞之辭慰諭之。勤謂因其勤而勤之。若因其勞而勞之。有以慰藉之也。周公既有以勤其民。于是遂宏大其意而告之以治道。今此書是專誥康叔。不言康叔而泛言大誥治者。蓋周公作洛。遷殷頑民。其餘者則欲委康叔治之。是時諸侯咸在。周公遂于大會之中誥康叔。亦所以警衆使知此意。故總言大誥治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敍。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自此以下。周公告康叔之辭也。周公告之。而曰王若曰者。成王實爲天子。言雖出于周公。實當推而本

之成王故言王若曰者蓋周公語康叔謂王之意若此言也孟侯謂康叔謂諸侯之長也朕其弟周公謂康叔乃我之弟也小子封者周公兄故稱康叔爲小子封其名也周公將告康叔使之善其政以治商民故先言文王愛民之深而民被其澤無陷于罪故德則明之使著見于天下而民曉然易化刑則愼之而不敢妄用恐濫及無辜其愛敬天下之民雖鰥寡無告者亦不敢少忽凡所以得天下者惟因其可用者則用之可敬者則敬之可刑者則刑之以此顯示于民曾不敢容心于其間故始造有區域之中夏蓋謂周家所以有天下實造始于文王也惟文王能以尙文之事始造區夏故始則與西土一二友邦國君共修久則罄西土皆怙恃依賴其覆冒之賜謂文王時爲西伯始則一二邦歸之終則罄西土皆在覆冒之下也惟其如此故上則聞于上帝而上帝嘉美之于是大命文王以殪滅大殷而大受其天命惟天命文王使滅商而周有天下故其所有之邦與所有之民皆大得其次序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卽此也惟文王旣如此而汝寡少之兄武王又能勉而行之謂繼文王之志述文王之事終有天下故汝小子封所以今日得侯于東方衞國也謂寡兄猶言一人也周公此一節蓋言康叔今日之封實文考積累之功不可忽也林少穎謂周公之告康叔載于此篇首尾數百言多及于愼刑敬罰之事也按左氏春秋傳曰周克商使諸侯就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是武王克商之初爲司寇者蘇公也立政所稱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是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冉季康叔皆有馴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而左傳亦曰武王之母弟八

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在成王之世實以衞侯繼蘇公居司寇之位至于成王顧命之際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康叔居司寇之官亦歷事康王也竊謂以王命作康誥之時雖使卽封于衞而亦幷以司寇詰姦慝刑暴亂之事命之故其書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以外言者皆治殷頑民于衞者也以衞爲外則內事者司寇之事也惟其爲司寇之官故其言多于愼刑敬罰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成王上旣言文王明德愼罰以至武王又加之以勤故汝小子封遂得啓土有國則汝往卽乃封誠不可不念也故于是又嗟嘆而呼名曰汝念哉謂當念上文所陳文武積累之艱難也蓋今日之民惟在于敬循汝文武之舊繼紹其所聞佩服其德言謂文王之善言康叔當奉行之也其大意則謂文武聞之于耳言之于口者康叔當祇遹之也旣祇遹于文王矣則往卽乃封又敷布以求殷家先哲之王所行之善政善教而與文王之事參合而行之用以保治商餘之民所謂敷求則猶言旁求謂求之非一方也旣徧求商先哲王矣成王則欲康叔大遠思商之老成人所以能處心而知訓民者又別求聞由夏禹以上古先知哲王之道合是二者用以安保其民所以別求聞由者謂未有所得則分別以求之求之旣有所聞則由而行之故謂之別求聞由也林少穎謂于殷先哲言敷求于商耆成人言遠惟于古先哲王言別求聞由以至上言保乂民下言康保民蓋經緯其文以成述作之體如舜典如岱禮如

西禮、如初不必求其義也。如必謂各有其義。則于先哲王言殷耆成人言商。豈有說乎。此說是也。成王既欲康叔近而求之文考。漸遠而求之商先哲王與商耆成人。益遠而求之古先哲王。則求之于人者至矣盡矣。故于是欲其宏于天也。所謂宏于天者。謂卽其上文之所聞所求者擴而大之而一概以天理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古先哲王與商先哲王文考等。皆得之于天者。吾既能求之于彼而概之以天。則無以復加矣。故其順德用能裕于其身。所謂裕者。若孟子所謂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卽所謂裕也。德既如此。則成王所以責成康叔者。必能仰副其丁寧之意而在王之命可以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疷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又一節告戒之辭。蓋古者戒飭臣下。非如今作戒一篇之文。渙號而告之。或今日以此。明日又告以彼。史官敍爲一篇。故凡言王曰者。皆自爲一節也。疷、痛也。瘝、病也。王嘆而呼康叔。謂汝未膺民之寄。則休戚爲無預。今有人民社稷。則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是今日之封。非爲汝榮。乃所以疾痛于汝身。汝不可不敬也。成王既戒使之敬。故遂言所當敬之事。謂天威可畏。常輔至誠觀之民情之向背。則可見矣。蓋能治民。則民歸之。民歸之。則天必與之。不能治民。則民不與。民不與。則天亦不與。是天之輔與不輔。皆卽民情而可見也。天之所輔。旣因于民。則民不可不求有以保之。亦明矣。奈何小民之情。撫后虐

讎。又復難保。則爲康叔者。當如何哉。往盡其心。而不敢安然好爲逸樂遊豫之事。則乃可以治民矣。此蓋康叔所當敬者也。成王既誥康叔。使無康好逸樂。乃其乂民。于是舉其所聞于古人之言以告戒之曰。凡所行不善。致怨于民。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小。皆足以召亂。惟無怨則善。苟有之。則大亦致亂。小亦致亂。不可不愼也。然則欲無怨非他。惟在取其不順于理者。當有以順之。使循于理。取其不勉于善者。當有以勉之。使勤于善。如此。則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尙誰敢怨哉。成王既以所聞于古者言之。則又嘆曰。已乎。汝小子康叔。乃所服者。惟在乎宏大吾人君所以應保殷民之道。所謂應保者。謂順而安之。若人情欲壽則生而不傷。欲富則厚而不困者是也。汝既保殷民。則亦以助王安定所服之天命。而作新天下之民。蓋邦之安危。惟茲商士。商民之安。乃周民之安也。時康叔實以衞侯爲王司寇。則保殷民與新周民者。皆其責也。故成王告之以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又一節。林少穎謂。按史記。康叔雖封于衞。實以衞侯爲周司寇。司寇之職。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故成王于此又嗟嘆而戒之曰。汝行刑罰。當致其敬明也。敬則用之不敢忽。明則能得人之情。刑者人命所在。故猶貴于敬明也。此下皆告以敬明之事。蘇氏謂。此乃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輕重。其說極然。蓋此言小罪苟故意爲之。則必殺。大罪苟誤爲之。則必赦。世之犯罪亦有不至于死者。豈可

謂苟出于故意者盡置于死乎故知蘇氏謂爲甲乙二人犯死罪以議重輕其說當也蓋周公之意謂如甲有小罪所謂小罪非謂罪之小者也謂甲有罪乃小于乙雖小于乙然乃非眚災過誤所爲乃其意之所終自作不典法之事至于此式用也如此者有其罪雖小于乙而甲則不可不殺或乙有罪乃大于甲雖大于甲然非意之所終乃卽是眚災過悞所致適然如此既是過誤又能自首自說盡其辜罪不敢隱匿如此者故其罪雖大于甲則不可殺此二條正如諸葛亮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也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刖人無或劓刖人

此又一節王嗟嘆呼康叔名而告之也有敍者謂上行則下效君先則民從各有次序也下文所言者是矣成王謂汝于是能大明其事謂所行得其當則民皆化之一歸于正又相勉於和汝于民之有惡若汝身之有疾務調治而速去之則民之化之皆畢棄其惡而歸於善汝於民之有善若汝身之赤子常加撫養不敢傷害則民之化之皆躋於治安之域此卽上所謂有敍之事也成王既告康叔以事之有序如此又因而及於刑戮之事蓋康叔實爲司寇刑戮人命所係故又詳以告之也非汝封刑人殺人者謂刑人殺人國自有法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也然雖非汝封得刑人殺人而爲司寇苟有當刑當殺者汝自當以法決之又不可使刑人殺人不出於汝而假之於他人也成王既言非汝封當自刑人

殺人。又不可使刑人殺人不出於汝封。故又言劓耏之事。劓、謂割鼻。耏、謂割耳。刑殺之輕者。蓋言其重者。因及於輕者也。又曰。劓耏人。無或劓耏人者。亦如上文言非汝封可以自劓耏人。然亦不可使劓耏人之事出於他人而不出於汝封。但因上成文。略非汝封三字耳。此說出於蘇氏。諸儒皆宗之。彼孔氏則以非汝封刑人殺人爲一句。無或刑人殺人爲一句。非汝封又曰劓耏人爲一句。無或劓耏人爲一句。王氏則又以又曰加於非汝封之上。移易經文。今皆不從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句時。丕蔽要囚。上所言皆康叔爲周司寇所當愼之刑。此言愼衞國之刑也。故言外事以別之。謂司寇乃內事。衞事乃外事也。成王謂汝身爲司寇。于內于王國之刑。汝固身任其責。至于外而衞國之事。汝但設其法官以治之。而其治之之道。則師茲殷先哲王罰之有倫敍者。足矣。孔氏則以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爲一句。謂外而奉王事。當陳是法以司主其衆。及茲殷罰有倫者而兼用之。果如此。則茲殷罰有倫。上加及。下加兼用二字。非經意。不敢從。成王既告康叔以治外事之道。于是又詳斷獄之事。要囚者。囚辭之要者也。謂于囚獄之辭。反覆攷覈。已得其要。是獄之已成者也。汝亦未可遽使決之。又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于一旬。與一時之久。其情其辭果然如此。然後大斷其要囚。此蓋愼之至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成王又申明上意。謂上言外事汝當設是掌法之司。以師法商罰之有倫敍者。此固善矣。然未必其能

合義。故此又言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蓋謂汝之陳設是法事。其罰必斷以殷之常法。此固善矣。然所斷又須用其刑之合于義與殺之合於義者而刑殺之。不可使是法司觀望於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此意正謂罰蔽殷彝固善矣。須又用其義者尤善也。成王既教康叔以用刑之說。又恐其用刑既當。必自矜伐。故又戒之曰。若如所言。服而行之。則凡汝所行。必皆盡順於理。既順於理。或有人曰。時有敍矣。汝則曰。未有順理之事。蓋所爲雖順於理。亦當自謂不順。不可使自言順。苟自言順。則與不順無以異矣。林少穎謂。自言其順者。適足以掩其美。不言不順。則所順之事豈頓然爲減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成王上與康叔反覆言明德愼罰之事。其施於王朝與衞國者備矣。故此又言已乎。重發端詳述治商民之事。蓋商徐之民。染紂之化。風傷俗敗。父子兄弟之倫悖亂不順。非刑罰可禁。惟寬以化之。使漸入於善。又不可如前所言。一一加之以刑也。欲告以寬以化民。必先言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者。蓋成王之心。不欲康叔任刑齊民。惟以教化緩以化之。故言康叔汝雖小子。而我之

心我之德惟汝知之。蓋謂我意惟在先教化後刑罰。汝實知之也。成王既言我先教化後刑罰之意汝實知之。故遂言所以欲先教化後刑罰之事。凡民自得罪以下是也。謂凡民自己所爲不善而得罪于天下。非由上人教化所致者。卽以寇攘姦宄殺越人以取貨者也。竊取曰寇。强取曰攘。外爲姦媚以取人物曰姦。內懷詐欺以取人物曰宄。殺、卽殺人至死者也。越、卽違道殿人。或及人未死者也。成王謂爲寇攘姦宄與殺人越人之事以取人之貨者。此等人皆强而不畏死者。人無不惡之。成王之意蓋謂此等人則當不待教而誅之。故又曰元惡大憝。蓋深言此等人實爲大惡大可惡者。既言元惡大憝。又言矧惟不孝不友者。蓋謂元惡既可惡。若不孝不友。則尤可惡者。下文所言。卽不孝不友之事也。蓋子當敬父。今乃不能敬行其父之事。以傷其父之心。是子不子也。父當慈子。今乃不能慈愛其子。乃憎惡其子。是父不父也。弟當敬兄。今不念天之明。謂天尊地卑。明有尊卑之分。今不念之。遂至不恭其兄。是弟不弟也。兄當念弟。今不念鞠幼之可哀。大不友愛其弟。是兄不兄也。蓋子之初生。必以帛鞠斂之。故幼子謂之鞠子。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自迹論之。比之元惡之人。固尤爲可惡。然以理論之。則非凡民之自得罪。乃上之人教化之者不至。故如此等。惟當閔之。弔、閔也。若不閔此。乃謂此民之自作非我之罪。不于我政人之身自以爲得罪。乃天與民之常性。而民自泯沒亂壞。且自言曰。乃今疾用文王作罰之法。刑此等人。不赦其不率大常之罪。戛、常也。如此。則是責民而不責己。齊民以刑而不能以教化綏而化之者也。諸儒多以爲成王言元惡固可惡。不孝不友者尤可惡。故民之至此者。非我政人之

罪。乃天與民以常性。而民自泯亂。故當以刑齊之。不可赦。審如此說。于經文雖順。但非成王待商民之本意。故不敢從。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成王既言康叔于民之不孝不友者。惟當憫恤。殆不可謂非已之罪而輕欲誅之。故此遂言非惟康叔不可如此。雖康叔之臣。如外庶子訓人者。亦不可如此。庶子、如周官所謂諸子之官也。諸子掌國子之倅。則外庶子訓人者。卽訓公族之官也。以其在衞。故謂之外庶子。以其職在訓人。故謂之訓人。正人。卽庶官之正長也。小臣諸節。謂小臣之有符節。爲官行文書者也。成王之意。謂此不孝不友之人。非爲康叔不可不責已。況外庶子者。職在訓人。與庶官之正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當分別以播敷教化。以造成斯民之善譽也。今乃不能念此。不能用此。徒瘝病于君。蓋君建此官。將以善民。則君可以無憂。今不能念用君命。故病其君也。爲臣而敢于如此。則長于爲惡。乃我一人之所惡者。豈特如元惡爲人所惡哉。如爲臣旣不能教化于民如此。而汝乃速由茲義。皆誅殺之。此義、謂前言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者。是也。謂康叔欲用此意以殺人也。康叔若果然用此意而皆誅殺之。則是爲君爲長不能教化善其一家之人。爲君、謂康叔。爲長、謂外庶子

等臣。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正則天下定。今康叔于不孝不友者。不能化之使善于其家。則是不知正家而天下定。故謂不能厥家人。乃與其小臣外正之官。爲刑威。爲暴虐。以大放棄人君之命也。蓋成王之意。在于先教化而後刑罰。今乃率殺之。是棄王命也。此小臣外正。卽前所謂外庶子與正人及小臣諸節等人也。成王旣責康叔以不可如此。故遂言汝今日惟當無不敬。典所謂典者。卽天秩之典。父子兄弟之常道也。蓋民之所以不孝不友者。皆是典之不明。不可驟誅。惟敬是典。以寬裕其民。使之緩而自化。惟以文王所敬忌者爲法而已。潘博士謂敬則有所尊。則能順其所爲。忌則有所畏。則能戒其所不爲。此說是也。故汝之寬裕其民。果能有及于文王。則我一人必說矣。故曰予一人以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成王上旣告康叔于民之不孝不友者。當教之而不可刑。故以此訓迪之事爲己任。蓋分土列爵以司牧商民者。雖康叔之任。而履至尊。制六合。使殷民以歸橐籥之中者。實成王之責。故上文旣以之責康叔。至此則又以之自責也。爽惟民迪吉康者。爽。明也。言明思治民之道。惟當導迪以吉康之道。蓋民之有生。無不好善。無不好安。或陷於凶危。皆上之人不能迪之耳。惟民在於迪之以吉康。故成王謂。我於是其思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定治斯民者。則作起而求之。言思其爲美。遂作起而求之。不敢遑甯也。況今之民無有迪之以善而不適於善者。其意蓋謂。不孝不友之民。其不善之心。非與生俱生也。但無人迪之耳。苟迪之。則無有不適從者。堯舜迪之以仁壽。則仁壽桀紂迪之以夭鄙。則夭鄙是無迪之不

適也。苟可迪而不能迪。則謂之無政在其邦。蓋邦之所以爲邦者。以其有政以迪民。今不能迪之。是無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成王既自責己。於是又呼康叔而告之曰。我之所告汝。我乃不可不監視省察。故告汝以修德之說於罰之所以行。欲其明德愼罰也。蓋康叔明德愼罰。以治天下之民。則成王亦可以無愧。故前之所以告者。皆自視其利害關涉於己。故有是告也。一說謂。不可不自監視。故告汝以德之施悅於罰之所行。蓋德者民之所樂。刑者民之所畏。故用德所以悅於罰之行也。成王此意。欲康叔先德後刑。故有此說。據此。則悅字爲喜悅之悅。前則以說字爲言說之說。皆可通。故並存之。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者。成王謂我所以告汝修德之說於罰之所以行者。今民自武庚蠢動不靜之後。至今心有所未定。止導迪之。雖至於再三。而尙違悖。未能爲一。謂人尙異意也。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者。成王謂天之立君。將以導民於善。今民不靜迪之。不能使和合爲一。則是君不能助上以綏四方。天必罰之。故成王謂民之未化如此。我亦明思天或降罰以誅殛於我。我亦不敢怨。成王所以自責者如此。則康叔之所以自責當何如。蓋責己乃所以深責康叔也。成王既自責。謂天必降罰。故又言。大抵人之爲人。惟不可以使己有可指之罪。苟有可指。則雖小罪亦可以滅身。蓋由小以至大。由少以至多。積之不已。尙將顯

然聞於上天豈可謂小惡無傷而不去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又成王呼康叔使敬下文所言也無作怨者謂不可作可怨之事也蓋民之於君恃之以安豈能怨之惟君作其怨則怨之矣故戒以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者謂不可用狂妄不謀之言與奇異不常之事也蓋人君舉動係國休戚爲民向背不謀之謀不可用非常之事不可舉成王之意謂康叔當敬愼於可怨之事則不可作於非謀非彝之人則不可用凡所舉動惟當先斷以是誠度利果及民而非怨果善言常道而非非謀非彝然後大法敏疾之德即敏而行之可也蓋能行而不能先斷以誠則必至於妄行能誠而不能繼之以敏則必致於失機故惟持之以至誠而決以力行則無不善也薛氏謂誠故能守敏故能行其說頗然故成王又謂汝康叔惟用此道以安汝之心使不汨於外物省汝之德使無謬戾遠汝之謀猷使不狥目前之利則優游暇裕雖不事督促而民乃自此安矣汝既能安民則我所以責爾者得矣我豈以汝爲瑕疵而殄絕于汝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肆字承上文而言也蓋成王與康叔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裕乃以民寧其事甚繁而且重大故又嗟嘆以見其事果大道言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謂我所命汝事甚大故汝小子封當知我此命之之言不能常常告汝謂告之之辭惟今日耳自今日以往各往就國雖欲常告之不可得也汝不可不念哉惟當念之不忘而不于我有殄絕其享上之意明汝所服孟侯之命高其耳以聽謂成王前所告以祇遹文考敷求商先哲王與不遠惟商耆成人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皆遠大之事非高其聽則不能以古人爲師也常用此以康治其民不可忽也此言王若曰又更端以告也此書前言王若曰後言王若曰中皆言王曰所以見周公之言謂成王之意若曰也我王又謂汝往就國當勿廢敬典卽前所謂汝亦罔不克敬典者是也大意蓋謂不孝不友非敬五典之教訓不能使之去不孝不友之習而歸慈孝弟之美故也然則康叔今日當如何但聽成王所教之言則可以用殷民世享傳國之美也矣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飮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紂好酒淫樂爲長夜之飮民之化之無不沈湎于酒觀泰誓所謂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則上下皆湎于

酒可知矣。今紂雖滅。而餘習則未殄。成王以其餘民封康叔。則其所最急者惟此耳。此酒誥所以作也。此三篇雖皆所以告康叔。然前篇既謂之康誥矣。則此篇不可復以康誥名之。故卽此篇大意以戒酒爲言。故以酒誥二字爲簡編之別耳。非有他義也。此篇亦周公之言。故言王若曰。亦謂王之意若曰也。明大命于妹邦者。妹、衞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妹爲衞都。故名妹邦。成王謂康叔。今當施其至大之教命于此妹邦也。所謂教命者。卽禁民不得崇飮也。故下遂引文王之事以告之。文王謂之穆考者。謂其有敬德也。詩云穆穆文王。則文王爲穆考可知矣。而孔氏以穆爲昭穆之穆。謂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于世次爲穆。故謂之穆考。此說雖可通。然前言不顯考。謂有明德之考。則此當爲有敬德之考。成王謂康叔。今日不可不明大教訓汝。豈不見汝敬德之文王乎。蓋文王當時繼王季始有國在西方之時。其所以作誥戒愼衆邦之君。及上中下之衆士。及少正。謂官之副貳。若小司馬小司寇之類。及諸治事之官。其朝夕訓飭。惟曰祭祀則用此酒。非祭祀則不可非時飮酒。所以如此者。以天之降命始使人造酒者。惟在于大祀則用之。故天或降威。而民至于放辟邪侈。大亂以喪亡其德。無非以酒爲行。謂其所行常在酒也。非特民如此。凡小邦大邦用以自貽喪亡國土者。無非因酒而得辜罪。林少穎謂。酒者人之所爲也。而以爲天之降命。民之因酒喪德。君之因酒喪邦。亦人之所爲也。而以爲天降威者。蓋古人于事之成敗。未有不歸于天。蓋以非人力所能致故也。亦猶曰天敍有典。天秩有禮也。此皆文王告庶邦與衆士等之言也。成王既舉文王告庶邦等之言矣。于是又舉文王告民之言。謂文王之誥教民之

子孫則曰汝上之則有正謂各有官長以治之下之則有事謂各有所事若三農九穀之類有正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汝豈可常于酒哉此又文王告民子孫之言也惟文王教庶邦者如此教民者又如此故當時庶國飲酒亦惟在于祭祀之時然又須將持之以德而不至于醉所謂以德將者正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蓋持之以威儀也祭義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是卿以下皆獻尸得飲惟祀也庶國既化文王而不敢彝酒故其在本國亦多自訓其民曰我民皆訓迪其子孫能惟土物是愛則其心善矣蓋土物秫稻之類若愛土物則不敢稟秫稻于酒漿則必不貪飲以喪德此心所以善也故當時爲子孫者當聰其耳以聽父母之常訓不湎于酒小大之德皆至于純一而無二三之失所謂小大之德者謂尊卑長幼皆能一其德林少穎謂詩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悄悄夫未醉之初與既醉之後而威儀在身如二人所爲則不湎于酒宜其小大之德皆至于純一也成王言此一節蓋謂文王能教誥庶邦庶士與少正御事及民之小子既如此之誠切故一時邦君皆化之而亦能各歸其國以教訓其民而民亦能化之至于小子惟一自上率下皆本乎一人之訓蓋欲康叔勤于訓迪也文王時爲西伯統西方諸侯又三分天下有其二諸侯歸者不一故有庶邦可教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

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或王上旣言文王所以防民不使湎酒之意。故此遂言康叔使率文王之法以迪訓其民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謂妹土之人。承汝教道之功。皆能繼汝股肱左右訓迪之美。而爲純一之行。不湎于酒。而相率以播種黍稷。奔走服勞。不敢少憚。竭力以奉事其父其兄。農事之餘。則又始牽其車馬牛。遠遠以服其商賈之事。取其贏以孝養其父母。如此。則是在家能力稼穡。在外能貿易。而其利又不以爲己私。乃能以致孝爲念。故父母得子之養。自欲以私相慶喜。則可自洗潔而厚致用以酒。所謂致用酒。卽謂以酒致其用也。此意蓋謂。民之爲民。必能爲父兄服勤農商之事。至于財有餘用。而父母有歡慶之心。方可以酒致其用也。庶士有正。謂庶士之有正長以統之者。越庶伯君子。乃其長也。成王謂庶士有正及庶伯君子。與爾康叔。能常聽我教訓之言。則是不敢以酒爲娛。而大能進于老成之道。而無愧于爲君之道。有可以飮食醉飽之理矣。故成王于是大思惟而詔于康叔曰。故如上之所言。則是能長永自覩自省。動必考于中德矣。汝其庶幾能進其饋食以祀祖考。謂不湎于酒而稽于中德。是能長守其祭祀故也。成王言此。蓋謂康叔能守祭祀。則可以因祭祀而用酒自娛。乃所以自助而用爲逸樂也。如此。則信爲王家治事之臣。而天心亦惟順汝之大德。降福佑助。使汝長保富貴而不忘在王家矣。蓋君喪邦。民喪德。皆以酒爲禍。則稽中德而天若之者。亦理之宜也。林少穎謂。此篇前言君喪邦。民喪德。皆酒爲之禍。惟欲愛士物而一其德。不容少留心于酒。而此乃使妹土之民自洗腆致用酒。其臣亦得飮食醉

飽。豈禁之而開之哉。蓋飮酒者。人情所不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于飮酒者。特爲其無德以將之也。使其能耕耨服賈以致其孝養。自永觀省以稽于中德。則其飮酒亦何不可也。亦猶好貨不可爲。如其所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則何嫌于好貨。好色不可爲。如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何嫌于好色。蓋喻人情之所不欲而强之。則難爲力。順人情之所欲而導之。則易爲功。衞之遺民。習淫酒之風。故以飮食醉飽與洗腆用酒告之。蓋謂汝能如上所言而後飮酒。則我何苦强禁之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成王又再述文王因不腆酒而有天下也。我西土。謂文王也。謂我文王當時在西土。以教化棐輔往日之邦君及諸治事之臣與治庶民之小子。卽前言毖庶邦庶士曰祀茲酒。與告小子曰無彝酒者是也。惟文王棐輔者如此。故當時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命。不能腆厚于酒。謂不以酒爲厚而輕薄之也。故我周家所以至于今受商命而有天下者。皆以文王能禁民使不腆酒所致也。成王言此。蓋欲康叔慕文王而嚴于戢民。則可以長保國土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飮。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此成王又舉其所聞商先哲王與其臣不敢腆酒之事以告康叔也。我聞惟曰者。謂所聞者惟如此說

也。成王蓋謂我言此蓋聞之于古非己之私言也。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謂商之先有智哲之王能啓迪天人之理。謂明之也。惟其能明天人之理。故上則能畏天之顯道。下則能畏小民之難保。惟務經常其德而不敢少變。秉持其哲而不使少惑。惟其如此。故自成湯以至帝乙。所以成王業者。惟在于畏其輔相之人。蓋人君能知天命之可畏。則必畏輔相之人。惟其忽天慢民。故視輔相之人直土芥耳。豈復敬其人而行其言哉。惟商之先王能畏相。故當時凡爲治事之臣者。其輔君皆有恭敬之誠夙夜在公。不敢少自寬暇。少自安逸。況敢崇尚于飲乎。此蓋總言商之諸臣不敢湎于酒也。自此以下。則縷陳而悉數之。越在外服。謂在王畿之外而有服事者。卽侯甸男采衞衆國之君長也。越在內服。謂在王畿之內而有服事者。卽百官之僚屬。與庶官之尹正。與其副貳之人。與其服事尊官之人。與百官族姓致仕而居鄉里之人也。凡此內外之官。皆無有一人敢湎於酒。湎。謂耽酒而色形於顏面也。非惟不敢而已。而心存於職業。亦有所不暇焉。然其所以不暇者。亦在於助成人君之德。使明於正人敬法之道而已。林少穎說。不敢則有畏心而不敢縱耳。至於不暇。則雖誘之使爲。亦不爲矣。此說極是。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衊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成王既言我聞成湯以下諸賢君。皆不湎于酒。以至長保國家。故此又言我聞紂以酗酒而喪國。滅身

也。成王謂。我亦聞在今惟嗣王紂酣酖醉於其身。蓋紂乃帝乙之後嗣。上既言至於帝乙。故此所以言後嗣也。惟紂酣酖醉於酒。故萬機之務皆不得其條理。而其命令不顯著於民。但安於作怨之事而不改易。泰誓所謂結怨於民是也。又大爲恣縱。以浸淫佚蕩於非常詭異之事。用燕樂之故。喪失其爲君威儀。蓋所貴於人君者。以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今乃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逐。是用燕喪威儀也。故民之聞之。莫不讋然傷痛厥心。謂痛其將亡也。民雖痛其將亡。而紂曾不自覺。方且荒亂厚於飲酒。不惟不能自息止其淫佚之失。而其心乃忿疾狠戾。不能畏死。謂雖死亡在前。亦不畏也。造作辜罪在於所都之邑。於殷國滅亡曾無憂之之心。罹、憂也。詩所謂遭此百罹是也。蓋謂民雖傷之。而紂曾不憂故也。然紂又非特結怨於民而已。雖天之可畏。亦不復畏。祭祀所以奉天也。而乃不念有德馨香之祀。以升聞於上天。方且大與民結怨。與衆羣臣相從於酒自縱也。以腥穢聞於上天。故天於是降其喪於商家。無有愛惜不忍之意者。亦惟其逸樂過度也。故由是觀之。則殷之所以亡者。非天虐於紂也。惟紂自召其辜罪耳。紂、君也。言民者。以其無君之德。與凡民等耳。猶孟子言獨夫也。故三苗之君呂刑亦謂之苗民也。與此意同。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成王前告康叔之言詳矣。又恐康叔以爲徒諆諆於口舌之間。故又呼康叔而語之曰。我不惟若茲多誥。謂我不但徒然如此多誥於汝也。我聞之於古人之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蓋監之於水。則可以監形之妍醜而已。至於政之醇疵。國之休戚。則非水之所可監也。故惟監之於民。則可以見成否。成王言此。正以商人湎酒之故。墜失其天命。正我今日所當監者。我其可不大以此爲監而撫安於當時哉。蓋殷以湎酒而亡。今日正當監之以剛制於酒。故也。自予惟曰以下。皆成王使康叔監殷之失。以剛制於酒之事也。予惟曰。乃成王謂我今惟言曰。汝康叔當堅固毖慎殷賢臣及汝爲孟侯所統侯甸男衞之國君。皆當固慎之。此正如文王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蓋毖慎之使不縱於酒也。殷賢臣及所統諸侯。固既慎之矣。況太史之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之官掌八柄之法。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及其賢臣爲百官之尊者。不可不固慎之也。太史內史、百賢臣、百宗工、既固慎之矣。況與汝康叔共事之人。所謂服休而在位。服采而在職者。其可不固慎之乎。服休、謂居尊官而多暇逸者。服采、謂居卑官而治事者。皆康叔所與共事之人也。服休、服采、既固慎之矣。況汝之儔匹而位爲三卿者。謂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既掌九畿之法。故謂之圻父。父者、尊之爲父也。圻父掌九畿之法。故有違王命者。圻父當有以薄迫而誅伐之。故圻父謂之薄違。司徒掌教稼穡以厚民生。故謂之農父。在於厚民生。則當順民而保安之。故農父謂之若保。司空掌度地以居民。故謂之宏父。惟宏父在於居民。則當定民居之法。故宏父謂之定辟。蓋大國三卿。康叔孟侯。實大國。故有此三卿。此三卿位尊。故於康叔爲儔匹也。康叔又可

以不固愼之乎。成王此意。蓋謂自殷賢臣推而上之。至於三卿。皆康叔所當毖愼者。汝可不剛以制其縱酒之失乎。故繼曰。矧汝剛制於酒。蓋謂況於汝身。尤當剛制於酒也。

厥或誥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成王既使康叔剛制於酒。故此又詳告康叔以制酒之意。謂厥有人告於汝曰。今有人羣聚飮酒。汝當廣設方略。勿令逃逸。盡拘之以歸於周。而我將殺之。此大意謂不可羣飮。若羣飮。則不問彼此皆當殺之也。然成王又恐康叔縱殺。故又告以羣飮固可殺。若殷紂所迪之諸臣及百工有湎於酒。此乃化紂之惡未能遽革。故又未可盡殺。惟勿用殺之。姑惟教之曰。有此酒者。將以明潔而爲享祀之用。非爲羣飮設也。此正如文王毖庶邦庶士。謂祀茲酒也。若如此教之。而不用所教之辭。則是於我一人之言曾不知恤。肆爲淫湎而不自蠲潔。乃徒事以飮酒。於是始可與羣飮之人同殺之也。成王既教康叔治羣飮之法。故又敕康叔曰。汝當聽我戒愼之言。勿使汝司民之官。乃沈湎於酒而不自知也。此蓋深責康叔使自不縱酒也。先儒以辯訓使。其辭不費。其理甚明。但不知所出。然安國採摭經傳立訓。必有自來。故特從之。若王氏以勿辯乃司民湎於酒。謂汝司民有湎於酒。則以政治之。不復爲辯釋以爲無罪。此皆迂迴。故不敢從耳。

梓材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林少穎謂此篇蓋管蔡武庚既誅而其餘黨同亂之人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瑕含垢一切不問以德懷之無事於刑故又以此告之其篇名爲梓材者蓋篇內引喻告康叔者有三稽田也作室也作梓材也史官一時取其一說以爲簡編之別耳非有他義也此說極然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此成王將告康叔以下文之言乃先舉此爲斷語見邦君之職下通於大家上通於王邦君行之於此大家必效之於彼而人君亦必喜之也然則數語乃當時有是言成王引之以爲發語之端耳非謂責康叔使之以臣民達大家以臣達王也然則此所謂臣民乃說凡爲臣爲民者非指康叔之臣民而言也此意蓋謂凡爲邦君者上則有王下則有大家情不通於大家則無以安在下者之心情不通於王則無以結在上者之心故當以其國內之民或其臣而通達其德意志慮於大家大家卽卿大夫之家孟子所謂巨室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通於巨室則一家安矣又以其國內之臣通達其國之情僞于王如此則諸侯之情上通于王下通于大家而諸侯之責盡矣故曰惟邦君成王引此蓋欲明諸侯居上下兩間苟有所爲無不效者故繼以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謂爾康叔能順民常性且言曰我於民之不孝不友者不誅之而必以教化順其常性者非我自爲我實有所師法蓋謂成王告康叔有不孝不友之人惟當罔不克敬典不當用刑率殺故成王於此又申前言謂汝若能以順民常性爲務且言曰我有所師法謂師王前之所告則爾國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及庶官之長與衆大夫皆曰我所以不敢暴厲而殺人者非我自能爾也亦其君不以殺人爲事而能先以恭敬勞來於民故我所以往而治民亦以恭敬勞來爲事我往而治民於爲姦爲宄者殺人者與既殺人而逃走所過歷之家者皆宥之此亦非我自敢爾也亦見其君於所從事爲戕賊禍敗之人尙且宥之故我所以敢宥也此正言諸侯能躬行于上則下而爲卿大夫者無不效而法之也成王既言諸侯所行下無不效故又言王者所以建侯之意諸侯各監其一國故謂之監成王謂王者所以啓立其監國之侯者其治主於爲民而已而其戒飭之言惟曰無相戕害無相暴虐民之鰥寡當有以恭敬之而不慢民之婦女當有以連屬之而不忘合幷用是四事以含容斯民而已成王既舉王者戒飭諸侯之言以告康叔故又言王者所以區區然如此責效於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果何用哉惟願長養長安而已自古王者皆如此啓監以牧民無所事於刑辟也詳攷成王此意誠謂殷民久染紂惡不可遽以刑罰迫之惟當以教民漸以化之自歸於善此成周所以爲忠厚之至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上既告康叔。使以優游寬大之道。安慰商之頑民。言之不足。故此又託喻以見。謂我之意惟言曰。今汝康叔爲監以治民。譬如稽田。稽、治也。謂治田也。前既以勤力編布蓄去其草。謂如今之殺田也。而稂莠不能亂苗。則今惟當陳設其所以修治之事。謂糞壤之類。又爲疆畔。如今田間通水小溝之類。又如人之造室家。前既以勤力立其垣牆城塘。而內外有限。可以禦侮。今則惟當塗壁。謂泥飾也。惟當茨蓋也。謂蓋屋也。又如人之治梓木之材以爲器用。前既以勤力柸爲樸而斲削之矣。今則惟當塗之丹雘。以爲之粉飾。雘、采色之名。有青色有朱色。此言丹雘朱色之雘也。此三節蓋謂三監挾武庚以間王室。周公既興師仗義誅之。如田之敷蓄。室之垣墉。梓材之樸斲矣。今康叔惟當修明典章。建立綱紀。以維持藩飾。則若疆畎塗壁丹雘之功也。蘇氏謂田既敷蓄。室既垣墉。器既樸斲。惟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建立國治。此說是也。王氏諸儒皆每一節爲說。以稽田喻除穢。室家喻疆理。梓材喻爲典章。皆鑿說也。既舉此三節諭康叔。又繼言今王惟曰。則此所謂今王。果爲誰哉。林少穎謂此三篇之作。雖周公當攝政之日。稱王命以告之。而其實皆周公丁甯之辭。故康誥言朕其弟。此篇言王啓監。王惟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當其告也。不可不正君臣之分。故稱王若曰。

然其意皆出於周公故以弟呼康叔又指王而言之也此說極當然則此所謂今王惟曰者蓋周公既稱上三節以諭康叔故舉成王之意告康叔謂今王之意惟言曰先王文武之時既勤用明德於上以懷來庶邦使爲夾輔故庶邦之朝享於下亦皆當親相比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亦盡用明德此意蓋謂先王之時上之爲君則以德覆冒天下下之爲諸侯亦以德司牧其國家之間皆任德而不任刑此亦欲康叔惟德是用也又繼言后式典集庶邦不享者此后謂成王也周公謂成王言先王之時上下皆用德今我后惟法先王之舊典合乘邦大來享上亦如先王之時上下皆用明德也所以如此者以天既付中國民與其疆土於我先王是一民莫非王臣尺地莫非王土也故我嗣王惟當惟德是用以和悅先後迷民陳營中謂先迷民紂之民也後迷民武庚之民也蓋先後迷民久染惡化不可以刑遽脅使從惟以德化和協之使之怡然自化如此則所行之政仰合於先王而先王之心安得不喜此所以能慰悅於先王之受命也周公既舉成王之意詳告康叔故嘆曰已乎今當如此監民惟常自言欲至萬年之久與王之子孫長永共保斯民而已此惟王如禹貢言厥貢羽毛惟木之惟同謂羽毛及木也然則此言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謂之萬年之久及王之子孫共保所有之民也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豐文王所都文王之廟在焉時成王將作洛故往豐告文王廟既告廟乃使召公先周公而往洛相所

居。周自成王既立。時周公攝政已七年。意將營此洛邑之後。卽歸政於成王。召公謂王將親總萬幾。欲其戒愼恐懼。以祈天永命。故告王以歷年享國之長短。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其書作於召公。故謂之召誥。然序止言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而不及於告成王之意。蓋序言其略故也。作洛者周公之意。而曰成王者。猶封康叔作康誥者周公。亦曰成王。蓋臣之舉事。不可不引而歸於君也。林少穎謂。周自后稷封於邰。詩生民。卽有邰家室是也。其子不窋。竄於戎狄。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皆歸之。於是始國於豳。詩公劉。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謂。公劉子慶節。國於豳。誤矣。公劉雖國於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爲狄所侵。太王不忍鬬其民。於是去邠。踰梁山。而邑於岐。詩緜至於岐下是也。文王初猶居岐。及旣克崇。乃始遷豐。詩文王有聲。作邑於豐是也。文王又自豐遷於鎬。詩文王有聲。宅是鎬京是也。邰在漢右扶風鄠縣。豳在扶風栒縣豳鄉。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鄠縣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卽鎬陂也。岐在邰西北五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武王旣克商。遷九鼎于洛郟鄏。其意不欲宅鎬矣。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宅雒者。武王之本意也。武王雖有宅洛之志。然其克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卽世。成王以幼冲嗣位。而周公攝政。三監畔其不軌。以間王室。周公方興師討叛。左枝右梧之不暇。宅洛之事。未能爲矣。至其攝政七年。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將歸政成王。故營洛以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也。然周公雖營洛邑。特居九

鼎而會諸侯于此。至萬乘之君。則常在鎬京。詩車攻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則是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實在于此也。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乃始東遷洛邑而居之。太史公謂。學者皆稱周伐紂都洛邑者。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是作于成王之時。而都者自平王始也。然周公作洛有二所。瀍水之西。則建以爲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亦謂東都。亦謂之王城。瀍水之東。則以遷頑民。使密邇王室。以馴服其心。謂之成周。漢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注云。故郟鄏地。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陽縣注云。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會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蓋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始遷于王城。至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故敬王始都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爲都。至敬王始居之。此皆所以合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地。然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而敬王在成周。謂之東王也。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此召誥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按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即召誥

所謂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是也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朏即召誥所謂丙午朏是也蓋古者月之三日謂之朏謂明生之日也此書本紀成王至豐以二月乙未召公至洛以三月戊申而必先言望與朏者唐孔氏謂治歷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將言望後事必先以望記之將言朏後事必先以朏記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蓋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既望實得庚寅越六日是月之二十一日實得乙未此日成王乃早朝行自鎬京則至於豐所以至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將營洛邑故至豐告其事豐去鎬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豐不待淹日也成王既至豐告廟於是太保召公乃先周公而行往於洛邑相視其所居之處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卜宅者謂召公既以二月二十一日離豐於是依順而來謂迤邐而來中間更無留滯至三月初三日丙午朏生明之日又三日是月之五日其辰得戊申太保乃旦至於洛是太保自二十一日離豐歷十四日乃至洛也太保既至於洛乃即用龜卜其所居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我又卜瀍水東即此所謂卜宅也卜之既吉于是乃始經營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至於三日乃月之七日其辰得庚戌太保乃以殷民治其所經營之位於洛水之北必用庶殷者以洛在東去殷地爲邇故在邇而用之也攻之五日乃月之十一日其辰得甲寅而其所攻之位其規模皆成既成之明日乃十二日也其辰得乙卯周公乃以其旦至於洛洛誥所謂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是也周公既至於洛乃徧觀於新邑之所營即太保所營之位也周公既徧觀之後越三日乃月之十四日其辰得

丁巳。於是用牲於郊。其牲用二牛者。郊以禮天地也。既祀天地。其明日戊午。乃月之十五日。於是又祭於社。其牲用一牛一羊一豕。蓋太牢之禮也。此皆告以營洛之事也。作洛之事。召公既先相之。又攻治其位。而規模皆成。周公既達觀之。告於天地社稷。於是既七日。乃月之二十一日。其辰得甲子。周公乃早朝用册書命庶殷之侯甸男邦伯。蓋作洛時。殷地之衆諸侯。各率其徒以至。以待役使。故周公於是以書命之。使赴功也。邦伯。卽州牧掌諸侯者也。王氏謂。公以書命邦伯。邦伯卽以公命諸侯。其說有理。周公既以命殷衆。故殷之衆皆大作以赴功。此蓋周公之誠有以感動之也。林少穎謂。成王營洛。蓋以殷民之頑。將遷以密邇王室。今也。召公率之以攻位而位成。周公命以册書而不作。雖殷民之難化。猶然。則其說以使民可知也。夫孰以爲厲已哉。召公之經營。自戊申距甲寅。凡七日。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凡十日。總而計之。自成王以乙未至豐。距甲子凡一月爾。歷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太保既見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不作。喜其忠誠感人如此。乃挾庶邦冢君以出。而仅其將弔。旣仅

已。乃自外復入。以其幣帛錫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于周公也。林少穎謂。武王克商。未幾卽世。成王沖幼嗣位。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勢蓋岌岌矣。幸而周公攝政。旣東征。卽制禮作樂。建立法度。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民心歸周者益固。周之根本。始有太山之安。當此之時。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可以無慮。然周公謂以武王有宅洛定鼎之志未遂。不可不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焉。故至七年。然後大營洛邑。以其一爲定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爲遷殷頑民之所。于是始歸政焉。召公之意。謂夾輔成王以安天下者。周公之功。宅洛以卒武王之志。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而致禮于周公。以歸功焉。此說是也。召公旣以幣錫周公。而拜手稽首以致其敬。乃陳說成王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愼其志。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始。故曰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蓋庶民至頑者也。作洛至大事也。以至大之事。役至頑之民。而周公一用書誥。乃能使之不作以就功。此非其平日至誠敬愼之德有以大感於人。豈能遽至于此。故召公於是所以特陳說成王今日當順周公此誥告庶殷之意。敬愼其德。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也。以洛誥告之。周公以乙卯自至洛。乃卜河朔與澗瀍之間。旣得卜。則遣使獻卜於王。是王於正營洛之時。實在鎬京。未嘗至洛也。未嘗至洛。而召公言旅王者。非謂陳之於王前也。蓋召公在洛陳說王今日當如此。以其書獻於鎬京王所也。如洛誥前一篇。自周公至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俾來以圖及獻卜。乃周公在洛時使使告卜。以是言告於王所。是其言亦陳於洛地而獻於王所。今卽其書讀之。丁寧懇切。亦若陳於王前也。召公旣謂成王當順周公此誥告之意。

自今日始故自嘆而言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謂紂也紂雖非長子然微子是庶紂是嫡子故亦可謂之元子召公謂上天改紂此大國殷家之天命天命久厭殷今改爲周也天既改紂天命而今王實受之觀殷之所以興與其所以亡則今日可謂有無窮之休美亦有無窮之憂恤矣惟其所美者如此而所憂者亦如此故召公於是又嘆而言曰嗚呼曷其當音基曷何也曷其當如禮記言何居詩言子曰何其猶言何哉蓋召公嘆曰何哉人君奈何弗敬乎殷王受以弗敬之故天既遠絕大邦殷之命矣其可不敬哉召公既言商紂失天命由於不敬故又言商先哲王精爽在天其德澤深遠故其後王後民謂紂之身與紂之民所以能服受其天命奈何其終不能克敬於爲君斥退君子而智者至於藏匿信任小人而病民者至於在位天下之民弗忍荼毒夫人乃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苦呼告於上天而紂又往其所亡出之地而拘執之紂之酷虐故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而眷顧之命以其勉力於敬德者謂我周家也此蓋召公所深明前言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之意以見殷先哲王德澤雖深紂爲不敬不能救其亡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太保既言紂以不敬之故雖席先哲餘慶猶不能永保天命故又言成王誠不可不敏於敬德欲其敏敬德故又舉夏商存亡以爲監戒相視也先民猶言古先之人謂我嘗相視古之先民有夏之君謂禹

也。禹惟敬德。故天啓迪之。使從而與子而保天下。而禹亦能面考天意所順。謂天使之與子。而禹則順之而與子也。今是其孫桀不能敬德。則雖以禹之餘慶亦不救。故隕墜其天命。夏之事既然矣。今又相視有殷。謂湯也。湯能敬德。故天迪之。使之以格天之功保天下。而湯亦能面考天意所順。謂使之以格天之功有天下。而湯亦順之而以格天之功有天下也。一說以此格字爲此革字。謂古字多通用。謂自堯舜多禪位於賢。至禹。天始迪使與子。自堯舜禹皆揖遜而與。至湯。天始迪之使革命。此極有理。第格革二字。未見通用明說。故未敢決從。要之遠勝前說也。召公此意。天之於禹湯。非固愛之。天之於桀紂。非固惡之。惟在敬德與不敬而已。欲成王知所監戒也。召公既言夏商以敬德與以不敬德亡。故言今成王以沖子嗣位。則不可遺失有壽而老者。蓋老成之人。多識前言往行。可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又明天理。故可以稽謀猷於天。此召公所以言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也。蓋謂老成之人。非特可以攷古道。況可以攷天理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此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又嘆而言也。有王、謂王也。猶言有邦也。召公謂成王年雖幼小。乃武之長子。其大能和於于小民。則今日卽有休美。不待持久也。王須當不以此事爲後之用者。謂以此事爲先。所以必以此事爲先者。

以人君當顧視而畏民情之嶮。蓋民猶水也。既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不畏故也。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此蓋召公將引周公之言。故先說王將來鎬京。至此洛邑。以繼天爲君。自服行其政事於此土中。謂洛地實得天地之中。而周公將歸政於王。自治也。召公既言此。於是遂引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時欲作洛邑。亦嘗自謂作此大邑。將使成王自是配天爲君。所謂配天者。謂天在上。爲羣物之祖。君則配之在下。爲萬邦之君也。又自是以愼祀於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又謂自是土中致治。則王必有成命。謂膺天之成命也。謂天命文武造周。至成王而有成也。治民今卽有休美矣。此周公平時之言。召公舉以告王也。召公既舉周公之言。於是又言。成王今日治此新邑。當何以哉。惟當先訓服殷治事之臣。使之親比介助於周治事之臣。其意謂殷民至頑。未易遽格。惟當使之習與善人處。而陰以除其暴虐。消其貪鄙而已。林少穎謂。周公於瀍水東作成周。以遷殷頑民。非盡移其舊民而後使殷民居之。蓋周公與殷民雜處。惟其雜處。故有殷治事之臣。又有周治事之臣。此說極然。殷之御事既親比於周之御事。則是習與善人處矣。人君惟當節其邪性。則日進於善矣。蓋殷御事之性。其始稟之於天。與周御事一耳。惟習紂之惡。習與性成。故至於如此。今但能稍加裁制。則人欲不肆。天理自明。故謂節性者。非強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於善。則民自日進於善矣。故曰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既說上文所言其利害如此。故遂言王今日惟當敬作所不可不敬之德。然作敬德又須以夏商爲監戒。蓋夏商所以歷年與不能終者。惟在乎能敬德與不能敬德而已。召公既言不可不以夏商爲監。繼又言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其意蓋謂夏之受天命王天下。傳十七王。四百三十七年。歷年之多。至桀嗣位而殄絕。不能延長。皆非我之所敢知。惟桀不敬德。乃早墜失其天命。此則我之所知。故不可不監於有夏也。殷之受天命王天下。傳二十七王。六百二十九年。歷年之多。至紂嗣位而殄絕。不能延長。皆非我之所敢知。惟紂不敬德。而早墜失其天命。此則我之所知。故我不可不監於殷也。林少穎謂。古人之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而常求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修人事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商之歷年與不延。皆曰我不敢知。惟言不敬德而墜命者。則無可疑者。其意蓋謂夏商之歷祚長短。不可復知。惟不敬德則墜命。則灼然無可疑者。召公既言夏商如此。故又言今成王繼受夏商之命。我亦當思此二國之命而繼其功。可也。蓋夏商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所當嗣者。此之謂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於此又言王今日乃是初行天子之事也。服、謂事也。譬如人之生子。無不在於初生之日。自與以智哲之善命。謂教使行善也。蓋智命雖天之所賦。苟爲父母能以善教導。使不失本心。亦若父母自有以與之也。今日天或命之以智哲之德。或命之以吉凶之祥。或命之以歷年之久。實知我王初行天子之事。又居於新邑之洛。則其哲與不哲。歷年與不歷年。曰吉曰凶。舉於此乎係也。然獨於吉而與凶並言者。蓋召公之愛君也至。常與其君哲。其君吉。其君歷年。故不敢言不哲與不歷年。惟言吉凶。以見有吉必有凶。則有哲必有愚。有歷年必有不其延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者。召公謂王初即政。天之命哲與吉凶與歷年。皆決於此。故王於此惟德是用。而祈永命於天。可也。所謂祈者。非祈禱之祈。欲其敬德以祈之也。如詩所謂自求多福是也。召公既欲成王敬德以祈永命。然敬心生於不忽。苟以小民爲微而忽之。則其爲不敬大矣。故召公又欲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而敢於殄戮。蓋商俗靡靡。淫用非彝。非一日。苟不教而即殺之。是果於爲殄絕殺戮之事也。惟當有以治之。所謂治者。即敬德以治之也。治之如果有功。則是王之所居。乃在於衆德之首。而小民亦將儀刑於君。而用德於天下。而王之德亦於是因民顯著於天下矣。夫上而人君既能位在德元。下而小民又能刑用於天下。皆能盡其憂勤之誠矣。故我乃敢言曰。我周家之受天命有天下者。今可以大如有夏歷年之久。用勿廢有殷歷年之

久。其意蓋謂周之歷年既如有夏亦不減於有殷。能兼二代之永年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者。召公謂我所以如此言者。將欲成王用此小民受天之永命故也。所謂用此小民受天永命者。卽前所謂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於非彝。亦敢殄戮也。蓋民爲邦本。本固邦甯。歷年之永不永。實在乎民之安不安也。召公既與成王論如上所言。於是又拜手稽首致敬於周公曰。予雖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昔附武庚以叛。與周爲讎。百君子。謂商之衆百官君子。越友民。謂及周之友順之民也。召公之意。謂商民昔未與周民爲一。各有異志。今既營洛以鎭撫之。而王又能如上所言。克敬其德。則其心可必其與周民無異。故召公於此所以言我必可使以商民皆安受王之威命。有所畏而不敢叛。安受王之明德。有所慕而不忍叛。而王終有成命於天。蓋周自文武基命定命。至成王必可以有成。謂一成而不可變也。王既有成命。則王之功德亦顯著於天下。召公既言王能敬德。則決可得此。又言我非敢以此爲己之勤。我當王成命天下既治平之日。惟供奉幣帛用供之於王。使王以此幣帛昭答天休。更祈永命於天。蓋天下無事人君夫何爲哉。敬奉祭祀以報本反始而已。如洛誥言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而已。與此意政同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此序與前召誥相顧成文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故此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謂召公既以如洛相其所宅周公繼往觀召公所卜因而又營成周將以遷殷頑民既得卜吉於是使使以其吉兆來告於王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卽使告卜之辭也自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至拜手稽首誨言卽王謝公告卜之辭也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篇終又是周公既營洛邑之後歸於宗周使王往新邑相答問之辭與前告卜之辭非一時之言也而敍書者必總言使來告卜作洛誥者蓋敍書特舉大意耳非待一一包篇意如堯典載堯致治之要其終略言遜舜事而序曰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舜典備載舜致治之詳其首略言受堯禪事而序曰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其他如此類甚多此篇雖首載周公告卜之言而後載周公歸自洛與王論說之語非告卜之言然序特取於前所載之意而謂使來告卜作洛誥於體亦無害蓋作序之辭或取一端或取全意體自不同不足多疑也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洛誥二字。舊竹簡所標之題也。自此以下。周公遣使告卜之辭也。當營洛之時。召公先往。周公繼往。而成王實在宗周。未嘗至洛。惟其未嘗至洛。故周公所以遣使告于王也。周公拜手稽首者。史官記周公當時遣使之際。拜手稽首而後言也。朕復子明辟者。明辟。謂明君之位也。時周公當居攝營洛之後。卽欲歸政於成王。故此所以首言朕將復還子明君之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二孔以如訓往。謂王往者不敢及天之基命定命。我所以繼而保。謂武王崩。公乃居攝以治天下。不如徐先生謂王如弗敢及。乃王謂我如恐不能及。此說極然。蓋周公之意。謂我今將復還子成王明君之位。我向時所以居攝者。以王之意懷懷然如恐不敢庶幾及于文武之基命定命。故我所以權時之宜。繼武王而居攝以保之而已。基命。徐先生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周家之命基始於文王也。定命。徐先生謂武王定天下。是周家之命定於武王也。則所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乃謂不敢及文王武王也。周公謂成王既不敢及文武。而我繼保之。我于是大相此東土。謂相視洛邑。營作新邑也。洛在鎬東。故謂之東土。然我所以營洛者。亦以汝將爲民之明君。故立此鎭撫民心。爲汝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蓋都邑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正。則民心不搖。民心不搖。則人君可以南面無爲而治天下。此周公所以謂大相東土乃爲

成王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周公既言乃以營洛之大意.于是遂陳其得吉之詳.謂我乃以乙卯日.卽召誥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此言朝至於洛師者.師.衆也.時召公先周公而往.已命庶殷攻位于洛汭.是洛地已有衆民在焉.故此所以言洛師者.謂至洛地衆民興作之所也.我卜河朔黎水者.周公謂我先則卜宅于大河之北.黎水之上也.卜此不吉.則渡河而南.卜于澗水之東.瀍水之西.惟洛地則龜兆食墨而吉.蓋古者卜龜.先用畫龜而後灼之.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此所卜之地.卽今之河南.所謂王城.定鼎之所也.卜定鼎之既吉.我則又踰瀍水之東而北之.亦惟洛地龜兆食墨而吉.此則今之所謂洛陽.古之所謂成周.周公遷頑民之所也.蓋洛之地在澗水之西.跨瀍水之東.故瀍水之東謂之洛.而澗水之西亦謂之洛也.以召誥考之.卜宅者召公也.而此云周公卜者.先儒皆謂卜雖召公.然召公實奉周公之命而往.謂之周公卜之.亦可也.然以余考.此言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則此卜在乙卯日.乃三月十二日.召誥所言.乃戊甲日.召公卜宅.戊甲乃三月初五日.則此不可指爲召公卜也.明矣.蓋宅都定邑.國之大事.召公先往.既卜其所居.而又卜其定鼎之所.所謂成周遷殷頑民者.未卜也.故周公以乙卯日至于洛.所以再卜.因而遂卜成周遷殷頑民之所.則此篇所言卜河朔黎水等處者.實周公卜之也.周公既卜之得吉.于是以洛之地圖及卜之吉兆獻之王.故伻來以圖及獻卜.此一句當是史官記之之言.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謝周公獻卜之言也。必拜手稽首而後言者。敬周公。所以答周公拜手稽首之禮也。蓋作洛之事。自武王已有遷鼎定邑之意。則天之所以命實在此也。故成王於是致敬而言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美之命。所以來洛地而相其所居。將作周室以配上天之休美也。公今既定其所居矣。又使使者遠來。而其所以來者。將視我以所卜。謂所卜之休美。可以定爲吉祥。蓋視與示同。乃曉示之意。恆、定也。故恆吉爲定吉也。我二人共貞者。貞有二義。林少穎謂貞、正也。謂成王欲與周公二人共正天下。又一說。謂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言成王欲與周公二人共當此吉祥也。詳考上文。蓋成王欲周公既定宅。使使獻卜之休美。定爲休祥。我與周公二人。須當共此吉祥。謂周公復辟之後。恐其欲去位。故以此言庶公之留共當此休也。若以爲共正天下。則共貞之下。添天下二字。全無來歷。故不敢以林說爲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者。成王上既欲與公共當天休。故此遂說公今日須以我之故。歷萬億年敬天休。不可遽去。成王既言畢。于是又拜手稽首謝公之誨言。所謂誨言者。卽前遣使獻所告王之辭也。前後俱言拜手稽首者。終始無不敬。蓋敬公之至也。林少穎乃以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爲周公得卜之繇辭。謂繇辭言成王將萬億年敬天之休。周公以此誨成王。成王得公之誨。是以致敬盡禮以答之。此亦一說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𤈦𤈦。厥攸灼。敍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烝𢎘。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自此以下。乃周公歸自洛邑。與王在鎬京相告之語。史官旣敍前告卜之言。因序此於其下。以足成一篇。與前語非一事也。故特以周公曰別之。自後則但言公曰。不言周公。可以見自此又是一節也。不可與前相聯屬爲說。而先儒乃謂王拜手稽首求誨言。此乃周公誨之之言。誤矣。此蓋周公旣營洛邑。歸于宗周。時將復辟於王。使王親往新邑。行祀禮。告祭天地祖考。然後卽政。料此一節言語。必是七年十二月內之言。蓋此篇之末。有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之言。戊辰乃七年十二月晦日。故知周公與王反覆言訖。然後王卽往之新邑。以戊辰至其地而行祀禮也。周公言此一節之意。蓋謂今日新邑卽成。王當肇始舉行盛禮。祭于新邑之地。凡在禮典無明文而法應祀者。皆當以此序祀之。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于新邑。蓋周公時尙爲冢宰。百官尙總己以聽於周公。故周公得以整齊之也。然周公雖整齊之。使從王而行。往於新邑。亦不敢自謂使往助祭祀。蓋周公若說使之助祭祀。則百官必以此盛禮之行爲出於周公之意。故惟令於百官曰。汝從王而往。庶幾必有所事於周。不知爲何事。周公謂此蓋以將復辟。欲使禮樂自天子出故也。周公旣說與王。謂我惟命百官從王而往。庶幾有事。而王卽當命百官曰。我今往新邑。非有它也。將記功之尊者。以功之尊者作爲大祀。卽祭法所謂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卽此以功作

元祀之謂也。此周公正欲禮樂自成王出也。而成王乃惟如此命周公曰。汝受命於文武。當厚輔於我。汝今日當爲我大視功之所載于禮之合損合益。祀之合豐合殺。汝周公當盡自以己教百官。其意則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之事。我不欲以此命百官。而周公當爲我自教百官。則是未欲禮樂自己出也。此周公所以詳引己之言如此。王之言乃如彼。明己之不敢當也。成王既欲周公悉自教百官。然周公未復辟之前。周公尚居攝。百官尚聽冢宰。則周公教之。百官從之。言雖出於周公。實若天子之命。故可以無朋黨之患。今既欲復辟於成王。而周公將退就於臣位。苟又使周公悉自教工。則上有天子。而周公乃挾天子以令天下。如曹操等所謂貪進無恥之徒。安得不煽誘而爲黨乎。唐宗嘗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蓋朋黨實足以亂天下。漢之南北。唐之牛李。可以見矣。此實周公所以深慮也。故既舉成王之言。明己不當悉自教工。又呼成王爲孺子而言其朋。蓋謂成王必欲己自教百官。當念及於朋黨之禍。既言孺子其朋。又言孺子其朋其往者。蓋謂孺子其念朋黨之禍。孺子所以當念朋黨之患者。以自今以往。當殄絕于其萌。無使如火之始燃。其先但燄燄然而已。及其燄燄不已。則所燒灼者有次敍而不可絕。周公此意。蓋謂朋黨之禍。其始甚微。若不足爲害。及其終。則未有不敗國喪家。欲成王謹之又謹之也。然則成王將如何哉。亦在乎順其常道。及臨撫於政事之際。一如周公之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工。不必更求新進。以間舊人。自開朋黨之門也。周公既欲成王惟用在周之日所有之百官。故又告成王。使往治新邑之時。惟當使此在周之人。各自因其職而嚮就其所有之僚。成王則因其功明明

然以奬勸之術作成之。如是則是爲人君者能敦厚其廣大之量。成就其廣裕之德。可以終有歎譽之辭於永世也。故曰汝永有辭。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蘷。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又一節也。此蓋周公教成王。謂將往新邑諸侯畢朝。當識享與不享。已者發語之辭。猶云已乎者。周公將告成王。先言曰。已乎。汝成王乃童子。今日復將即政。不可不思其終。所謂思其終者。即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也。蓋百辟享上也誠。則民效之。亦勤于享上。而天下之事皆得其敘。百辟享上也不誠。則民傚之。亦怠於享上。而事將至於爽侮。蓋其理終必至此。故不可不思也。是以周公既戒成王使惟終。于是詳告之曰。汝當先自致敬以識認衆諸侯之享上者。亦識認其有不享上者。所以能識之者。以享上之道在于多禮儀。不當區區在於物。使諸侯之來朝者。其禮儀則略而不及乎幣帛之多。則是物有餘而禮不足。物有餘而禮不足。則身雖來朝。與不享同。故雖享而曰不享。以其不用心於享上故也。若然。則非特諸侯不用心於享上。而凡爲民者。亦將則而傚之。亦無奉上之意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輕侮哉。利害所關。如此之甚。此周公所以必欲成王敬識之也。周公既言成王當識諸侯之享與不享。因言彼諸侯之享君。尚不可區區于物。而當盡其誠。況成王以君而待周公之臣。豈可區區之物頒

賜而不盡其聽納之誠哉。故言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蘁。乃時惟不永哉。周公之意。蓋謂彼諸侯享上。尙不可區區於物。而汝孺子乃區區然徒有高爵厚祿頒賜於我。略不暇聽我所以教汝棐輔斯民常性之道。是汝于此不能自勉。而怠於民事。如之何而保其長永之業哉。先儒乃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爲一句。謂汝成王今日將親政事。必當分我所行不暇給之事而共行之。又當聽我所教棐常性之言。汝是事苟不勉。則乃不能永其命。據此說。則與上享多儀之意不相接。故不敢從。周公既責成王。謂汝徒然頒賜我。而不聽我教。故又告以今日所當爲之事。謂成王今日惟當篤厚以次敍其正父武王所行之事而奉行之。無所不順。則成王之所爲。卽武王之所爲也。周公安敢廢其命哉。故曰予不敢廢乃命。而先儒乃以罔不若予爲一句。謂成王既篤敍武王所爲。又當無不順周公。此非周公之意。兼下文不敢廢乃命一句全無味。故亦不敢從。武王謂之正父者。武王、成王之父。其云爲注措。無一不出於正。故曰正父。周公既如上文戒成王。故又曰。汝往新邑。當敬之哉。所謂敬者。敬其所當行之事也。茲予其明農哉。周公謂成王則往新邑卽辟。我則欲退老歸於州里。申明農事。如今人所謂歸田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有二說。一說謂成王若不能敬。周公若不能明農。則裕民之政必虧。而民不服。彼有行仁以寬裕斯民。則民不以彼爲遠而必戾止於彼。謂去此歸彼也。此說解經文甚順。但與上文不屬。不敢從。一說又謂成王能敬德。周公又能明農。彼遠人旣覩我民之和裕。必無遠不至。此說於彼字別添遠人之意。亦非經旨。竊謂周公之意。謂成王則往新邑卽辟。周公則欲歸里

明農成王若於彼新邑能裕我民則民將無遠不至如此則上下貫穿矣又未敢必以爲然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周公既有退老歸農之意成王自此一節皆留公之言也舊說皆以王若曰謂非王之言乃臣下代王之言故言若曰然微子篇有父師若曰又誰代言乎今詳考諸言若曰者蓋以其人之意如此或史官或臣下以其人之意而言之故謂之若曰若父師若曰乃史官以父師之意言之也康誥酒誥與多士多方言王若曰乃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也此王若曰乃答周公之言稱美周公之德非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必成王當時言之史官文其辭故稱若曰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以公有退老歸農之說故留公謂不可遽退當且留之以明明保我沖子之身所謂保者則師保教誨成就之也此一句乃總說其意下文乃詳說明保之事謂公所以明保沖子者不在乎他惟在乎舉公大明之德以我小子之故發揚文武之成功使之昭昭然暴白於天下以此而奉答上天之命以此和協安定四方之民蓋文武當時所以成丕丕之基者上則本乎天命之眷佑下則本乎人心之歸往今周公果能爲成王發揮文武之成烈則仰不愧于天而天命可以昭答俯不怍於人而民心可以保定也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說者不同先儒及諸儒多以居師連上句謂和定四方民而居其衆先儒則以惇宗將禮爲一句謂厚尊其大禮而諸儒則以惇宗爲惇宗族將禮爲秉持其禮各有得失今依王龍舒謂

居師者。成王命公以爲太師也。與周公爲師之文相應。故可從惇宗將禮。則依先儒。蓋成王之意。謂周公今日當揚文武烈。上以答天下以定民。以此而居師位。而惇厚尊崇其大禮。謂定典禮也。以此大禮舉行次序大祀。凡不在禮典而法應祀者。皆以次而祀之。此蓋周公前責成王使稱盛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故成王復以此責周公。謂此事周公今日正當爲我奉行。不可遽然退老而責於我也。成王既言此。而又說惟公德明光於上下。至夙夜毖祀者。成王之意。謂我所以必欲公居師以惇宗將禮稱秩元祀者。以公之德明顯上則光於天。謂格於天也。下則光於地。謂格於地也。而又能勤而施之。使其深仁厚澤及於四方。謂及于民也。以此格天地人之德。而旁作我一人穆穆致敬之德。以迎迓太平之治。旁與旁招旁求之旁同。作與我作先王之作同。旁作謂作成我者非一事也。不迷文武勤教。成王謂周公惟能旁作與我。故文武所以勤勤教訓于周公者。得不迷失。蓋周公當時親承文武之教。使輔成王躋太平。今果能旁作穆穆迓衡。此所以不迷文武勤教也。予沖子夙夜毖祀者。成王謂周公功德如此。故可舉秩大祀。若我小子。但能知此事之不可不慎。早夜致慎而已。舉秩之事。非敢當也。林少穎謂禮則人君之所當敬。政必人臣而後明。自公稱不顯德。至不迷文武勤教。皆天下之政。人臣所當爲者。成王於是責周公。至夙夜毖祀。乃天子之禮。人君所當敬者。成王于是自責。此若施于時文則極美。但經文未必然耳。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

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上既陳說周公明德光上下顯四方又能作穆穆迓衡至此又申美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謂周公之功所以棐輔啓迪於我者甚厚無不如是謂如上文所言也既言此故又告周公曰公我小子今正將卽君位于周謂自此退朝卽欲往洛邑卽位也既卽位卽欲爲公立後謂將封伯禽爲諸侯也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者成王謂公前有歸國明農之言今我則謂公實未可遽去者以周公之功正開導四方于至治今尙未定所以尊公之禮若乃遽去恐非所以安公之功蓋公之功如此而不可不報雖公於此無心而成王之心實懷然不自安故也我是以迪將其後謂封伯禽而啓大周公之後也而公卽當且留爲我監督此治政事之衆官此士與見士于周之士同猶政事之事也大保安文武所受天命之民致其治功爲成王左右前後之輔臣永不離王室也成王既留公如此篤故又告公曰公定謂公當定其留之之計我卽往新邑已蓋公之功著在人心而公又能肅敬以自將謂不矜伐以驕人也人皆敬而喜之故公今日必當爲我曲留共治斯民不可有倦于勤之心公不倦于勤則我亦不厭于安民之事故爲周公誠能不廢其所以儀型四方之意則非特成王不厭其安民之事而四方亦世世享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肅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

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厥子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成王既固留周公故周公子是拜手稽首致敬于王而許以留也謂王前所言乃命我使來奉安文祖受命於天所得之民及增光其烈考武王蓋文祖受命之民武王能保之遂有天下今成王又將使周公奉安之乃所以增光武王所爲也必言來者指洛邑而言謂來洛邑也如前言公不可不敬天之休來相宅皆是在鎬京指洛邑而言來也繼又言宏朕恭者周公謂王命我來洛邑奉安文王之民以增光武王則是以大事委己乃大我敬者也猶言大敬我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者周公謂成王既大敬我而留我則爲孺子者自今來洛相其所居必當大厚以商之賢人爲主蓋沿近殷多有殷之舊臣故周公謂成王必欲我留必當以殷之賢人爲主謂所主在於用殷之賢人也蓋用此賢人將以致治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敬德之王之先蓋成王新卽政又新治邑果能敬德則繼此而居洛邑者必以成王爲推先也周公既言成王欲留我則當厚用殷之賢臣相與致治故此遂許王以留乃更端而言曰成王自是土中致治果能致萬邦於休美而旦王有以成功矣則我旦周公稱名而言也乃以多子唐孔氏謂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則多子乃稱衆大夫也周公

謂我乃與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以篤厚前人文武之成功所謂篤者謂增光之使加厚也還以是功答天下衆民歸附之誠蓋前人之功以得民故成王今又勉之使加厚是所以答其向化歸附之誠也周公言此者以成王命公來洛邑永保父祖受命民以增光乃武王故周公對之以此蓋許以留而任是責也周公前既責成王使用殷之賢人致治以作周恭先故此遂言我亦當厚前人成功答其民而爲周家有信德之臣之先謂凡躬行信德者皆推周公爲先也然君言恭臣言孚者蓋人君有勢位之尊易失之傲當恭以接下人臣之職以不欺爲大節當信以事上故也周公既許成王留以與之承保文祖受命然又恐成王謂己自承王此命方以文武爲己任故又言王試敍我前此所明子以儀刑之道皆已盡是文武之德矣其意蓋謂前日攝政已以文武之事自任非今日承王此命方始以文武自任也周公既言前日攝政已以文武之事自任遂因述前日攝政時事謂前日我在洛邑營作時王使使來毖慎殷民謂遣使勞來衆民也其時因遣使之際乃命安慰我以秬鬯酒二中鬱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天地中和之氣所產也鬯香草也以此米與此草採以爲酒故謂之秬鬯卣中鬱也王以此酒二鬱與我時以謂明禋謂使周公以此酒明潔以禋祭也禋祭名精意以享故謂之禋且使周公拜手稽首盡敬而致美以享神我于是時遂不敢宿留王命于家卽以此酒致祭于文武之廟周公言此蓋謂我于是時當攝政之際雖王以酒賜我我亦不敢獨享亦必以王命而敬享于文武是周公無一念不在文武也豈待成王今日命之方以文武之事爲己任哉少穎謂此乃成王以公有人臣所莫能爲之

功故賜公以人臣所不用之禮樂是亦一說也故併存之周公既言我自奮日以文武自任故又言我今日既承王命使我復留以奉安文祖之民以增光武王我惟順我前日所已篤之次敍盡其在我無有遇自疾害之事蓋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太平之功已成若更張之則是自疾苦其身心故惟順前日所已厚之次序不再改作不復自苦其身心則太平之功既成益成天下之民雖萬年之久皆飽於成王之德此卽既醉酒飽德之時也然非特周民飽德而已雖殷民見周公如此持盈守成亦必感而化之長有所成故風俗歸厚一成而不可變也風俗既如此故王有所使則殷民乃皆承其次敍謂令行禁止心悅誠服也如此則非特周民飽德而已雖殷民亦將萬年之久長觀於我與子而懷歸其德也朕周公自謂子指成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官上既敍成王留周公與立公後之言又繼敍周公許留之語故此遂敍成王到洛命公之後所行之事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唐孔氏以歷法推之謂其年三月甲辰朔小四月癸酉朔大五月癸卯朔小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晦正得戊辰王以是日到洛邑故史官言戊辰王在新邑本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然既言王在新邑烝祭歲不應當日到洛卽行祀禮當是

戊辰前到洛。至戊辰日始行祀禮也。所謂烝祭歲者。烝乃冬祭之名。是時乃周十二月晦。故王親行烝禮而祭于歲盡之日。故謂之烝祭歲。非謂以烝禮而祭新歲也。其烝所祭者。卽祭文武也。故下文言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謂二王之廟各用赤色之牛一頭也。周尙赤。故牲用騂也。說者謂宗廟用太牢。而此用特牛者。爲封周公後。故用盛禮也。成王此祭。既專爲封周公後而設。故王乃命有司之官作告神之册。又命史官名逸者爲之祝。其所作之册祝。謂讀其辭以禱于神。故謂之祝。然其所祝惟告于文武。言將爲周公立其後。故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蓋言王之所命有司以作册。與命史以祝册。皆爲告周公後也。是時。成王既命作册。又命祝册。而王賓。謂諸侯乃王國之賓。聞王將殺牲禪祭祖廟。故皆至于洛以助祭。王既見諸侯咸至。于是遂入清廟之太室。祼以告神。祼。灌也。謂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飮。因灌于地。故謂祼也。然則成王此祼。卽得告文武以立公後之事也。成王既祼告于神已。于是遂卽廟而命周公之後。復作命伯禽之書。使史逸讀而告伯禽。故曰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而說者見先言王賓殺禪。咸格。後言王入太室祼。乃謂郊特牲言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殺後祼。與彼不同。誠不知此所謂王賓殺禪咸格。非謂諸侯至殺牲始至也。乃謂諸侯聞王將殺牲禪祭。故皆來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灌酒。則前言殺禪者。非謂殺牲時也。乃諸侯聞王將舉此殺牲禪祭盛禮。故皆來也。以此言之。則與郊特牲之義又何異哉。第弗深思耳。史官既敍成王告祭之事畢。于是總記周公攝政之年月。謂在是年十二月。則周公攝政保安文武所受

之天命始終七年自武王崩後周公居攝至此年十二月實得七年也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營作王城于澗水之東瀍水之西謂之新邑以定鼎爲會朝之所又于瀍水之東營作成周以遷頑民使密邇王室是成周乃王城東之邑也周公營成周既成於是遷殷民之頑不率教者居之其遷也恐其有安土重遷之人故稱成王之命以告之史官敍其事故其書謂之多士所以明多士者以周公所告之言既稱爾殷遺多士又稱爾殷多士故以多士名篇要之所遷皆頑不率教者故序謂之頑民然其始皆殷之多士習紂武庚以至于頑不率教故序書者雖卽其實而謂之頑而周公則從其舊以士而稱之也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多士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此三月先儒謂此周公復辟成王卽政明年之三月其意蓋謂是七年明年之三月也而說者又謂此卽召誥所謂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甲子用書命庶殷卽此書其意則見此三月與彼三月同兼初于新洛邑又與彼朝至于洛之文符合故知彼之所謂用書者卽此

多士之書此說雖近理然此篇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則此書乃成周既成殷民欲遷之時若以爲彼時三月甲子所作則此時周公方命庶殷以作洛未應能成如此之速故當如先儒之說以此三月爲次年三月也蓋周公先一年十二月既復辟乃以次年三月初作新邑洛于往也洛謂成周也成周亦謂之洛者蓋王城與成周在瀍水之東西其地名洛故洛誥于瀍水西既言洛食于瀍水東亦言洛食則王城與成周皆可謂之洛也周公所以至洛者以既遷殷民恐其不安厥居有反覆之變故用以告之而安慰開諭之謂之商王士蓋此等皆商紂時有位之士特習紂之惡頑不可化故遷之耳此二語皆史官敍所以作多士之由也此書乃周公之言而言王若曰蓋言雖出於周公而周公則不敢自謂己之言故稱王命誥謂王之意若曰也爾殷遺多士者周公言爾衆人乃殷王遺餘之多士蓋呼其人而後告之以言也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者言紂爲不道不足憫恤雖天以憫恤下民爲心亦大降下喪亂之禍于爾殷家故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遂將奉天命顯然之威罰迭致干者之罰于爾殷紂以正殷之命使終絕于天正謂彼不正而此以天威正之也肆爾多士有二說一說以屬于上謂我周家既正殷命使終絕于帝但誅其君于爾多士皆使赦而不敢殺一說則以肆爲故謂故是多士蓋周公上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其理如此遂言故爾多士當知周家所以有天下者非是我小國之周敢弋取殷之天命弋所以射取鳥雀故弋訓取乃紂爲不道不爲天之所與天信不堅固于此爲亂之人所以弼我故我所以受殷之天命者非我取之也既說我周非貪取爾殷之天命故又

言非我敢求爾殷之天位。謂我豈敢求爾天位而有之哉。乃紂爲不道。不爲天帝所與。而我下民皆秉心協力以爲我。故我所以有天位者。亦非我求之也。或言天不畀。或言帝不畀。其實一也。特錯綜成文耳。周公既言天命非我敢取。乃天不畀紂而我得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帝不畀紂而我有之。則天威豈不明然而可畏哉。故總曰惟天明畏。由是觀之。則肆爾多士。當從後一說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周公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至此又以所聞夏亡殷興之事證之。以見爾殷當時取夏亦如此。則我今日取殷。亦猶殷之于夏。不足疑而懷不服之思也。周公謂我聞人說。上帝于人君之好逸樂者。皆引而去之。是天不欲人君縱逸也。天不好逸樂。而有夏之君。皆志于憂勤而不敢放於逸樂。謂大禹以下諸賢君。皆能以憂勤合天意。故天于是降格。謂降至于夏。言其意常至于夏也。嚮于時夏。弗克庸帝。謂自是之後。漸次向至于是夏桀之君。乃不能用上帝之意。謂天引逸而桀乃適逸也。惟桀不能用于帝。于是大淫過于佚蕩而有惡辭。惟是之故。天于是不復愛念。不復聽聞。遂廢絕其大命。降致以天罰。謂罰自天降而遂至于桀也。惟天欲降致其罰于桀。于是命爾商家之先祖成湯。革改夏命爲商。而用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此卽立政所謂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用三有俊也。天意既如此。而自成湯至帝乙。終始二十六君。又皆能念天之意。無不明德以憂恤于祭祀之事。蓋人君爲神天之主所以使之承上下神祇與社稷宗廟。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祭祀之事。又當以明德爲本。惟商之諸賢君知此。故皆以明德而勤恤祀事。于是大爲天之所建立。而安治于有商。殷王既爲天之所建立。亦無敢失帝之意。莫不益廣其德。以合于上天之澤。此蓋說帝乙已上諸王。能順天意以保天下。明紂之不然也。唐孔氏謂帝乙已上。非無僻王。此言無不明德恤祀者。立文之法。僻有抑揚。將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之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此說極然。周公旣說帝乙已上諸王。能順帝意守天下。遂又言在今嗣王紂。大不明于天意。謂天意引逸而紂乃適逸。是不明于天意也。人君所畏敬者天而已。今旣不明于天意。況能耳聽心念先王勤勞以建立國家之事乎。觀湯自肇修人紀而至于有萬邦。則其勤可知矣。紂旣不能聽念于先王。于是大過于佚蕩之事。全不顧視天之顯然可畏。民之不可不敬。是其心惟知淫佚而已。雖上而爲天下而爲民。其從違去就。能決國家之存亡。亦邈然不恤矣。惟是之故。上帝乃不保安于紂。遂降如此之大喪。必言如此者。蓋紂之喪亡。時所親見。故言如此。謂如今日之酷也。周公旣言紂所以亡之故。又繫之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蓋天之所以不與紂者。亦以紂不明于德故耳。旣言紂以不明于德而亡。又言凡小大邦用喪罔非有辭于罰者。謂紂之亡不特亡其身而已。而毒流下國。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喪亡者。皆以習紂之惡。無不有罪辭于罰。謂我國家征伐

四國。四方之國皆有可罰之辭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周公旣詳言夏殷之所以興亡。于是更端稱王命而言。今我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使商士知我周家之所以興者。乃文武能順天而天命以天下非周刼商而取之也。蓋所以折其不服之情。爾殷多士。呼其人而告之也。今惟我周王。謂今日周家所以得天下者。以我周文武大善承上帝之事。謂上帝所欲行之事。文武皆能奉之。如天欲愛民。文武則愛之。天欲勤政。文武則勤之。皆靈承之謂也。惟文武能善承于天。故天于是有命命文武。使之割絕殷紂之命。卽以其正殷之事告于上帝。如柴望大告武成。卽是告其正殷之事于上帝也。惟文武之興。乃天命之使之割殷。王告正于天。故我國家凡所作事。未嘗有再往者。以其順天命所歸。每一舉而可定也。惟以王家我適者。周公謂我家以順天命之故。凡所舉事。無再往之理。惟爾商家乃不明天命所歸。如紂之惡。我國家已誅滅之。而爾武庚復反。使我于此事遂至再往。謂旣滅紂又殺武庚也。汝等旣以如此勞我再伐。我亦豈怨汝哉。我但自言曰。此事乃爾商衆大無法度。謂紂則君不君。武庚則臣不臣。皆無法度。自有以招致我罰。我故不爲汝之恐動。其罪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致我罰耳。此正如商所謂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是也。周公旣謂我國家所以再伐爾國者。皆汝自取。故又言我國家所以不忍之意。謂再伐之事。固汝自取。而我亦念天于紂之誅。

武庚之死是已就殷而大罪之矣故今日于汝等雖有可誅之罪皆肆放而不盡正其罪謂不忍盡伐之也自此以上皆盛說殷周興亡之由使多士明知殷之亡實紂不道而天滅之周之興由文武修德而天命之興亡皆出於天非人所能爲則不當不服不服是違天也既以此折服其心故自此以下則告以欲遷之意人雖欲不遷尙誰敢違乎此見周公所以爲善于折民心而多士之作不至于盤庚之區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一段以下周公告以遷之之意也猷發語之辭大誥言詳矣此亦周公之言而言若曰前已言王若曰故此不必言若康誥之體正如此周公謂我告爾殷之衆士我今日惟是遷爾等之居于西耳蓋商在洛邑東自商遷洛是自東遷西也然我所以遷爾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勤衆而不安甯時惟天命如此不可少違故我所以急爲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後猶緩也爾不可怨我此蓋言今日所以遷爾之居者乃出于天命也先儒以朕不敢有後謂汝無違我我不敢更有復誅伐汝等此說亦通既言我之遷爾出于天命因又言我今日所以不用爾等在位而止赦爾罪者亦非我故吝于汝亦是天命爾等是殷王遺民知殷王先世自有册書有典籍以其載事故謂之册以其載道故謂之典其實皆

史籍之名謂因當時革改夏命爲殷自有典册紀載其事爾等非不知之今乃倡言于下曰夏民之有道我殷王皆簡拔之使在王庭之上皆有職事于百僚之間謂殷革夏之後嘗用其民于王朝未嘗廢絕譏周之不然也故周公既舉其怨之之辭因陳己意謂我一人惟有德者是聽是用汝果有德我必求汝于天邑之商其意謂汝自無德不足用耳果有德我豈不用商邑謂之天邑者王都謂之天邑商都舊爲王都故從舊而言天邑也然所以不用汝止肆赦矜憐汝者非我之罪亦惟天命如此而已蓋武王之初止于誅其君弔其民未嘗有遷汝之意而汝等不安其居自與武庚復叛若更使之同惡相濟則日甚一日禍有不止今日者此豈天眷顧我周家之意故遷爾者亦天意當然也天命有德故殷之簡夏之俊民者天也汝等同惡無德之可用故我所以不用汝而止赦汝之罪者亦天意當然也蓋聖人之心與天之心一也聖人之意如此則天之意必如此周公于遷頑民居與不用殷民皆言天命以己之意料天之必然也此書雖周公言之然皆稱成王命故多言予一人我一人皆若成王自謂也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明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此周公又以王命告以今日不殺汝而遷殷之意多士呼其人也昔朕來自奄謂周公東滅三監之後

自奄來歸于鎬，即詩所謂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之時也。唐孔氏謂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下文四國，乃謂三監與淮夷凡四國。其時奄不曾叛，奄之叛，乃成王即政之後，再與淮夷叛周，後亡書之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則奄之叛，乃在彼時，故成王踐而滅之。此所謂來自奄者，乃周公東歸，路經于奄耳。周公謂我歸自奄之後，謂已誅四國之君也。四國之叛，其謀雖肇於君，而民從之，亦不可謂無罪者。若以秦法繩之，雖盡誅其民，亦未足以洩一時之怒，而因自奄歸，乃大降爾四國之民命，降，猶今法罪在上服降一等，爲下服，則降者，乃降重就輕，亦寬宥之意。謂降爾四國之民命，乃誅其君，然經言自奄而後大降四國民命，則是既誅其君而歸，不應既歸而又誅其民，故此所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乃周公謂四國之叛，以天誅言之，則四國之民，皆應致死，然我以不忍之心處之，故自奄而歸，更不復罪爾等，先赦爾等死命，然後方始致行天罰于汝。時移爾等于遐遠之處，謂遷之于城周也，是天罰本當置之死地，今周公乃先赦其死，然後方行天罰，特遷之洛邑，乃赦其死而以流法處之也。然周公之遷也，亦豈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哉，亦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自彼言之，則爲遐逖耳，故繼曰，比事臣我宗多遜，蓋謂今日之遷，乃使之親比服事以臣于我王家，相宗尙爲多順之事，謂將使密邇王室，化爲友民也。周公既告以今日遷民之意，故又詳其告更端而稱王命曰，告爾殷多士，今我惟不殺汝，惟以此教命申告于汝，申，如三令五申之申，乃再三教告之意。此蓋總說今日不殺汝，又以此教汝也。我今作大

邑于此洛地。以四方諸侯無所賓見于王。此洛地四方道里均。故營之以爲朝會之所。亦以爾多士黨惡于故都。去王都遠。雖奔走臣事于我。有所不可。故又營成周於其旁。使汝密邇王室。易服其奔走之勞。而臣事于我王室。而爲多順之事。此又申前言比事臣我宗多遜之意也。周公既詳說所以遷之之意。故自此以下。又勉勅多士。使既遷之後。各勉力以圖安居長久之計也。謂爾等今當庶幾有爾所安居之土。庶幾各卽其土而安以幹其所止。謂既有居止。則各有事。不可不幹也。爾若既遷之後。果能克敬。謂不復狃前日之惡。則天將有以畀與于爾。矜恤于爾。不復如前日爾等叛逆之時。必欲誅滅之也。汝若復狃前惡。不能致敬。則不但不有此所居。謂不能保今日新邑所居。亦將遂致天罰于爾身。不復如前日天欲罰而我降爾命也。今爾惟是之故。須當居爾所遷之邑。謀爲長久之計。使子子孫孫皆當繼爾所居。則爾凡有所幹。必可長久有年于此洛邑。先儒謂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此說亦通。爾在新邑。既能爲長久之計如此。則爾子孫亦將興起而從爾以遷。蓋周公當時所遷。特遷其身。其子孫幼稚。必有不遷者。人情莫不愛其子孫。凡有所爲。莫不欲爲子孫計。此蓋以其至情感動之。乃其安居之甚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說者多以此王曰下無文。卽加以又曰。疑其有闕文。然說經不當持闕文之見。詳攷此又曰。乃重言下文一語。王謂是我乃有言爾之所居。非我愛汝等。則遷與不遷。自有威刑以裁之。誰復言之。史官省其文。而加之以又曰。謂此一言。王既言之而又言之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此特成王初執政周公恐其逸豫之萌于今日故引商三宗以勤勞享年之永與其餘以逸樂不永及太王王季文王勤勞之事而告之蓋所以防其微杜其漸其意謂今日卽位之初能知其不可自逸而勤以行之後猶或怠況始或不勤則後將如何哉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序書者採其意謂思慮之及此非聖如周公不能故直言周公作無逸亦猶伊尹作咸有一德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逸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周公曰嗚呼嘆而後言其事重其事欲成王聽之竦也周公于此篇凡七更端每更端言嗚呼皆嘆而重其事此一節言凡爲君子者如此凡爲小人者如彼凡人能如此則爲君子不能如此則遂爲小人況人君其可不念此哉周公謂君子之人其所止者在于無逸豫蓋謂君子所貴止于無逸然逸豫之事人所甘心君子所以能無之者亦以其能先知稼穡之事寒耕熱耘沾體塗足艱難如此雖始艱難終獲有秋之利而享終歲之逸是始之艱難乃所以爲逸樂君子惟知前之艱難乃所以爲後之逸樂則知小人之依賴於稼穡如此因此不敢逸豫是君子所以能無逸者實本于稼穡之艱難也周公旣說君子無逸之事又說小人乃不知此而至于逸豫廢業謂相視彼小人見父母勤勞稼穡之事其爲子者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不知父母之衣食自稼穡艱難而得乃

謂衣食自至而以父母之勤勞爲徒自苦是不知稼穡之艱難乃所以爲逸樂也于是乃爲逸美之言以相誑誕若不如此則又輕侮其父母謂之昔之人猶俗云古老也無聞知謂父母無所聞無所識不能逸樂乃自苦如此林少穎謂此一節皆閭巷細民無知無識者之所爲周公乃取而爲書者何哉蓋自古人君席宴安之久將欲爲淫佚之行則亦變亂舊章輕忽老成以先王所憂勤而施爲者視之如弁髦土梗此禍敗之所由起危亡之所相尋而世主所不悟也成王席累世之富貴雖未嘗有誕謾之事周公慮其幼冲之質未歷于艱難驕傲之情易生于志意故告戒之辭不得不借小人之事以爲喻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又更端故發嘆而後言重其事也既嘆乃言我聞曰明非臆說乃得之所聞也周公謂聞古人之言在昔殷王中宗卽太戊也其爲君也上則嚴恭寅畏于天命下則循法度以治民惟上畏天下畏民故夙夜之間祗敬畏懼不敢怠荒于是以圖安甯王龍舒謂嚴恭者嚴以恭之非徒恭而已矣寅畏者

敬而畏之非徒畏而已矣如有寇盜而畏非不畏也豈敬而畏之哉如見小人在位而恭非不恭也豈嚴而恭之哉此所謂嚴恭寅畏即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恐懼修省也惟太戊上畏天下畏民不敢荒寧故天與之民悅之而享國七十有五年之永也自太戊以下十四世至于高宗其名曰武丁舊常勤勞于外于是所與者皆在下之小人此即前所謂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之時也惟高宗爲王子之時久勞于外乃作起而即位又亮陰三年之久曾不發言亮陰居父喪也凡居父喪則必信然陰默不言以謹持喪之道故謂之亮陰高宗居喪不安發言故及其發言則切中人情而人乃雍和高宗于此曾不敢荒廢于事自圖安靜故能善靖殷邦蓋高宗之前殷嘗衰亂高宗實靖其亂而中興也惟高宗不敢自安而靖亂中興故天下之民至于小者大者無時有怨高宗者而高宗之享國遂有五十九年之永此亦由無逸之所致也自高宗而後三世則其君謂之祖甲先儒皆以祖甲爲太甲蓋見之史記及國語皆以祖甲爲淫亂之君故以爲太甲然順世次言之太戊之後言高宗高宗之後言祖甲其時既自有祖甲則不應以太甲爲祖甲且司馬遷採摭經傳頗多訛謬于聖人又不見屋壁古經其言不足信故當以聖經爲證而鄭元亦謂祖甲武丁子也有兄祖庚賢其父欲廢兄而立祖甲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民間故此言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鄭元此說于聖經有證故特從之周公謂祖甲舊以高宗欲廢兄立己爲不義逃于民間而爲小人及其作起而即王位于是遂知小人之所依賴者在于稼穡故能保安惠愛于衆民不慢侮鰥夫寡婦故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之永此由于無

逸之所致也自湯而下賢聖之君六七作無逸者亦多矣周公必稱三宗者以三宗享國最長人君享富貴之極所慕惟歷年爾故周公所以舉享國最長者欲成王慕而無逸也周公既舉其享國之長者以爲之勸故又舉逸豫以促期者爲之戒謂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所謂自時厥後者非自祖甲之後也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總言自三宗之後也周公謂自三宗之後生則享安逸不知民間疾苦也惟其生則享安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是從故自此之後亦無有能長享壽考多者止于十年其次則七八年其次則五六年甚者則至于三四年此蓋周公以逸樂促期爲成王戒欲其知懼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上旣舉商三宗無逸以永年爲成王勸又引自是厥後諸王逸豫以促期爲成王戒此則又以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證之正欲成王知無逸之事非惟商三宗而已雖我祖宗亦然也周公謂無逸之事豈獨商三宗而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能自抑損能自畏懼故文王繼之亦能以抑畏爲心而卑其所服不敢安自矜大卑服有二說先儒以卑服如禹之惡衣服謂卑賤其服不敢華飾須江則以此服爲服事商之服謂自卑以服事于紂二說皆通然克自抑畏下卽繼康功田功則此二說皆若不貫余

謂文王太王之孫爲王季之子親承其抑畏之戒故每事卑下不敢自高凡下文所言皆卑服之目也文王惟卑下其所事故所就者爲安民之功與田畝之功又徹其柔而懿其恭徹柔者美其柔也美其柔則柔不至於不能立懿恭者善其恭也善其恭則恭不至于足而又于小民則懷來而保安之鰥寡則有惠以鮮活之猶言存活之也此皆文王所謂卑服之目也文王惟卑下其服事所志在于康功田功徹柔懿恭與夫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故自朝而至日之方中或至日昃皆不遑于寬暇以食文王非不食也特以志在于民飢則急食不暇緩食也然文王所以如此者亦非故欲自苦其心特將用此皆和悅天下之民耳周公既言文王憂勤于民如此又說文王雖遊遨田獵之事古之人君所不可免者亦不敢以爲樂其所以用庶邦者惟正是供不供吾遨遊之用也時文王爲西伯庶邦有常供文王者此又見文王非唯愛吾民雖所統之國無不愛文王惟如此勤儉故受命爲諸侯于中身享國有五十年之永蓋文王九十七而終此言受命惟中身必是近五十左右受命爲諸侯至九十七而終是五十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曰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上既陳文王無逸之事至此又嘆而戒成王周公謂繼自今日以往嗣王又呼成王也則其不可淫淫于觀玩不可淫淫于逸豫不可淫淫于遊戲與田獵等事蓋此四者皆人君所不可免者如省方

觀民。如吾王不豫。吾王不遊。如蒐田獵狩。皆不可免者。但不可浸淫于彼而不知止也。使浸淫于此四者而不知止。則必妄用民財。妄用民力。供吾此四者之用。惟不浸淫于此。故凡所以用萬民。乃可以惟正是供矣。周公既戒成王。俾無淫于四者。然又恐成王久于勤勞。或一旦自寬暇而言謂我今日止于略耽樂。明日即止。然此釁一開。則今日既樂。明日必不能如向者之勤。是一日之樂。乃爲終身之憂也。故周公又戒成王。謂不可自寬暇。謂我終歲勤動。止于今日略爲耽樂。然此事乃非所以訓民。亦非天意之所順。一時之人化之。亦將有大愆過。則一日之樂。是爲終身之憂也。甚矣。周公既深言一日之樂不可少開。故又戒成王不可如商王受之迷亂。謂迷惑瞶亂。不知安危之所在。乃酗于酒。酗酒。謂因酒爲酗德也哉。言須當務德也。此言德哉。正如前言欽哉懋哉。蓋古人立言之法有如此者。一說謂不可如商王受酗于酒德。蓋酒不謂之德。而紂乃酗于酒。不知其無益。乃反視之若德。此說雖通。然費辭。不若前說之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周公又嗟嘆而言。古人猶以言相告戒。況我與成王君臣也。其諄諄作告。夫豈過哉。蓋欲成王聽其言也。此古人。先儒謂是古之明君良臣。獨龍舒以其言猶。則不當爲君臣。乃泛說古人。凡謂古之人猶相告戒。況君臣何獨不然。此說是也。周公謂。古之人凡相與處者。或有過失。猶陳古以訓之。或直言以

告之。不從。又未敢深言以逆其意。且保安而惠愛之。待其意與吾相得也。則又詳以教之誨之。惟古人之相與處者能相規飭如此。故一時之間凡爲民者皆無有譸張誑誕而慕爲幻惑之事者。蓋皆以誠相與也。周公既言古人相規飭如此。乃謂成王于我此言。乃不能聽而用之。則人乃務相順從。不復以諫正爲事。且將相與變亂先王正法。至于小事大事。無不變之。使其有不爲順從之事。則其心必違逆于君。怨恨于君。使不爲違怨之事。則必其口詛祝于君。詛祝、猶罵之也。蓋始相順之。中則怨之。終則罵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既言成王若不聽我此篇所戒之言。則人必務爲順從。不復諫正。不然。則違之怨之。又甚則詛之祝之。至此。又恐成王萬一至于民之有怨詛者。輕信人言。則戮及無罪。故又戒之以此一節也。大抵好惡之情。莫公于民。桀不君而有衆弗協。湯一德而萬姓咸喜者。好惡公故也。周公謂。昔時殷王中宗。與高宗、祖甲。與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進于明哲。知人情僞。不爲人言所惑。必言此四君者。蓋前陳無逸永年之事。既舉四君而言。故此因引四君爲言也。非謂古之賢君惟此四君能然也。惟此四君能進于明哲。不惑人之言。其有告之曰。小人心怨汝。口詈汝。則大自敬其德。不復責人。雖以下謗上。乃民之愆

過而此四君則言曰此非民過乃朕之過其意蓋謂使我無可議則彼亦安得而議正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必無禮此物奚宜至哉惟四君信能如是故于小人之怨詈者不特不敢含蓄其忿怒且將樂聞其言以知己過矣周公既言四君所以待小人之怨詈者故又告成王謂成王于我此言乃不能聽用則人有誕誕爲幻惑者言曰小人心怨汝口詈汝則必輕而信之謂不復辨其眞僞豈能如四君責己而不責人夫如是不能長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大綽緩其心謂含怒而急躁也若然則將違道逆理妄以罰及無罪而殺及無辜之人罪辜皆罪也異其文耳如此則向之怨者詈者一二人耳今乃同怨之矣是其怨且將叢于一人之身矣豈不謂之爲亂哉此周公深言輕信之禍也周公首陳無逸之事終又及于君臣相規飭之意因又及于待小人怨詈之道則其言至矣故嘆而言曰嗣王呼成王也其當監視我此篇之言欲其動考其所戒也